

[美] 约翰·米勒 John Miller
芭芭拉·米勒·朱利安尼
Barbara Miller Juliani 著
赵郑简卿 译

回来吧，芭芭拉

祈祷回来的女儿

败在孩子手中，使我们感到赤身和失败的羞辱，
但倒脏水别把孩子也倒掉！

——约翰·米勒

Come
Back,
Barbara

Come Back, Bar Bara

本书描述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儿如何影响和伤害父母，最终在上帝的爱中和好如初的真实故事，也让我们切实体会到“爱一个使你心碎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米勒博士不仅身为牧师，也是神学院的教授。他与妻子深信，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他们用心教育每个孩子，竭力成为儿女的知心好友。然而，在如此充满爱与浓厚信仰的家庭中，却出现了一匹“黑马”。

女儿芭芭拉表面上做到了一个牧师的女儿当做的，从小在教会主日学长大，上教会，读教会学校……16岁加入教会，是众所周知的“好基督徒”。实际上，那是“心里悖逆，外表顺从”，整整10年将父母蒙在鼓里。直到她“心里悖逆，外表也不顺从”地向爸爸、妈妈宣称“我不要再活在你们持守的原则和道德下，我不要再像一个基督徒一样生活……”一心要过一种只有自我没有神的人生时，米勒师母感到天要塌下来了。她根本招架不住，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惧怕，无法克制、冷静，无法聆听芭芭拉的心声，心里只有背叛与羞辱感。

而一直认为自己生活缺乏乐趣、刺激和物质享受的芭芭拉，从此一头扎进了她所向往的极乐世界：喝酒、吸毒、辍学、结婚离婚、同居、到处旅游、拥有豪宅、名车、美服和16只猎犬……

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长大了，却往孽坑里跳，而苦口婆心的规劝和争吵一点都听不进去，令伤心欲绝的父母不知所措。刚愎任性的父女在矛盾重重、紧张对立中走过了8年的痛苦旅程。当米勒终于承认他们无力改变儿女，承认女儿是个非信徒身份，以谦卑、悔改、祷告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时，上帝的恩典就在他们身上完全彰显，使他们能坚定地爱他们迷路的儿女。也才真正明白，爱能使人恨恶罪恶，却不厌弃罪人。爱能使人忍耐到底，决不放弃。

本书将父女二人的罪性表露得透彻无比，为的是提供一个污黑的背景，

好让救罪之恩像珍珠一样在暗中闪闪发光。



回来吧，芭芭拉

Come Back, Bar Bara

人 约翰·米勒 John Miller

芭芭拉·米勒·朱利安尼 Barbara Miller Juliani 著

赵瑞霞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来吧,芭芭拉/(美)米勒,(美)朱利安尼 著
赵郑简卿 译.——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527-0112-8

I.①回… II.①米… ②朱… ③赵…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7325号

Come Back, Barbara

John Miller & Barbara Miller Juhani 著,赵郑简卿 译

Tit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ermission of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r Publishing Company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by Beijing Green Olive Culture & Art CO. Ltd

本书由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回来吧,芭芭拉

[美]约翰·米勒 芭芭拉·米勒·朱利安尼 著
赵郑简卿 译

责任编辑:刘铁巍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邮 编:730030

电 话:0931-8773224 8773148(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E-mail:gsart@126.com

印 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6

字 数:150千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

书 号:ISBN 978-7-5527-0112-8

定 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致

献 词

献给永远接纳巴芭拉的米勒全家
罗斯·玛丽、吉姆和罗斯安、吉姆和路得
保罗和吉尔、安吉洛、黑珀和卡伦
以及基督大家庭中
为巴芭拉祷告的每一位

人物介绍

约翰·米勒——本书作者，巴芭拉的父亲，昵称杰克。

巴芭拉·凯瑟琳——本书作者，约翰·米勒女儿。

安吉洛·朱利安尼——巴芭拉的丈夫。

萝斯·玛丽——巴芭拉的母亲。

巴芭拉阿姨——巴芭拉的姨母，与本书作者巴芭拉同名。

罗斯安——巴芭拉大姐。

森潘吉博士——新生命教会的长老。曾经是乌干达难民。

考夫曼——新生命教会的长老。

莉斯——考夫曼的妻子。

汤姆——巴芭拉第一任丈夫。

约翰——巴芭拉第二任丈夫。

萨莉——巴芭拉在迪金森大学的好友，后来信主。

桑斯德——萨莉的丈夫，曾经到乌干达宣教。

莉萨——巴芭拉的朋友，促成约翰·米勒和巴芭拉见面深谈。

拉里——安吉洛的兄弟。

作者说明

父亲叙事，看法不同，气氛剑拔弩张；
女儿逐章回应，暗潮涌动，问题最终水落石出。
一对原本因价值观不同而冲突不断的父女，
在基督的爱里和好如初。

本书由约翰·米勒叙事，芭芭拉·米勒·朱利安尼逐章回应，以她的角度叙述相同事件，并提供她的观点。尽管当我们回顾这一切时，许多当初不明白的事现在会恍然大悟，但我们还是尽量以当初的感觉叙述。读者不难发现，我们常常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而这正是本书的特点和要表达的重点。我们想让读者知道，基督在人心中动工何等奇妙，能改变一对原本因价值观不同而冲突不断的父女，使我们真正和好。

克莱布序：暗夜里，像珍珠一样闪烁发光的恩典

爱能使人忍耐到底，不放弃；
爱能使人憎恶罪恶，却不厌恶罪人。

我也许书读得太多没有感觉了，要不就是没有看见真正有创见的好书问世。大多数新书只是提醒一些重要真理，或是把一些重要真理讲得更清楚。这些诚然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不过偶尔也会读到一本新书，把信仰中某一项基本教义讲解得非常清楚透彻，使人觉得既像老友相逢，又像初次见面。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我们和他太熟，对他的性情已经习以为常，现在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便显得尤其弥足珍贵。

约翰·米勒新作《回来吧，巴芭拉》，就是这种有创见的新好之书，读来使人眼前一亮。我们都知道应该爱自己的子女，不论子女是好是坏。爱能使人忍耐到底，不放弃；爱能使人憎恶罪恶，却不厌恶罪人。然而，家里有一个叛逆的孩子，尤其是这个孩子比较大，差不多在18岁到20岁之间，做父母的坚持孩子必须“听话”，为使自己感觉好些，往往却忽略了应该让孩子悔改，学习承担合理的责任。

本书描述了“一个远离上帝的女儿如何影响父母”的故事，

也让我们切实体会到“爱一个使你心碎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者和他的女儿芭芭拉叙述了这个令人痛心的故事。芭芭拉决心要过一种没有神的生活，而且要过得快乐。八年来的心灵交锋和细节描写，让读者清楚看到，当芭芭拉活在罪中的时候是多么倔强，心灵又是何等空虚。同时，她的父母又是多么需要圣灵教导他们如何去爱芭芭拉。

世界上有许多浪子（当然也包括女人）回头的故事，但都无法与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相比，因为作者们无法真实描述罪恶的恐怖和父母期待浪子回家的痛苦心情。米勒夫妇却并非如此，他们的故事不是轻松的童话，他们有一个顽皮的孩子，他们也并非满怀信心，不慌不忙地为孩子祷告。字里行间清晰可见米勒心中的种种挣扎，时常面对自己的罪恶和不信。当他看见家庭不和睦带给妻子的影响，心痛不已，而且还得天天面对无法处理的怨恨、伤痛以及深深受挫的心情。

此外，你也可以从芭芭拉身上看出罪恶的盲目性。她从暗地反叛到公开逾越道德底限，继而公开犯罪，伤透了父母的心。然而，上帝却借着一群爱芭芭拉之人的帮助，使她回归上帝的怀抱，得享自由和赎罪之乐。本书的结局大快人心，过程却艰难曲折，经过多年的自我争战，在生活中不断地学习和实践真正的“爱”。

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两点印象深刻。首先，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真理就是：饶恕对方，意味着“对方这样伤害我，毫无道理，不可原谅”。当我们想到要饶恕一个伤害我们的人时，自然会告诫自己：“他真的错了！他这样做实在没道理，不可原谅。”而这正是我要强调的：如果一个人犯错伤害了我，是有道理的，是可以谅解的，那么我要做的就应该是谅解他、原谅他，

而不是饶恕他了。《回来吧，巴芭拉！》这本书将父女二人的罪恶表露得透彻无比，为的是提供一个污黑的背景，好让上帝的赦罪之恩像珍珠一样在暗中闪烁发光。

其次，人际关系的不和引发的试探是独特的。当他人深深地伤了我们的心，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获得解脱。没有人喜欢痛苦，解除痛苦的最佳捷径是躲避伤害我们的人，或是保持距离，或是经常提醒自己那人的不仁不义。怨恨总比忍受伤害好得多吧！

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长大了，却往深坑里跳，对于父母苦口婆心地规劝一点都听不进去，有时实在令人不知所措。然而，当父母承认他们无力改变儿女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在父母身上完全彰显，使他们能坚定地爱他们迷路的儿女。

爱的涵义比我们所想象地更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很多。然而，教会今天最需要面对的可能是：我们本身的爱是多么肤浅，我们亟需体会上帝为了赐给我们赎罪之恩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否则，我们便无法享有自由，无法切实地爱人，更无法在人伤透了我们的心的时候，仍然爱他。《回来吧，巴芭拉》这本书能说服你，让你体会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能激动你的心，使你更加温慕上帝的恩典，也让你再次惊讶、赞叹上帝的奇妙。

（克莱布：知名作家，圣经谘商学院创办人。著作较多，译为中文的有《共筑爱巢》、《有效协谈法》、《圣经化谘商原则》、《了解人——重建关系的圣经协谈》、《承载生命的深交》、《劝勉——开启关怀之论》、《里外更新》。）

米勒序：赢回来的女儿

上帝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进行医治。每当我想到他借着一个悖逆的孩子寻回一个悖逆的父亲时，就忍不住发笑。我败得愈惨，得着的反而愈多。

上帝赐给我和妻子五个孩子，每一个都很独特，我们深信这些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并且，上帝将他们赐给我们，有他特别的目的。出于这种信念，我们格外用心在每一个儿女身上，为要彼此成为知心的朋友。本书叙述的就是我们与其中一位交友的过程，她就是曾经一度离弃我们的女儿巴芭拉。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身为父母的我们常被无法控制的事情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对我们来说，不论巴芭拉如何对待我们，她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对巴芭拉而言，她不但反对我们，也反对我们的价值观。但奇妙的是，她一直把我们当做她的家人，即使在她叛逆的最高潮，她将她所有的难处都归罪于我们之时，这种态度仍旧不变。

那么，一定有人要问：如果我们的家庭是个有信仰又充满爱的家庭，巴芭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否亏待了她，没有尽到做

父亲的责任？如果是的话，这又如何解释？本书会将整个故事一一道来。虽然我并不认为儿女的缺点也是我的缺点，或是由我造成的，但我深知在许多事情上我的确对不起她。如果要数算一下这些过失，恐怕一时半会儿数不清。我想，每位有反省能力的父母都会有同感，我们教养儿女总会有错失或疏忽的地方。然而，身为芭芭拉的父亲，我现在确实体会到自己曾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可惜在芭芭拉年幼时，我并没有觉察到。其实，这是一种“疏忽造成的罪”，而非“故意犯的罪”。简单地说，在芭芭拉上初中的那几年，我疏忽了培养我们之间的友情。对大多数美国的青少年而言，初一和初二是极其关键的时刻，而我在这段时间却没有刻意去触摸她的内心生活。遗憾的是我当时对这样的疏忽竟完全没有意识到。

本书会将因疏忽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奇遇”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我的文笔有限，但事情的过程却是有血有泪。总之，整个故事是美妙的。在芭芭拉开始改变之前，你会发现我已经对此失去控制，甚至到最后都不想努力去改善和恢复关系。由此可见上帝的奇妙，似乎是矛盾的，却又是相容的。与女儿的争执导致一系列的争吵，而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她面前败退，有时甚至败得落花流水。长期生活在紧张对立的关系中，加上经常有失控的场面，这种感觉自然不是滋味。但是，在故事的结尾，你会发现芭芭拉的改变并非偶然，亦非侥幸，乃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慈绳爱索环绕着我们，而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他在我的心中工作，使我谦卑下来。

说实在的，我跟芭芭拉棋逢对手，她是任性、刚愎的女儿，我是任性、刚愎的父亲。因此，应该说，最终不是我得胜，而是


天父得胜。由于他的得胜，我赢回了我的女儿。现在，我们父女二人可以在暴风雨后清新的日光下同行。

本书旨在鼓励心中受挫的父母。有些做父母的，虽然儿女还小，但一想到儿女一旦到了青春期自己将面对的挑战，便开始忧心忡忡，认为一定会有最糟糕的状况发生。有些则觉得大难已经临头，正经历着与青春期叛逆儿女的冲撞对峙之中。

本书的中心思想很简单，上帝既然能帮助像我这样软弱的罪人，他必然也能帮助你和你的家人。这样一来，养育儿女的担子自然也就变得比想象的轻省多了。重要的是，要直面良心，而不要仅注重外表的认同。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你已经失败了，你也不必因此灰心，因为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是浩大无比的。无论你的儿女目前处境如何，不管他是“心里悖逆，外表顺从”，或是“心里悖逆，外表也不顺从”，都无需绝望。

另一方面，你从本书中发现，上帝会以幽默的方式进行医治。每当我想到他借着一个悖逆的孩子寻回一个悖逆的父亲时，就忍不住发笑。明显地，在这长达8年的时间里，他不仅要改造巴芭拉，他也借着一连串的失败，使我不得不谦卑下来，接受他的改造。奇妙又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我败得愈惨，反而得着的愈多。

巴芭拉序：诗里诗外的人生

我是一个叛逆者，只不过我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孩子们会用一些毁灭性的行为表达对父母的不满。
正因为上帝和爸妈这种无条件的爱，
《天之猎犬》终于将我寻回……

我站在同学们面前，紧张地介绍我要朗读的一首诗。我说：“这是一首诗。描述一个一直在躲避上帝的人。可是，无论他逃到哪儿，他都会遇见上帝。最后，他不得不接受上帝对他的爱。”接着，我朗读了弗朗西斯·汤普森的《天之猎犬》：

我逃避他，沿着日头，沿着月光；
我逃避他，沿着岁月的拱门；
我逃避他，沿着迷宫的小路。
是我自己的意愿；
双眼满了泪水，双耳满了讥笑，
我躲避他的面。

瘦小的我站在那里，一个初二的学生，完全没有料到我才朗读的诗，正是我以后二十几年的写照。其实，这首诗甚至不是我自己选的，而是我父亲建议的。在同样年少的朋友们面前朗读这首诗，我浑身不自在。但是，我却将这首诗存记在心。多年后，当我醒悟过来，明白了上帝对我的大爱，再重读这首诗时，不禁泪满眶盈。

那时，我自认为是个基督徒，事实上不过徒有外表、虚而不实罢了。凡是基督徒当做的我都做了，比如说上教会、读教会学校，可私底下却是另外一码事。

纸包不住火，真相总有显露的时候。有一回，我的一个老师请我父亲到学校谈话。我们仨人坐在一起，老师用“不诚实”、“没有发挥潜力”和“欺骗”等字眼向父亲形容我。事后，父亲就“诚实”一事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支支吾吾、敷衍了事。

老实说，我是一个叛逆者，只不过我把自己伪装了起来。其实这个故事相当普遍，在无数的家庭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孩子们会用一些毁灭性的行为表达与父母之间紧张的关系。我在生活中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决定也在预料之中。然而，本书叙述的故事之所以突出，乃是由于上帝借着爸妈对我锲而不舍的爱，使我体会到他对我的大爱。正因为上帝和爸妈这种无条件的爱，《天之猎犬》终于将我寻回，本书值得一读的原因即在于此。

出版序言：无数家庭正在发生的事

每一位父母都是妈妈老师，爸爸老师。父母无时无刻不在用言传身教向孩子讲道。

发生在米勒和巴芭拉生命中的故事，一定在某个角落酝酿、生成着，一定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形式在你我的生命中爆发出来。

知道这本书，是一次礼拜中高真牧师证道时提起过。说者无心，听着心动。我便一直留意寻找。一年多后当我把它捧在手上时，深深体会到它的微言大义。我是一个父亲，我知道我终有一天也会陷进作者一样的网罗和试探中。因为魔鬼像遍地吼叫的狮子，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向属神的儿女发起攻击。

曾经多次听人半真半假地说，牧者的孩子长大了大多离开教会不信了；也亲耳听到一个牧者说他的女儿说他是信徒的父亲不是她的。而本书恰恰就是一个关于做牧师的父亲与离家出走的女儿之间的故事。是圣经中“浪子回头”故事的现代版。做牧师的父亲忙于侍奉，疏忽了女儿的感受与沟通，被女儿蒙骗了10年浑然不知。直到送女儿上大学，到校门口，当女儿一摔车门头也不回地冲进宿舍时，他和妻子才发现，女儿从此不仅生活上离家独

立，心似乎从来就没和他们在一起过。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你是牧师的女儿，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就很乖很顺，很多人都看着你，更在看着我，我们是上帝的见证，众人的榜样。你不可以如此，我要影响你、改变你，你一定要做回从前的乖女儿。可问题是，从前的女儿就不是很“乖”，至少从8岁开始就不是了。表面上她做到了一个牧师的女儿应当做的，上教会，读教会学校，等等。实际上，那是“心里悖逆，外表顺从”，将父母蒙在鼓里整整10年。直到她用“砰”的一声摔上车门向父母宣告，她“心里悖逆，外表也不顺从了”，她要过一种只有自我没有神的人生。

至此，我相信，没有哪个父亲不汗，不甘。所以，请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有信仰的牧者家庭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性。王书亚在《听妈妈讲那圣经里的故事》序言中说：每一位父母都是家庭的驻堂牧师。真是精辟！可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或至少没有这么高度地意识到。每一位父母都是妈妈老师，爸爸老师。父母无时无刻不在用言传身教在向孩子讲道。所以，本书作者米勒和芭芭拉父女的故事，就是每个家庭正在上演、正在发生的故事。也许你的儿女尚小，还没到叛逆的时候；也许你的孩子很大，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但都请不要掉以轻心，发生在米勒和芭芭拉生命中的故事，一定在某个角落酝酿、生成着，一定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形式，在你我的生命中爆发出来。

刘志雄在《优秀是训练出来的》一书中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不从小训练孩子，后半生将花许多时间、精力弥补错误。米勒和芭芭拉敢于将“家丑外扬”，将滴血的8年惨痛教训分享出来，是上帝的恩典和不以福音为耻的释放感动他们，就是希望你我早日警醒、预备、看顾、陪伴你的孩子，使他们趁早走当行的道，

到老都不偏离。

巴克说：“我相信文字的力量。”通过米勒和巴芭拉父女平实诚挚的文字，我感受到了。相信你一定能。

张庆棠

目录 Contents

献词

人物介绍

作者说明 / 1

克莱布序：暗夜里，像珍珠一样闪烁发光的恩典 / 2

米勒序：赢回来的女儿 / 5

巴芭拉序：诗里诗外的人生 / 8

出版序言：无数家庭正在发生的事 / 10

1

回来吧，巴芭拉 / 001

转眼之间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我似乎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击倒，像俄狄浦斯一样，在不友善命运的鞭驱下，向着自己的厄运跑去。不经意间自己已经败得很惨。

巴芭拉的回应 / 012

我感到无助，措手不及。我不愿意照他们的期待过我的一生，其实我根本也做不到。

我也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改变。我的期盼和欲望领我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2

一击命中要害 / 017

我从巴芭拉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她传达给我们的整个信息微妙而不可思议，“她以我们为耻，也以我们的信仰为耻”。巴芭拉的表现清楚地说明，她已经锁上我们之间的门，而且把钥匙扔了。

巴芭拉的回应 / 023

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我知道当时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个讽刺。

我的确不再是一个“假装快乐的基督徒”，但同时也是一个“绝对不快乐的非基督徒”。

我不过是用一套新谎言取代一套旧谎言而已。

3

靠祷告渡过难关 / 027

我对心中受伤的父母的劝勉是：祈祷、等候上帝，并且动员其他人为你、也为你那悖逆的孩子祈祷。只要坚韧不拔，你就能将心中的苦毒和愤怒置之脑后，踏上这条探险之路。这将是你一生中最壮观的一段历程。

巴芭拉的回应 / 035

我不敢想象跟父母在一起时，亲眼目睹他们对我的失望。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爱真正的我，我情愿跟一个似乎真正爱我的人住在一起。

4

儿戏婚姻 / 039

巴芭拉对上帝的真实体验，和盲人对日出的体验可以说不相上下，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这场快乐的儿戏婚姻，她一心只求自己的高兴。

巴芭拉的回应 / 046

我认为既然摆脱了爸妈的宗教，就可以随心所欲。

我应该享乐，可我却愈来愈难以装出一副已经找到快乐的样子。

我以为爸妈和他们的朋友没有乐趣，而我现在的生活同样没有乐趣。

5

不戴降落伞跳伞 / 049

有时候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家在效法造物主时达到的，

而造物主不正是从混乱中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吗？

我很高兴接受了吉尔和路得的忠告，治死了潜伏在每个父亲心里的那个霸道的校长。

巴芭拉的回应 / 055

我把内心的混乱和爸妈的宗教信仰对我的深远影响娓娓道来，这种影响至今我仍然难以摆脱。

爸妈使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罪咎，对此我应该得到人的同情。

6

饶恕的生活 / 059

不肯饶恕确实是个难题，难就难在它像一条隐藏的根，深入人心，而人却往往不知晓。

你求上帝赦免你的儿女，可是你的心里却积存着许多他们得罪你的记忆。

你总不会希望看到你生命中的地下室制造毒气，悄悄地渗透到你生命的客厅进行破坏吧！

巴芭拉的回应 / 066

虽然我住的地方离爸妈更远，可我的心却离他们近多了。这是我平生头一次感到爸妈接纳了我的本相，而不是他们期待中的我。我的父亲向我认错后，我觉得他更有人性。

7

天父儿女的祷告 / 071

祷告是基督徒生活的重心。当他们定意以儿女的身份依靠天父，凭着信心，带着权柄祷告，事情就有了改变。

巴芭拉的回应 / 079

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竟是一场噩梦。

我无法想象回去当个秘书，每花一块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日子。

事实上令我裹足不前的是我的老问题：恐惧和缺乏安全感。

我心里想离开约翰，可是心中充满惧怕，常被吓得瘫痪，动弹不得。

8

学习用权柄祷告 / 083

祷告要有效果，必须全心全意。若不根据《圣经》所赐的智慧寻找问题的关键，祷告多半流于胆怯、模糊、敷衍了事。这种残缺的祷告即使一遍又一遍，可能一点儿效果都没有……

芭芭拉的回应 / 092

我的双亲看在眼里，以为我改变了，不久就会成为基督徒。

其实，我只不过将追求快乐的方法从“自我放纵”改成一种新的理论，就是“既然享乐主义无法使我快乐，那么服侍他人必定能使我过一种满足的人生”。

9

西流溪 / 097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你们那个时代感到有罪恶感的事，并不会让我们良心不安。可是有一件事我们接受不了，就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

芭芭拉的回应 / 103

我一生好说谎，好归罪于他人。

我的心头忽然一亮，第一次发现我一直充当家庭中害群之马的真实意图。

我突然惊醒过来，我的生活不快乐，问题不在爸妈，也不在他们严格的管教，而是在我自己。

10

友谊日深 / 107

我因此不得不学习依赖圣灵，帮助我分辨，什么是我个人的偏见，什么才是真正的原则性问题。长期以来，我发现许多

我一向以为合乎《圣经》的看法，原来不过是文化上的副产品；那些我没经过查验就当成是上帝旨意的习惯，原来是人的传统……

巴芭拉的回应 / 115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爸妈居然会成长、改变。这比他们持久地爱我、关心我和我朋友更令我讶异。根据我与非基督徒相处一段时间的经验，多数人年纪愈大，心中的苦毒就愈多，做事的方法也愈僵硬。

11 最后一仗 / 121

我若真心爱她，就应该面对她，把这关乎生死的大事向她说明。但这是一件不讨好的苦差事。她或许会生气，发脾气。我深信上帝正在寻找巴芭拉，我相信虽然面对巴芭拉是件痛苦的事，但基督会借此显明他的爱，撕下她骄傲的面具，使她看出她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巴芭拉的回应 / 127

我将整件事交托给上帝。他若真的存在，他必定能改变我。我自己没办法，我的家人无论多仁慈、多有爱心，也无能为力。

12 终于回家了 / 131

巴芭拉的心灵已经相当敏锐，学习做事要真诚，做人要有志气。她说她不能忍受继续伪装下去。

……几个星期后，吉尔打来电话：“妈！爸！巴芭拉成为基督徒了！”

好消息接踵而至，两星期后，安吉洛也信了主。

巴芭拉的回应 / 138

我常坐在厨房一边读《圣经》，一边流泪。我终于看清我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即使行善，也是自私的。我无

法把上帝的同在撇在一边，无论到哪里都感觉到他在我周围。在穿越斯坦福那个像俱乐部一样的校园时，我突然醒悟到上帝的同在，这是我从前没有经历过的。

13

荣耀之网 / 143

我们能改变，是因为耶稣锲而不舍地与我们同在，他接纳我们的人性、软弱、错误和罪恶。针对这一切，他散发出动人的爱，编织出伟大的荣耀之网，如今他仍然在照耀并改变许多人的生命。

芭芭拉的回应 / 149

这些年来，上帝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可是，每一次我还是惊讶得不得了。活了这么久，我看到人年纪愈大，心里的苦毒就愈多。每当我看见上帝改变人，使他们心中充满了爱，而不是恨，我就不能不低头敬拜他。

14

父母们，化危机为转机吧 / 155

上帝的大能表现在你的耐心上，即使你的爱被忽视，甚至被拒绝，你仍然能爱下去。这种能力使你在被误解、受委屈的情形下，仍然能施展爱的攻势。这种能力也能让你带着眼泪，谦卑地面对罪，并且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在回家的路上……

芭芭拉的回应 / 163

我的一生好像我家的大客厅。屋子实在太大，我只好边走边开灯。走到客厅的尽头，整个屋子才会通明。我的生命也一样，上帝也为我一盏一盏地开灯，然后又一步步领我前行。他怕我惊慌失措受不了，不会同时打开所有的灯。他照着我能承担的方式，将真理一点点向我显明。那么，上帝到底为我点了哪些灯，领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

1

转眼之间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我似乎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击倒，像俄狄浦斯一样，在不友善命运的鞭驱下，向着自己的厄运跑去。不经意间自己已经败得很惨。

回来吧，芭芭拉

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大吼大叫的习惯。没人会大声说话，连争执都很少，除非是说笑式的。发脾气的事当然就更少见了。

可是，这一天有些反常。那是1972年的7月底。地点是奎纳瓦卡，这是墨西哥市南边六十英里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高山丛林中，有如世外桃源。镇里有一个名为“始终宣道中心”的营地，里面主要的建筑物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事件就发生在这栋大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当时，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正对面横摆着一张单人床。我那18岁的女儿，瘦高、黝黑的芭芭拉坐在床上。床边有一把椅子，坐着孩子的母亲罗斯·玛丽。金发碧眼的罗斯·玛丽正双眼冒火。

“妈妈，爸爸，我不接受你们的规矩和道德观。我也不想继续扮演基督徒的角色！总之，我受够了！”芭芭拉大声喊着说。

“芭芭拉，不要讲下去了！住嘴！”母亲罗斯·玛丽急忙说。

罗斯·玛丽站起来，走到女儿面前，一边摇着她的肩膀，一边说：“你是在装疯吧！听我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这时，我也提高嗓门，加入谈话。其实这样做，根本于事无补。我感到愚蠢、羞耻。最后，我们都哭了。芭芭拉是因为受到挫折，一肚子的气，罗斯·玛丽和我则因为替女儿担心，火冒三丈。

这件事爆发的原因很简单，芭芭拉坚持她有权决定跟什么样的男孩子交往。她不肯让步，我们的态度也很强硬，愤怒的芭芭拉冲出房间，用力摔上房门。

“芭芭拉·凯瑟琳，不要跑！回来，回来！”她母亲喊着。

我的心中也同样地喊着，话已到了嘴边，但又一想，喊也没用，芭芭拉根本听不见，她早已奔下楼，冲向游泳池，去享受亚热带日光浴了。这场战争芭芭拉赢了，我和罗斯·玛丽惊魂未定地像个傻子一样，束手无措。

被墨西哥的骄阳晒得有些黝黑的罗斯·玛丽，看上去是那么苍白无力。这时，我的心也在滴血，转眼之间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下了。我似乎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击倒，像俄狄浦斯一样，在不友善命运的鞭驱下，向着自己的厄运跑去。我心里明白，自己在不经意间已经败得很惨。

事情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呢？

大约在一个星期前，我们的儿子保罗从我们在美国的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他很为妹妹芭芭拉担心。他们兄妹俩感情一向很好，他也很了解妹妹。保罗认为芭芭拉最近跟非基督徒朋友过从甚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妹妹自然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他劝我们立即邀请芭芭拉到奎纳瓦卡与我们会合。我们随即给芭芭拉打了电话，她答应飞过来。

刚开始，情况看来还不错。始终宣道中心的一位年轻人胡安领着芭芭拉到处游览，无形中成了她的同伴。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去参加一个墨西哥人的婚礼，胡安没能同行，没想到那天夜晚出了事。

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花香。墨西

哥流浪者乐队弹奏的快节奏音乐、众人的欢笑声以及来宾们鲜艳的服饰，激发了芭芭拉内心深处的渴望。她迫不及待地要与那些非基督徒男士拉近关系。她的眼神、她的装束和她的姿态都清楚地告诉她周围的男士：“我芭芭拉已经准备就绪，要好好体验一下这个世界。”

没多大工夫，一个青年就回应了这位貌美女郎所发出的信息。当他们并肩坐到同一张桌旁时，做父亲的我一直留意着他们的举动。这不是一件我乐意做的事，因为我们一家人向来彼此信任。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令我担心的事，不过那时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只要芭芭拉一抓到机会，她想都不会想，就会抛弃我们整个家庭一直以来持守的道德观。令我惊愕的是，一个“新的芭芭拉”似乎正在脱颖而出。

我的朋友、我的女儿到底怎么了？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不禁忧从心来。

整夜我和罗斯·玛丽都在为芭芭拉揪着心。这一夜对罗斯·玛丽来说更漫长，然而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正如大多数父母所做的一样，第二天清早，我们马上找芭芭拉谈话，跟她讲道理，可是收效甚微。于是我们夫妻二人决定回房祷告。当我们再次回来找芭芭拉谈话的时候，事情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正如我在本章一开头所描述的。我们的谈话使整个事件迅速恶化。

芭芭拉“砰”地一声摔上门后，我们二人惊慌失措地呆坐在那里，相对无言。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和芭芭拉之间既然有着共同的信仰，沟通是非常畅通的。至少从她16岁加入了教会开始，我们一直认为她是个基督徒。现在，我们认为她的行为不像是个

基督徒，可我们心里却仍然当自己是个基督徒。我们希望，这或许是她一时的失态。

作为父母，我们好像两个玩拼图的人，忽然发现盒子里有些图片不属于这个图画，惊愕不已。一方面，芭芭拉的行为不像一个信徒，她迫不及待要去享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好像在说：“这才是真正好玩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想起她加入教会，正式成为会友时的信仰告白。她当时诚恳地谈到基督对她人生的意义，以及基督如何改变了她的生命。她的见证是那么地生动、有力。

难道她是装出来的？不大可能。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对她而言似乎并非停留在嘴上，在好几个人信主的过程中，芭芭拉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人都深信她是个信徒。保罗的未婚妻吉尔，就是一个例子。吉尔和芭芭拉是本地公立高中的同学，吉尔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主要就在于芭芭拉在同学面前活出了信仰。

芭芭拉上高一的时候，学校里已经开始有人吸毒。当时，芭芭拉挺身而出，大力反对。她的态度非常强硬，以至学校当局打电话暗示说芭芭拉在学校过分渲染毒品的神秘性。而且，后来在回想芭芭拉性格上的优点时，吉尔也说：“别人或许我不相信，但我认为她没有问题。她按时读《圣经》，并且我知道她拒绝吸毒。”

因此，芭芭拉宣布要放弃信仰时，自然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她这样宣布，意味着她原来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她虽然没有明说，但事情明摆着。不过，我们心里还是不愿相信我们的猜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奎纳瓦卡在我的生命中是个高峰。那时，我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提升我对他的爱。不久，我就染上了痢疾。在病中，我对上帝的爱有了新的体验。这个经历促使我写

书，见证我对上帝这种新的认识。短短的两个星期，《悔改和二十世纪的人》这本书就杀青了。

这时我正更深地体会悔改给人带来的喜乐，简直无法想象居然有人愿意以世间的一时之乐取代在基督里的满足。芭芭拉的事对罗斯·玛丽和我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们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等到天一亮梦境就会消失。

可惜，我们晚了10年才醒悟到需要挽回芭芭拉。早在芭芭拉8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面对她真实的光景，了解她的内心世界。现在我们根本使不上劲，怎么劝也没用，发脾气只能使事情更糟糕。

芭芭拉要的是自由，那种没有来自父母、教会约束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更没有来自上帝的约束。她向往到“山的那一边”过逍遥又快活的生活，而且认为只有离开家庭和信仰才能办到。她现在马上就要享受这种快乐，所以选择驶上快车道，油门踩到底，不顾警告标志，往前直冲。正如“浪子回头”那个比喻中离家出走的小儿子。她为了享受“自由”，不顾父母和家庭的反对，选择到“远方”去旅行。

可惜我不像那个比喻中浪子的父亲，我和罗斯·玛丽都不愿意放手，不愿将我们的女儿交托给上帝。这种不情愿使我们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也接受不了“芭芭拉在青少年时期在许多方面伪装自己”的现实。是啊，有谁愿意承认被自己的儿女耍了呢？直到芭芭拉在奎纳瓦卡“砰”地一声把门摔上后，我们才如梦初醒，但一切劝阻都为时已晚。她去意已决，谁也拦不住她“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回想那天早晨发生的事，罗斯·玛丽说：“在芭芭拉宣布她

‘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愿当个基督徒’的那一刻，天好像塌下来了，我彻底招架不住了。因此我的反应是愤怒和惧怕，我被自身的困难团团围住，根本无法敞放心怀，沉着地聆听芭芭拉的心声。我感觉自己遭到了强烈的羞辱和背叛。”

那天的最后，我家不事争吵的老习惯占了上风，大家慢慢冷静下来。罗斯·玛丽和我特意邀请芭芭拉还有妹妹卡伦，一块到奎纳瓦卡市中心去逛逛。虽然争执没有解决，但我们表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们谈笑风生地走了半英里的路，到了市中心。

我们在一家户外餐厅共进午餐。这时，连我们的幽默感都恢复了，肯定是昙花一现的那种。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看见我们，就立刻奔了过来，同时转眼之间由一个健康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手脚扭曲的乞丐。他真是个一流的演员。如果刚刚我没看见这个小骗子还走得好好的，我很可能就会受骗了。可是，我明明在前一刻还看见他站在路旁和朋友聊得好开心，我们全家也都看见了那一幕，所以我们鼓掌赞赏他的演技，可是没给他一分钱。他怪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回想起这件事，我发现这孩子耍的手段其实相当具有代表性。我们每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不是也在跟他人和自己耍着某种手段吗？在家庭关系里，我们不也是经常为了要大家依从自己，不惜做出一副可怜相吗？就在那时，我忽然感到，可能我们家也在耍着某种手段。可惜此时的我已经精疲力竭，没有心情去研究这种手段。

从更深的的一个层面看，我觉得我们家此时正遭受着黑暗势力的围攻。不管我过去多么喜爱亚热带的奎纳瓦卡早晨清新的空

气、午间灿烂的阳光、夜晚弥漫在空气中的温情，现在这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了。我感到邪恶肆虐，设下陷阱，然后在我的耳边轻声细语：“芭芭拉这个孩子不知好歹、忘恩负义，干脆放弃算了。”然而，我拒绝接受她背叛信仰这个结局，我不承认撒旦在她的生命中得胜。另一方面我又认为自己应该放弃，应该弃绝她，正如她弃绝我们一样。但我又觉得似乎不妥，因为这么一来，我岂不是与她一般见识，和她一起在耍手段吗？因此，我决定等候上帝，即使恐惧，即使受挫，我还是要依靠他。于是，我的心灵稍稍得以解脱。我不能说是完全放心，但这却是一种开始，让我的心平静下来，愿意接受上帝在芭芭拉身上的旨意。

那年8月，我们飞回费城。一路上芭芭拉表现得谦恭有礼，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她还是与我们相当疏远。我们在亚特兰大过海关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挣扎。我希望芭芭拉无论如何还是个信徒，只不过是灵命低潮时的一时软弱而已。但另一方面，我觉察到我是在跟自己耍手段——假想芭芭拉真的是一名信徒只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而我之所以不能接受这事实，是因为我觉得欺骗我的不单是我的女儿，而且是我的好友。我觉得被她出卖了。

回到家后，芭芭拉迫不及待要出门，和她新交上的朋友混在一起。他们正是令她哥哥保罗担心的那群人。那年秋天，芭芭拉就要进迪金森大学就读，可是她偏偏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罗斯·玛丽对芭芭拉如此不肯面对现实、只想逃避的心态感到非常不安。此外，我们的房子很大，有13个房间，罗斯·玛丽非常需要芭芭拉帮忙打扫，更何况罗斯·玛丽在我们到墨西哥旅行之前刚刚做过大手术，身体虚弱。芭芭拉匆匆离开让罗斯·玛丽有一种被遗弃之感。事后，罗斯·玛丽说：“我认为芭芭拉应该留在家

里，预备上大学的事。我也跟她提过，不过说也没用。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冲突，留下的伤痕很深，我也不认为我当时的心态够开放，可以帮助芭芭拉疗伤。”

那年8月，我花了不少时间一边回想，一边整理我的思路。最后终于对那令人提心吊胆的问题有了比较肯定的答案。那个总是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我到底为什么会让芭芭拉把我完全蒙在鼓里？”我的结论是，家庭的骄傲使我瞎了眼，以致无法认清她的真面目。

在芭芭拉的成长过程中，我已经不止一次逮到她说谎。她8岁那年，有一次说谎被抓。当时我们住在加州的红杉城，我正忙着做博士论文的研究。为了节省时间，我为孩子们每人画一个卫生清洁表，希望每个孩子每天都完成当天应该清洁的部位，同时在清洁表上做记号。根据芭芭拉的清洁表，她在过去一个星期每天都按时刷牙。可是有一天，保罗和路得把芭芭拉的牙刷拿给罗斯·玛丽和我看，这把牙刷干得像一根骨头，一滴水也没有。这两个孩子自封为妹妹的监督者，在过去一周每天检查芭芭拉的牙刷。虽然芭芭拉每天都在图表上做记号，以示任务完成，但事实上她已经好久都没刷牙了。然而，我们处理这件事，无论怎么软硬兼施，既劝也罚，芭芭拉就是死不认账。由此可见，她的性格多么倔强。这件事显明芭芭拉的内在生命确实有问题，同时也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应该要反省，到底我们做父母的，在教养芭芭拉的方法上是否得当。

可惜，我们居然自欺，不肯面对事实，及时采取行动。一般来说，芭芭拉表面上都按着家规行事，我们也让她轻松过关，以致这次为了避免冲突，不惜放弃与芭芭拉探讨她的价值观和动机

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并不了解她内心真正的期望，我们其实是接纳了她虚浮的表现，无形中拦阻了她认清自己真我的意愿。

面对事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却有医治的作用。整个事件中有许多的盲点，即使到今天，仍然有几分神秘感。但那些显明的真理是与我有利的，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我感到我需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没想到这一来，我的头脑就清楚多了，对自我的接纳也促成了下一波的释放。我不想让失败感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一旦找到问题的症结，我立刻祈求上帝饶恕。既然知道上帝赦免了我的罪过，就相信他必与我们同在，为我们解决问题；于是我的信心再一次得到重建。

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真理，就是“父母如果心存罪咎，一再压抑自己，实在需要在上帝面前坦白认罪”。这真理太重要了，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没有比囫圇吞下失败，独自承受痛苦的人更悲哀了。这种人根本无法帮助他人，当然也没法帮助自己。说实在的，我与那个假扮残疾的墨西哥男孩没什么两样。

总之，发现在教养芭芭拉的过程中有失误，这并不是坏事，因为认罪带来的是上帝的饶恕。因着上帝的帮助，一方面我从罪的重担下得以解脱，另一方面我也更能接受芭芭拉的真实情况，并且真诚地面对这个事实。认识真理是痛苦的，仿若承受生产之苦。然而，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的努力和爱心在芭芭拉身上是失败的，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心地善良的芭芭拉”，而是一个一流的演员，天才的模仿专家。这时，她好与我们争斗的真面目终于露了出来。此外，她甘愿自我毁灭的决心也逐渐显明。

知道真相确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一旦明白就必须面对。没有什么事比“否认罪恶，假设罪恶不存在”

更糟糕的了。我并不否认人性的堕落，但我却一再否认人性的败坏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家里。我们这个家庭有秩序，工作尽力；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肯定；我们每个人尽本分，工作有成就。我们家公认的座右铭是：“努力工作，成功自然接踵而至。”

然而，表面上循规蹈矩所塑造出的和谐家庭生活，其实算不了什么。孩子可以在表面上遵行基督徒的生活守则，生活有规律，心里却与上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如果父母不想认识孩子的本相，不追究他的内在动机，就会无意中给孩子机会戴上假面具。孩子的内心若是没有被爱触摸到，就会很容易变得刚硬、郁闷，甚至易怒。

做父母的在这段时间是相当愁苦的。败在孩子手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赤裸和失败的羞愧。然而，当我们回顾以往，就可以看见整个事件都在上帝完美的旨意下一步步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当事人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无法体会的。当时就像在漆黑的森林里摸黑走一条看不见的小路，眼前一片黑暗，我们完全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事，只能胆战心惊地一步一步往前摸索。幸好，有天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仰望他的眼目看顾，信任他会领我们安然走出困境。

即使在当时，我也觉得上帝让这件事发生是有他的目的。他把我们那自满的面具一步一步地摘除。我们过于信赖家庭和教会学校在信仰教育上所起的作用，相比之下太忽视信心的重要。是的，有谁能借着信仰的环境进入恩典之门？又有谁能借着道德上的自我追求接近上帝呢？人想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借着个人对他的信仰，愿意将天然的生命接到基督的生命树上。在培育芭芭拉的过程中，我们不知不觉忽略了这些基本的真理。

我们从那时开始明白，我们要靠上帝来改变巴芭拉，并且明白他最后一定会重建巴芭拉的心灵和生命。萝斯·玛丽说得非常贴切，她说：“当时，我落入完全失望的危机中。唯一使我不肯放弃的理由是，我知道巴芭拉是属于上帝的，到了时候，他会用他自己的办法领她回来。”

如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8~10节生动表达的真理，正是我们要逐步学习的：“我们……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巴芭拉的回应

我感到无助，措手不及。我不愿意照他们的期待过我的一生，其实我根本也做不到。

我也不可能按照他们要我做的改变，我的期盼和欲望领我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其实，我们家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喜欢大声说话。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的夏天，我经常大声说话，主要是为了要大家顺着我，好给我机会尽量远离家人。就在我飞到墨西哥与爸妈会合后，我仍然决心尽可能与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离得远远的。

头一个机会发生在我们获邀参加的一个婚礼中。这个婚礼在

奎纳瓦卡一家豪华的俱乐部举行。那里的环境幽美，乐队一流，再加上有不少的年轻人渴望跟我跳舞，因此我感到飘飘然。我开始跳舞，在月光下漫步，最后和一个医科学生坐到另外一桌吃喝。我知道爸妈不同意我这么做，但我乐在其中。再说，我怎么好意思告诉我新交的朋友，爸妈不允许我跟他跳舞，跟他坐在同一桌？我们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交谈。我把学过的那一点儿西班牙语都搬了出来，告诉他我有一个妹妹，同时也把我们住的旅馆告诉他。

在离开婚礼的时候，我为有机会卖弄风情而洋洋自得，但也以为绝不可能再碰见那个医科学生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的“情人”居然带着他的一个朋友忽然出现在我们的旅馆，邀请我和妹妹一同出去约会！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惊讶。我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告诉他们，我的妹妹只有12岁，也请他们立刻离开，免得让爸妈看见。当他们走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爸妈要我坐下来，一块儿谈我在婚礼中的表现时，我颇不以为然。我认为那不过是无伤大雅的出风头，而且当这些男孩子再次出现在旅馆的时候，我也一口回绝，马上打发他们走了。跟爸妈谈话的时候，我自认为有理，用受害者的口气，一再地说：“可是，我只不过……”我觉得“我没犯错误，是爸妈的反应过度”。从某个角度来看，我是对的，他们确实是反应过度了。但他们也同时开始认识真正的我。以前，我总是千方百计地隐瞒，唯恐爸妈知道我的真面目。现在，我已经受够了，不愿继续假冒为善，所以我决定袒露我的真面目。这才是真正令他们懊恼的原因。

在墨西哥的那几天，可以说是我生命中一次非常痛苦的经

历。对我而言，读论父亲所描述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更是苦上加苦。我们仨人谈话的那一刻仍然历历在目。温暖的太阳透过鲜艳、粉红的杜鹃花和茂密的树枝照耀在我们身上，可我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我心里在盘算阳台离地面有多高，如果我跳到草坪上，是否能安全落地。

这次的冲突之所以特别痛苦，是因为爸妈开始认识到我的真相，而且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惊慌和愤怒。我一直尽量隐藏，为的是不想失去他们对我的好感，当然更不想受到他们的批评。不幸的是，我最害怕的事就发生在眼前。我感到无助，措手不及。我不愿意照他们的期待过我的一生，其实我根本也做不到。虽然我多次下决心，要像基督徒一样生活，可是我始终做不到，而且因此大为懊恼。在我看来，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接受我的真我，并且希望爸妈也能接受这个事实。爸妈不了解我心中的挣扎，反而要求我做我做不到的——我不是基督徒，而他们却要我做个基督徒。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做，也不可能成为他们要我成为的样子。我的期盼和欲望领我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已经想清楚，我若想活出真我，就必须与家人保持距离。和家人在一起似乎太痛苦了——对我来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我发现也是如此。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和巴芭拉在墨西哥起过一场冲突，他们分别描述了这场冲突。

- (1) 同样一场冲突，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请问杰克是从什么角度描述这场冲突的？巴芭拉是从什么角度描述这场冲突的？
- (2) 在这场冲突中，杰克与巴芭拉有哪些共同的诉求？
- (3) 你认为他们决裂的原因是什么？
- (4) 回想一下你的人生中和别人发生过的冲突。你和对方都是从什么角度看待这场冲突的？

2. 杰克说他曾经无法面对事实，不能接受巴芭拉性格的真实光景。

- (1) 请读罗马书四章 18~21 节。为什么亚伯拉罕能面对残酷的事实？他是靠什么去面对的？
- (2) 我们是否也曾和杰克一样，无法面对我们所爱之人的真实光景？请举出几个原因说明我们为什么无法面对？
- (3) 在人际关系中，如果有人不愿意面对事实，对彼此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3. 杰克后来愿意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请问这一转变如何使他在这件事上得以释放？在你的人际关系里，有哪个人和你之间也适用这个原则？

2

我从芭芭拉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她传达给我们的整个信息微妙而不可思议，“她以我们为耻，也以我们的信仰为耻”。芭芭拉的表现清楚地说明，她已经锁上我们之间的门，而且把钥匙扔了。

一击命中要害

这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一天。九月初，我们驾车送巴芭拉去迪金森大学报到。我们住在费城附近，学校则在宾州中部的卡莱尔。我开车，罗斯·玛丽坐在我旁边，巴芭拉坐在后座。

一路上我们都很安静，没说多少话。我们仨人之间的冷漠给了我机会享受仲夏的美景。宾州中部的天空在夏季经常笼罩着一层奶白色的薄雾，这种闷热的情况往往持续到九月间。可是这一天的蓝天看来好像刚刚才涂过色，阳光普照，带给人欢欣和温暖。

到了卡莱尔，在巴芭拉的指引下，我们穿过林荫路，来到新生宿舍。“这就是我的宿舍。”她说。这可是她今天头一次表现得有些兴奋。我猜想她的内心是紧张、焦虑的。

当我把她的行李卸下，放在一栋美国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物门口时，一位很像主管的女士告诉我们，我们来对了地方。“不过，”她又说，“一年级的女生五点后才能搬进宿舍”。

我请求她通融，她才允许我们先把行李搬进房间。规矩是死的，不过执行上倒是有弹性。

正当我们忙着搬行李的时候，进来了一对外表出众的夫妇，罗斯·玛丽和我跟他们互通了姓名。他们的女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大家都有一点儿初次见面的扭捏。这位金发女郎

则像我们的女儿一样，尽力表现得像个成人，充满自信。

稍微谈了几句，我们就告别离开。我们仨人驾车兜风，最后开到市区附近一个像公园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土路，路旁是一条安静的小溪。溪旁排列着古老的枫树和橡树，四周有山茱萸点缀着。午后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树林，穿过树与树之间的空隙，洒在土路、树叶、小溪上，好像一片片金色的湖光。

于是，我停车片刻，好好欣赏四周美丽的大自然。我的祖籍是俄勒冈州。俄州人爱好观赏大自然，有一个特性就是，以“肯花时间，懂得欣赏大自然”而自豪，不像我们眼中的加州人是行动派，每天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不懂得也不肯花时间停下来，欣赏一下周遭的世界。那天我从车里出来，沿着小溪漫步，然后走入枫树林中，又丢了几粒石头到小溪里。这个世界真是再好不过了！

对我而言，上帝借着他的创造不断地提醒我，帮助我合乎中道地看待人生的种种问题。我也鼓励别人照样去行。可是，在那一天，往日美好的情形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没有心情欣赏阳光照在黑暗中的魅力，也不愿意听小溪清澈的流水声。毫无疑问，萝斯·玛丽和巴芭拉都以为我在自我陶醉。大概是吧。我虽然知道当时我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但我却不清楚这个张力离现实是那么近，几乎是一触即发。

巴芭拉离家上大学之前，和她那些“朋友”的交往已经加深了她与母亲萝斯·玛丽之间的冲突。我虽然曾经走访过她的一个朋友，温柔但清楚地向其表明他们所崇尚的享乐主义，只会把巴芭拉引上毁灭之路。可是，结果一点儿帮助也没有。我和萝斯·玛丽的努力完全无效，反而给巴芭拉带来更多的怨恨和自怜。她甚至因为我们的“逼迫”大发雷霆。

当时的情况的确很令人担心。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我和妻子当时如果把心思藏在心里才是上策。可是，当时我们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巴芭拉不过是一时糊涂，用不了多久就会度过这个难关。同时，我们也认为身为父母，我们有责任保护她，不让她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都应当尽力而为。

没有料到，就在巴芭拉上大学的头一天，她就决定要剪断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爱的关系。我们驾车返回卡莱尔，我将车停在女生宿舍的门口。我根本记不得我们当时说了什么话惹火了她，她下车后“砰”地一声摔上车门，快步走进宿舍，连再见都没说一声。

我一时惊得哑口无言，既难过又羞愧，简直无地自容。我从巴芭拉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这并不在于她做了某一件事，甚至也不在于她摔门这件事，而是因为她传达给我们的整个信息微妙而不可思议，就是“她以我们为耻，也以我们的信仰为耻”。她的口气，她的冷酷，她那高傲的态度，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她在告诉我：“放手吧。我不喜欢你的生活模式，我也不稀罕与你为伍。”

这种道别的方式比在墨西哥的奎纳瓦卡市摔门的动作更令人难以承受。在回家的路上，萝斯·玛丽和我一致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正中要害的一击。我们五个孩子的排行顺序是罗斯安是老大，接着是路得、保罗、巴芭拉和卡伦。巴芭拉排行老四，比卡伦大5岁。巴芭拉对我们这个家一向忠心耿耿。今天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好像被截了肢，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忽然被切除了。整个过程虽然不算干净利落，倒是挺完整的。

我既生气又羞愧。这是我生平头一次愿意承认我受伤了。我的心大声喊着：“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啊！你不想与我们有任何

联系！那么，我又何必与你相干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为什么要跟巴芭拉纠缠不清呢？跟她一刀两断，记恨她，或者陷入自怜的境地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巴芭拉的表现清楚地说明，她已经锁上我们之间的门，而且把钥匙扔了。她交了一个不信教的男朋友，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最后，巴芭拉还清楚地表明，她先前在麦坎尼维教会的信仰告白是假的。她从来都不曾是个基督徒。她加入教会，成为会员，只不过是为了想证明她起码是个快乐、满足的人。

我从惊愕转为麻木，但心中仍然不断地琢磨，到底上帝要我学什么功课。我知道我不可能拒巴芭拉于千里之外，其实这种想法很快就从我大脑中消失。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从某个层面来看，我能做的事很有限。即使打通电话给巴芭拉也没多大用处，她可能根本就不稀罕听到我的声音。

忽然，有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逼着我采取行动的想法，它使我开始进行健康的自我省察。这个想法很简单，就是我爱的是到底是真正的巴芭拉，还是我想象中的巴芭拉？从我个人辅导的经验，我知道家人彼此相爱，通常爱的不是对方的真我，而是他们为对方创造出的某种理想形象。上帝的爱是坚韧的，是一清二楚的。他爱的是人的本相。他的爱是真诚的，也是执著的。他会一直爱这人，一直爱到这人被他的爱改变了，才肯罢休。

我逐渐醒悟过来，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真诚的爱。经历过这么多折磨，我还是不清楚如何达到这种爱的境界。但是，我认清这是我所需要的，我也的确往前迈了一大步。我深信如果我真心追求这种爱，上帝一定会赐给我的。

往后的几个月，罗斯·玛丽和我像小孩学习走路一样，摇摇晃晃地开始在生活中实践这种基督的爱。这种爱能穿过坚硬的外壳，透视人内心迫切的需要。为了要进一步实践这种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做了下面三个决定：

首先，我们接受巴芭拉新的自我定位。她是个非信徒，我们也以此身份待她。否则，就等于掩盖事实的真相，同时也会拦阻她再度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兴趣。

其次，我们决定向她道歉，承认我们在教养她的事上有许多不当之处。巴芭拉曾经说过，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共有五个父母，即父亲、母亲、罗斯安、路得和保罗。我们五位都向她道歉，请她原谅我们的唠叨和对她过分保护的态度。她似乎接受了我们的歉意。

最后，我们不再尝试规范或控制巴芭拉的行为。我们格外小心，不再对她选择的朋友发表意见。遵行这个决定需要特别的恩典，若非借着祷告是办不到的。

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仅放弃控制巴芭拉生活的想法，也体会到不得不放手；我们不再在她作的选择时影响她的决定。对于关心孩子的父母来说，要管住自己，学习放手是非常痛苦挣扎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做父母的都深信，自己比孩子更清楚孩子该如何行事为人。然而，这种想法对年轻人来说往往是一种压制或搅扰。不管是错误的影响还是叛逆的心里使然，到了某个阶段，年轻人都会觉得这是他们必须开始自己为前途作抉择的时候了。我认为这种感觉是正确的。对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父母仍然尝试影响他，无形中拦阻了孩子离开父母为他精心构筑的窝，不让孩子自己出去闯天下。其实，

人不正是因为经历过风霜雪雨后才结出成熟的生命之果吗？

对那些道德意识特别敏感的父母，这简直就像判了死刑一样。他们的结果都很凄惨：不是憎恶孩子，就是完全被恐惧所攫住，认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会发生在自己天真无邪的孩子身上。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就如罗斯·玛丽和我，隐藏在这种死亡背后的是复活。这正是基督教信仰的实底，有“死”的一面，才有“生”的一面。当芭芭拉宣布她是个非信徒时，我们的梦想破灭了；当罗斯·玛丽、三个大孩子和我都承认，我们过去对芭芭拉教养不当时，我们的梦想又破灭了；等我们觉醒到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影响她的选择时，我们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然而，正因为梦想破灭，心念已死，我们才能渐渐脱离死的辖制，体验上帝是“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一章9节）。

复活的生命在下一章将美丽绽放，请拭目以待。

芭芭拉的回应

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我知道当时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个讽刺。

我的确不再是一个“假装快乐的基督徒”，但同时也是一个“绝对不快乐的非基督徒”。

我不过是用一套新谎言取代一套旧谎言而已。

带着既兴奋又惊慌的心情踏入我在迪金森大学的宿舍，房间狭窄，看来好像消过毒。虽然，我在墨西哥已经下定决心，要与我的家庭和基督教圈子保持距离，但这件事似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回到家以后，母亲和我经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争执不休。其实，隐藏在背后的是母女关系的失和。我不断地尝试远离，而他们却不断地拦阻我。我期待赶快上大学，好摆脱他们对我的控制，同时也让我们之间的敌对状况告一段落。但另一方面，我却为结交新朋友而惊慌，我怕没人会喜欢我。我决心不让我的信仰成为我交友的阻碍。

可是，我却没有觉察到我想尽快摆脱爸妈的表现，伤了他们的心。我经常跟爸妈出入新的社交场合，所以我知道父亲可能随时向我的室友传福音。一旦我的父亲开始作见证，我认为，不论是那个来自纽约的富家女（我发现她的橱柜塞满了衣服，都来自她父亲经营的服装店），还是那位安静、颇有教养的南方女孩（她常把“我的男朋友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挂在嘴边），都会感到不自在，更甭提我会羞得不知往那儿躲了。所以，我只想让爸妈快些离开，却完全没有顾及他们的感受。

爸妈一走，我立刻忙着结交朋友。迪金森大学一年级的女生是学校的新宠，颇受高年级学生的青睐。当然，我也不例外。记得那时我可以一个晚上安排三场约会：我先跟一个年轻人吃晚饭，然后跟另外一个去参加派对，最后跟一个在月下漫步。我每周固定有几次吸毒和喝酒。通常我睡得很晚，所以早起到餐厅打工是件难事。不知有多少次，我被朋友笑话，因为我一边帮人盛炒蛋，一边打瞌睡。

功课对我来说并不要紧。我经常和我最要好的朋友萨莉在早

上十点那堂课之前见面，吃早点，喝咖啡。我们其中一个肯定会建议逃课，开萨莉那辆橘红色的小跑车出去兜风。另一个，经过一番挣扎，也会同意我们干脆到卡莱尔瞎逛，要不然就风驰电掣般地到美丽的郊区兜风。

虽然看来我已经无牵无挂，但这份解脱也无法摆脱侵扰。我以为我已经把谎言和欺骗留在费城，其实不然，这是我的本性使然。为要表现得比真正的我更有经验或更“酷”，我欺骗新交的朋友。没料到的是，我一再漠视的良心却在最不恰当的时刻出现。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过夜的派对，地点是一个人的家，此人的父母行了个方便，“恰巧”不在家。我们个个吸毒，兴致高昂，躺在大客厅的东方地毯上，插科打诨逗趣。可是，当夜深了，忽然一股强烈的恐惧袭来，我开始哭着要爸爸。这一晚，我多半的时间坐在床上发抖。第二天早晨，我却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吸毒后的不良反应。我绝不许可任何事物打扰我的良辰美景。我只想做一个快乐之人该做的事，凡是与此矛盾的，我都将其从我的潜意识中赶走。我决心要证明给自己，也证明给爸妈看，离开信仰的生活圈子对我是多么有益，这样做能带给我快乐。

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我知道当时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个讽刺。我的确不再是一个“假装快乐的基督徒”，但同时也是一个“绝对不快乐的非基督徒”。但现在我仍然在假装快乐，而我的内心跟以前一样，还是恐惧和缺乏安全感，这是我一直想挣脱，却又无法甩掉的。看来，我不过是用一套新谎言取代一套旧谎言而已。

问题与讨论

1. 巴芭拉上大学的第一天，头也不回地离开杰克和罗斯·玛丽走向宿舍，杰克和罗斯·玛丽认为巴芭拉要借这一举动表明一件事。

- (1) 他们认为巴芭拉要借这个举动表明什么事？
- (2) 巴芭拉心里面在想什么？
- (3) 杰克和罗斯·玛丽是否误会了巴芭拉这个举动？如果有误会，为什么？如果没有误会，原因又是什么？

2. 杰克和罗斯·玛丽送巴芭拉去迪金森大学，回来的时候心里很难过。

- (1) 他们在难过之余，还想做什么？
- (2) 但是他们没有做这件事，反而做了另外一件事，请问他们做了什么事？

3. 杰克和罗斯·玛丽想要控制巴芭拉，或是影响巴芭拉，但后来打消这个念头。他们为什么会打消这个念头？

- (1) 为什么父母很难下决心不再控制子女？
- (2) 孩子几岁的时候，父母这样做比较合适？孩子几岁的时候，父母这样做可能不大合适？

3

我对心中受伤的父母的劝勉是：祈祷、等候上帝，并且动员其他人为你、也为你那悖逆的孩子祈祷。只要坚韧不拔，你就能将心中的苦毒和愤怒置之脑后，踏上这条探险之路。这将是你一生中 most 壮观的一段历程。

靠祷告渡过难关

9 月上旬到10月底，我们没有太多芭芭拉的消息。罗斯·玛丽请许多人为芭芭拉和我们祷告。在芭芭拉一步一步明白刚刚争取到的独立对她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尤其需要亲朋好友的代祷。这时，唯有上帝能赐下恩惠，使我们在事情逐渐显明的情况下承受得住。我们跟芭芭拉好像各怀心事，彼此较劲，没有尽头，而罗斯·玛丽和我则明显是输家。

10月底的时候，我们听说芭芭拉回过几次费城，可是她没有回家，连电话也没打。这个消息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内心。

罗斯·玛丽特别难过。对她而言，芭芭拉的举动是冲她而来的，很明显是拒绝她的付出。罗斯·玛丽一向爱我们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对她来说都是特别的。她关心芭芭拉，就像一个爱心满满的母亲帮助挣扎中的孩子。一岁时的芭芭拉双腿有点弯，需要矫正，罗斯·玛丽按时把夹板绑在她的腿上。那些日子加州天气炎热，这份罪真不好受，罗斯·玛丽绞尽脑汁帮芭芭拉减轻痛苦。芭芭拉3岁的时候，有一次，大胆的她一跃而入，跳进加州北部汹涌的史密斯河，罗斯·玛丽奋不顾身地将她救起。芭芭拉上小学那年，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罗斯·玛丽手把手地教她识字。芭芭拉长到十几岁的时候，罗斯·玛丽不得不耐心对待不受约束、没有规矩的她，随时随地准备“聆听”芭芭拉的发泄。有一次巴

芭拉患了严重的痢疾，经过罗斯·玛丽细心地照顾，巴芭拉很快恢复了健康。此外，我们一起带她到加州和俄勒冈州露营度假，还有一次带她到西班牙欢度整个暑假，这些使她们母女二人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她的拒绝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了。”罗斯·玛丽说。

下一个打击是巴芭拉与她的男友汤姆的同居。我们接到汤姆的来信，知道他和我们的女儿已经同居，我特地跑了一趟迪金森大学，向他们表明我对“性”的看法：性只容许在婚姻内发生。我记不清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我无法让他们接受放纵情欲必带来伤害的建议。

虽然这段时间罗斯·玛丽和我仍然忍着痛，但我知道到了感恩节（译注：十一月最后一个礼拜四）的时候，大家为我们的代祷开始起作用。我们夫妻二人开始有了改变，我们对巴芭拉的反应一方面愈来愈像个成熟的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愈来愈不像全身是刺、一触即发的父母。再者，我们也逐渐战胜了想控制巴芭拉的渴望。即使当我前往迪金森大学的时候，我的态度也不再像一个校长般一本正经地要挽救一个走上歪路的学生。

我开始把巴芭拉当做一个需要帮助的非信徒，而非一个得罪我的女儿。这对一个饱经创伤的父母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并不意味着我心里没有了烦恼，而是说我能承受得住，因为有人为她、也为我们祷告。从那时起，罗斯·玛丽和我开始学习少谈问题，多祷告。我们不仅为巴芭拉祷告，也为刚刚开始在我们家聚会的新教会祷告。

从那年11月起，我和妻子在家里每周举办一次祷告会。聚会的时间是周三晚上，一聚起码就是两小时。我们祈求上帝赐下

智慧，使我们知道他的意愿，到底我们是否应当在附近开设一间新的教会。我们祈求上帝借着“好兆头”显明他的旨意，就是吸引人归向他，兴起教会领袖，以此证明唯有他做工，这间教会才能建立。祷告会的重点是赞美和宣告上帝的应许。我借着查考圣经明白一个真理，就是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集体祷告必须注重两件事：一是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事和他的复活赞美上帝。其次是宣告并紧抓上帝的应许，相信他会在我们同心祈求他同有时，差遣圣灵复兴我们（《路加福音》十一章13节；《使徒行传》一章13-14节）。

祷告会开始了一个月，参加的人数很少超过8个。但是三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1月，两个自称不信的人悔改归主，同时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增加到25人。

不久，周三晚上的祷告会获得“得胜时刻”的美名，它被称为是基督行奇妙事的时刻。愈来愈多的祷告蒙了应允，整个晚上只听见对天父上帝的颂赞。跟着又有一些人信主，同时一些老信徒的生命也有了显著的更新变化。

就在这时，希望之火再次在罗斯·玛丽和我心中燃起：巴芭拉迟早要回到天父的怀抱。你可以试着体会下我们的心情。我们当时还是相当不解，我们的女儿曾经有过基督徒的一切外在表现，现在却完全放弃了，我们怎么能不怀疑她是一个背叛基督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否帮得了她？再说，若有人经历过基督教的信仰在人内心的工作，巴芭拉必定也经历过，那么，这是不是说她已无药可救，不可能再蒙恩得救呢？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然而，就在我们祷告等候上帝的时候，开始有人帮助我们，这种帮助确实而有效。

不久，麦坎尼维教会（我在此牧会直到1972年初）的温德·巴德·哈博瑞长老去探望芭芭拉，聆听她的心声。他们俩是好朋友，他一边听，一边问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事后他告诉我们：“我信任她。我不认为她无药可救。她只不过是是个非信徒，现在愿意实话实说了。我个人认为，她若不先承认她是个非信徒，又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

他的这番话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他还说，基督徒父母往往过分注重儿女的重生经历。他的意思是，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献身于基督”可能只是一种宗教幌子，而不是真实的重生得救。他认为，如果人把“没有结出生命之果的儿女”，当做“跌倒的基督徒”或“无药可救的叛徒”，乃是自欺。他微笑着说：“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别忘了在我有过一次‘重生的经历’之后，你领我归向了基督。”

针对他的劝勉，萝斯·玛丽后来说：“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无比的解脱。我当时既纳闷又惧怕，唯恐芭芭拉是个叛徒，会被教会除名，然后被人放在一边，当做一个无可救药，被上帝遗弃的人。但是，既然她是个假的信徒，其实是非基督徒，那么她迟早会成为基督徒，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头脑忽然清醒了，我也能凭着信心自由地为她祷告。从那时开始，我不再怀疑，不管她怎么样，上帝都会拯救她。”

做父母的往往在这一点上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祷告、等候上帝，我们没有用信心求上帝赐下智慧，使我们明白如何与儿女沟通。当我们诚心宣告，紧紧抓住圣灵所赐的智慧，我们就能学到意想不到的功课。我们祈求的是圣灵的改造和同在。圣灵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1~13节所应许的，天父上

帝要差遣的那一位。当圣灵同在对，他会让我们看清我们犯的错误，即不应当让失望得逞。认为上帝不会帮助你的儿女，因而失望，就是不信，而不信是最大的罪。

这种悲观的态度会导致父母犯下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圣灵非常渴望纠正的。简单地说，我们的怀疑和忧虑会窄化上帝工作的空间，使他无法彰显他是掌权的上帝。我们看书，寻求帮助，不断地谈论“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心寻找那颗能医百病的“万灵丹”；我们为了快速找回浪子，解除自身痛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只是此时我们属灵的眼睛就变得模糊了，看不清自己离上帝很远，我们的景况跟我们的儿女不相上下。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天父上帝渴望我们做父母的回到他的身边，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的智慧实在高超，他了解一个自己在外流浪，不能享受上帝家里温暖和喜乐的父母，根本不可能把儿女领回上帝的家里。因此，他的做法是先把父母领回家，与他的心贴近，体验他的平安。父母的生命改变了，这生命会像磁铁一样，很自然地吸引儿女回归，享受家里一切的丰富。

圣灵是要我们胜过人的无休止的智慧和仓促的行动。他最关切的是我们要认识上帝更深，并且祷告、等候上帝赐下智慧，学习如何触摸生命像芭芭拉那样的人的内心世界。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祷告的恩典，同时请求别人代祷，我们绝不可能学到这个关键的功课。借着这些祷告，我们学到一种新的观点。我们当时急需透过上帝热情的眼光来看芭芭拉。奇妙的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心中对她的苦毒消失了！就这么消失了！我们几乎不再谈论芭芭拉的问题，这个暑假和秋初发生的事在我们的脑海中逐渐淡去，我们只一心去爱芭芭拉，并且认为这样就够了。

圣诞节到了，我们热情地欢迎汤姆和芭芭拉回家过节。我对他们俩有一种特别的爱，这是一种自然的爱，既不是奉承，也不是勉强，而是接纳。我从内心深处原谅芭芭拉，对汤姆也是一样。饶恕使我生命中释放出上帝的爱，这份爱化为一股神圣的力量。我发现无论他们怎么伤我的心，我都愿意饶恕他们，不断地以基督的爱取代苦毒的心。饶恕和关爱成了我新的生活方式。

说来真够讽刺的，上帝知道我无法原谅、关爱芭芭拉和汤姆，他用这个弱点，迫使我来到他面前求助。我就是《圣经》里那个在午夜没有饼待客的人（《路加福音》十一章5~8节）。在中东地区，没有饼招待客人是件非常没面子的事，而我就是那个又软弱又羞愧的人，也正因此学会如何在祷告中苦苦哀求。一旦我真的在祷告中这样哀求，就发现只要我持续寻求，天父上帝就将饼赐下，而且丰丰富富，绰绰有余。这饼就是圣灵，散发着新鲜的智慧、热情和谦卑，尤其是我迫切需要谦卑。简单地讲，我的生命开始更新了，它长远的影响可以从新生命长老教会的特征看出来，就是破碎和悔改。这个教会也就是从那段黑暗时期，从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兴起的。

显然，上帝的儿子一直在萝斯·玛丽和我心中工作，免得我们错失一生中最难得的机会，学习像他一样看待芭芭拉，像他一样用心争取芭芭拉。我对上帝一生一世都感谢不尽，他竟然将一个不幸的经历转化为一次探险，把一次本来丢脸而痛苦的经历转化为处处可见上帝之爱的旅程。

我了解有些受伤的父母可能认为我把“爱悖逆的儿女”说得太容易了，甚至造成错觉，以为萝斯·玛丽和我的灵性高人一筹，跟那些心里因家中有人背叛而痛苦的普通信徒不同。他们会认

为，既然你说“持续恒切的祷告能快速解决紧张的局面”，那么，即使你不承认，你还是给人提供了一颗“万灵丹”。

但是，我并不认为学习等候上帝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许多困扰。事实上，芭芭拉的生命光景在这段时期每况愈下，我们的祷告似乎完全不起作用。然而，在这个阶段需要改变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当我更加专心祷告，以饶恕为生活的重心时，情况有了转变。当饶恕掌管了我的心，不论芭芭拉的情况好坏我都能爱她。每当我发现自己被芭芭拉的行为激怒，以致情绪受搅扰时，我就再一次原谅她。我看见慈爱的圣灵再一次在我心中占上风，使我愿意善待芭芭拉和她的朋友。

因此，我对心中受伤的父母的劝勉是：祷告、等候上帝，并且动员其他的人为你、也为你那悖逆的孩子祷告。但是，你必须将祷告的重心放在上帝身上。研读《路加福音》十一章 1~13 节有关圣灵的应许，再查考《路加福音》十五章 11~32 节，让自己沉浸在上帝之爱的比喻里，能帮助你了解你需要忍耐、等候、默然不语、饶恕和怜爱。只要坚韧不拔，你就能将心中的苦毒和愤怒置之脑后，踏上这条探险之路。

这将是 you 一生中最壮观的一段历程。

巴芭拉的回应

我不敢想象跟父母在一起时，亲眼目睹他们对我的失望。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爱真正的我，我情愿跟一个似乎真正爱我的人住在一起。

巴芭拉表面上一直摆出一副快乐的脸孔，但真实的巴芭拉内心惊慌不安，迫切需要一个能带给她信心和安全感的人。这个人就是汤姆。他英俊、好运动、聪明，我认为要紧的条件，他都具备。然而，最吸引我的是他愿意替补父亲离开后所留下的缺口，并掌管我的生活。他劝我按时上课，注意饮食，作息有序。要不是遇见他，我很可能会精神崩溃，入院就医。

我们认识几个星期后，就形影不离了，晚上我也睡在他的宿舍。圣诞节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回家过节。他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种性格给我的家人留下极好的印象，尤其是母亲。当他抵达时，大家都忙着哥哥的婚礼。我们为爸妈主持的婚礼预备晚餐，需要大扫除。汤姆进门时，家中正是一片混乱，他立刻自告奋勇用吸尘器打扫。母亲乐歪了，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后来，在我们拆开礼物时，包装纸不幸着火，灭火的又是汤姆。汤姆的长处是化混乱为秩序。我心中窃喜。却没料到我只不过换了个父亲而已。

由于汤姆和我决定暑期在卡莱尔市同居，破坏了他给父母亲

留下的好印象。我对这个决定的意见比汤姆要坚决得多。我无法忍受暑期要回家这个想法：回家跟爸妈住整整一个暑假，身边没有我的新护花使者，日子怎么过啊！所以，我们就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告诉他我们的计划。父亲一收到信就打电话给我们，并且立刻开车来看我们。我记得那天我们在卡莱尔的一间小餐厅共进午餐。川流不息的大卡车隆隆作响，我一边吃饭，一边尝试跟父亲解释。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当然解释起来相当困难。不过，父亲说的一句话倒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他获知我和汤姆在大学时早已住在一起，暑期只不过是继续住在一起而已，他说：“既然上帝是真实的，所以我必须接受事实。我不能再相信我过去对你不真实的印象了。”

母亲的反应则不同，她受不了。虽然她没跟我说什么，但父亲却提到她病得很厉害。我心里明白，母亲一遇到压力就生病，我也知道她生病的原因就是我。虽然明知我给爸妈带来许多的痛苦，我还是按计划行事。我不敢想象跟他们在一起，亲眼目睹他们对我的失望。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爱真正的我，我情愿跟一个似乎真正爱我的人住在一起。所以，我放弃回到费城郊区的家，不住那又大又舒适的房子，宁可窝在卡莱尔一间又小又热的公寓里。汤姆上暑期学校，我则工作。整个夏天我在当地的一家洗衣店打工，每小时工资是一块七毛五美元。我跟汤姆的关系慢慢稳定下来，就像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妻。

问题与讨论

1. 为什么杰克和罗斯·玛丽很难接受他们的女儿是基督徒？

2. 你认为什么原因使杰克和罗斯·玛丽不放弃他们和芭芭拉的关系？

- (1) 你的人生中是否曾经想放弃和另一个人的关系？
- (2) 请读《路加福音》十一章 1~13 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祷告应该持什么态度？
- (3) 如果我们和一个人的关系紧张，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3. 杰克和罗斯·玛丽花时间研读浪子的比喻。请你也读《路加福音》十五章 11~32 节。

- (1) 你认为自己是故事中的哪个人？你有没有当过浪子？有没有当过那个大儿子？有没有当过那个父亲？
- (2) 你能不能学习、效法这位父亲如此爱浪子？请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真的正在面对一个浪子，爱这个浪子表示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实际行动？

4

芭拉对上帝的真实体验，和盲人对日出的体验可以说不相上下，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这场快乐的儿戏婚姻，她一心只求自己的高兴。

儿戏婚姻

“你愿意接受这人做你合法的丈夫吗？”
“我愿意。”

就凭这句话，芭芭拉的男朋友汤姆成了她的丈夫。他们结婚的日期是1974年1月5日。

整个庆典很有品位，连天气都作美。婚礼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小雪，给这间圣公会的石头教堂和美丽的庭园穿上了一层银纱。没有叶子的黑树干在雪中显得格外挺直，能让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以为自己置身于一个古老的英国乡村。

穿着白色婚纱的芭芭拉是那么美丽动人，肩膀宽阔的汤姆穿着黑色的礼服，看上去是那么英俊。我修改了部分婚礼程序，除去一切基督徒特有的内容，因为他们和我都不希望他们承诺一些基督徒必须承诺的誓言。可是正如他们所预料的，我简短地讲了一篇有关基督拯救之爱的道。他们俩的一些大学同学事后还特别过来跟我谈话，简直让我高兴极了。

其中一个人大致是这么说的：“你的话深深抓住了我的心。我似乎错过了生命中一些重要又神秘的东西。这些东西你清楚得很，我却一无所知。”

我跟其中几位同学交谈了一会儿，分享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喜乐。我有预感，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开起。同时，我深信有一天

这些年轻人会皈依。

我们五个孩子的婚礼，只有这次除我以外没有其他家人参加。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彼此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不妥之处。巴芭拉这么认为，她的哥哥和姐妹们也这么认为。巴芭拉的大姐罗斯安和她的丈夫吉姆当时在日本无法分身，其他的哥哥姐姐都鼎力相助。除此之外，麦坎尼维教会，新成立的新生命长老会以及威斯敏斯神学院的老朋友都来帮忙。

巴芭拉的二姐路得是个金发、蓝眼、顽皮、风趣而又严肃的女孩。她为巴芭拉做礼服和新房的窗帘。路得、罗斯·玛丽和卡伦一起打扫新房。主掌婚礼后餐点的是个黑人，他原来信奉伊斯兰教，后来信了耶稣，巴芭拉曾为他的归主出过一分力。此人是个出色的厨师，为了表达他对巴芭拉和我们全家的感激，他在一些自告奋勇的女信徒的协助下，做出各式各样的点心和美食，并以他艺术家的品味，使得整个餐点的摆饰几乎可以和皇室的婚礼媲美。

整个婚礼处处可见爱心的表达，就连巴芭拉都被感动了。主掌餐点的那位弟兄带着满面笑容，温柔地对她说：“巴芭拉，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你无法永远逃避上帝的爱。总有一天他会抓住你的。”

我希望巴芭拉有所改变。婚姻会不会在巴芭拉的生命中掀开崭新的、医治的一页呢？可惜不久我就发现她还是在逃避上帝。从她和汤姆的价值观看，他们的婚姻成功的几率可能不大。

婚礼中我曾经说：“婚姻是上帝的恩赐，将两个不同的生命连在一起，通过这神圣合一的经历使二人的生命更加丰富。但这个美妙的关系不会自动形成，人若不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

要之前，可以说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巴芭拉和汤姆听见这些话了吗？他们似乎听进去了一些。

接着，我又说：“婚姻的成功在于彼此与对方能够合一。把合一当做理想很容易，而人的难处却是没有能力落实这个理想。我们根本做不到爱人如己。我深知如果靠我自己，是不可能自发地、不计代价地以忘我的爱去爱另外一个人。

婚姻的失败往往由于我们难以接受蜜月后的现实，这现实就是夫妻俩都有不同的意志：丈夫要按照他的意思行事，妻子也要按照她的意思行事，这就是隐藏在冲突背后的主要原因。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都想辖制对方，利用对方满足自我的需要。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意思占上风，所以我们需要自我以外的一种大爱介入，来净化、重整我们。我们需要上帝改变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其实，基督非常愿意这么做。他温柔地来到我们面前，甘愿做我们的救主和主。他是鲜活的上帝，我们能借着祂学会做与自己本性相反的事，就是把配偶的需要放在首位。因着祂，我们的罪得赦；也正因罪蒙赦免，我们爱人的心才能每日更新，我们才能饶恕别人，才能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看见耶稣所带给婚姻的喜乐真是令人兴奋。然而，如果他不与我们的婚姻同在呢？会让我们觉得这种合一和爱是一种达不到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在压力和忙碌中很快就会消失。”

我希望上帝利用婚姻生活的实情，使得这一对外表相当自信的夫妇谦卑下来。但不久后，事实证明他们一直在抗拒上帝。他们没有表示他们需要“上帝大爱的介入”。没有基督在他们当中，婚姻的契约很快成了一种压制。可惜，巴芭拉和汤姆都被年轻人的激情所控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快乐。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

比“为了自身的快乐而牺牲他人”更让人不快乐的了。

你可能认为有基督教背景的巴芭拉应该会看到这一点。有儿女在外流荡的父母，往往看见儿女犯错，心想：“她应该知道的，她也确实知道。那她为什么明知故犯呢？”但是，期待她看出上帝的智慧，等于期待盲人有正常人的视力。巴芭拉对上帝真实的体验，和盲人对日出的体验可以说不相上下，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这场快乐的儿戏婚姻，她一心只求自己的高兴。

她现在的口头禅是：“我终于快乐了！基督教信仰真是个大重担，我终于解脱了。所以，别期待我再回到老路上去。”骄傲又没安全感的她根本不承认婚姻无法带给她满足。

柯·亨利博士是我们家的好朋友，也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牧师。这对新人婚后数月，他到卡莱尔去探望他们。事后，他来信说：

“他们很客气。同时他们也说，他们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听到什么新道理，是你们还没告诉他们的。他们对我倒很客气，但对上帝的真理却很冷淡，似乎与他们完全不相干。巴芭拉表现得尤其明显。她还告诉我，在她决心不再理会上帝的真理之后，她的生活已经由愁苦转为快乐。”

在巴芭拉的头脑中，“上帝”和“愁苦”是同义词。对她而言，这是事实，对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来说，这种对上帝的看法也是事实。其实这种看法有它的道理。如果上帝对你是个无情的审判官，而你又完全不明白耶稣替你死，使你罪得赦免的意义，那么你又怎么能领受上帝的爱呢？

这种态度对父母来说，是相当大的威胁。父母或许很想对她说“你看来并不快乐”，结果势必会引起更大的争论。另一种可能是父母想远离她，以受害者自居、自怜。结果是你耍你的手

段，她要她的手段。

但是，上帝不跟我们耍手段。他一直积极地借我们和其他许多信徒的爱追赶着巴芭拉。因为他是上帝，他的方法令人惊奇。我是一个急性子，上帝的耽延对做父亲的我来说，实在难以忍受。我隐约觉得，上帝在这件事上看起来慢吞吞的，可能是他的计划比我的计划大得多。难道他的介入比我想象的更全面吗？或许他的计划需要较长时间去执行，但等候却是不愿意忍受的。他让我们的爱被人忽视，被人视为理所当然，他把我们的梦想放在一边。

接下来的一年半，我开始了解这个大计划。基督徒在婚礼上表现出的爱心没能转变巴芭拉和汤姆对基督教的想法。这虽然令我失望，但却迫使我回到上帝面前。当祷告默想时，我忽然醒悟，要紧的不是单单让巴芭拉回头，而是让上帝在整件事上得荣耀。怎么才能显明他的荣耀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一直不很清楚。现在我知道了，不管巴芭拉如何，他要借着他对巴芭拉的爱彰显他的荣耀。真正的爱是经得起考验的，即使对方不接受，仍然还是要持续下去。

保罗说，上帝所赞赏的，不是那些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的人，而是那些“恒心行善”，长期顺服上帝的人（《罗马书》二章7节）。《圣经》指出坚忍的性格在耶稣的一生非常突出，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受苦时尤为显著。《圣经》也特别强调，当上帝命定的苦难临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何等地坚定，绝不逃避。《希伯来书》十二章2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圣经》告诉我们，爱若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下

去，就算不上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在十字架上待了一个钟头就随意地说：“赦罪的代价太大。我不干了。我现在要下去。”他在爱中坚持到底，一直到他以得胜的口吻说“成了”为止。当他向天父上帝报告工作完毕时，就表明天父上帝所有的意旨他都完成了。

同样，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任务。我们要完成任务，就必须坚持到底。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成熟，才能看清我们以往认为的爱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有多少时候，我们不肯坚持下去，正显示出我们的爱是多么肤浅。但上帝要我们活出的爱，是肯付代价的爱，是夜以继日的爱。这种爱在上帝的眼中是善行，在教会中、在世界上都能彰显他的荣耀。不仅如此，它也与献上赞美祭一样，能让上帝的心欢欣。

当时，新生命教会的工作正在迅速发展，但每当巴巴拉和汤姆来访，我总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空陪伴他们。我跟汤姆玩西洋棋，罗斯·玛丽和我也到卡莱尔去探望这对新婚的夫妇。每当汤姆参加球赛，我们都去加油，我也跟巴巴拉讨论书籍和课程。那时她对西班牙语特别有兴趣，我也跟着起劲。难道我们这段时期的坚忍，因为看起来没有结果，就白费了吗？我不这么认为。爱是不会白付出的。爱是上帝的恩赐，他乐于见到我们活出爱。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高潮，我逐渐成为一个熟练的牧师，一个不仅能谈论爱，更知道如何在生活中活出爱的牧师。

在等待和坚持中免不了有痛，但却经历了许多恩典。

巴芭拉的回应

我认为既然摆脱了爸妈的宗教，就可以随心所欲。

我应该享乐，可我却愈来愈难以装出一副已经找到快乐的样子。

我以为爸妈和他们的朋友没有乐趣，而我现在的生
活同样没有乐趣。

汤姆和我已经像一对结婚已久的夫妻，下一步理所当然就是正式结婚。在这点上，我的意见比汤姆要坚定。我认为婚姻可以给我充分的理由与爸妈更加疏远，而且可以确保我的独立，不受干扰。为了达到独立自主，我不再接受爸妈在教育费用上对我的资助，我决定休学，自食其力，但汤姆还是继续念大学。

可是，我从来不愿考虑我的婚姻是否会美满。感恩节假期的时候，我们回家过节。当父亲针对我即将结婚的事，平静地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时，我发怒了。当时，父亲和我单独在饭厅，围着橡木的大饭桌坐着。在简短的开场白后，他丢下这颗子弹：“我简直看不出你和汤姆的婚姻有成功的可能。”

父亲就像对着牛挥红旗，使我跳起来大声喊叫：“就是因为
我们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你认为人除非是基督徒，否则他的一生不可能顺利。可惜，我偏偏不接受这个观点！”我哭着跑出饭厅，根本没有给父亲解释的机会。我开始筹备婚礼，不再与爸妈

讨论这件事。

婚礼相当美好。爸妈的朋友尽了全力让婚礼进行得顺利美好，可是我的心情却不好。我忙着让大家准备妥当，好去教堂，而父亲却向我的两个伴娘传福音。我整天都很别扭，可怜的汤姆只有忍受。问题是我们不再是恋爱中的情人，我已经不得不面对现实。婚姻看来不是一条出路，而是另一个笼子。然而我不肯向爸妈求救。

我在卡莱尔找到一个绘图的工作，每天在一张大纸上画很细的线条，下班后累得不得了，吃完晚饭就体力不支倒在床上。这么一来，汤姆就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朋友在一起打球或闲逛。我原本就不善于结交朋友，现在我们又住在校外，我交朋友的机会就更少了。

后来，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我们花很多时间一起整理房子，因此我不再感到无聊。可是，当我换工作，到州政府做打字员的时候，我的不满和孤立感就愈来愈明显了。我认为既然摆脱了爸妈的宗教，就可以随心所欲。我应该享乐，可是我却愈来愈觉得难以装出一副已经找到了快乐的样子。我以为爸妈和他们的朋友没有乐趣，而我现在的生活同样没有乐趣。但我也也不想有所改变。汤姆能调整我的生活，但我这时不再觉得这是一种安慰，反而是一种压制。

21岁生日那一天，我的不满达到了极点。汤姆忘记买礼物送我。当天我倒车时碰到电线杆，回到家时，家里又空无一人，百感交集之下，便写了一首诗，讽刺男人忘记妻子的生日，然后趴在桌上大哭。

问题与讨论



1. 在本章中杰克曾说：期待巴芭拉看出上帝的智慧，等于期待盲人有正常人的视力。

- (1) 你这一生曾经期待谁“有正常人的视力”？她为什么不能看出上帝的智慧？
- (2) 如果我们觉得有人活在虚妄中，那么和他相处的时候会想要做些什么？
- (3) 如果按照上帝的原则，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她？

2. 巴芭拉和汤姆结婚的时候，有许多基督徒来帮忙，表现出他们对巴芭拉的爱心，杰克和罗斯·玛丽以为巴芭拉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 (1) 杰克最后认定，上帝在这件事上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杰克认为的更大计划是什么？
- (2) 在你一生当中，有哪件事也适用这个原则？

3. 请读《罗马书》二章7节和《希伯来书》十二章2节。

- (1) 杰克说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应该要效法基督的爱。
杰克特别强调要效法这份爱的哪个特质？
- (2) 为什么这对我们特别难？
- (3) 为什么上帝喜欢我们像基督一样坚忍？

5

有时候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家在效法造物主时达到的，而造物主不正是从混乱中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吗？

我很高兴接受了吉尔和路得的忠告，治死了潜伏在每个父亲心里的那个霸道的校长。

不戴降落伞跳伞

1 975年9月，巴芭拉离开汤姆。她走进家门时面色阴郁，好像下了一周雨的天气一样。然后，她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回事。她的叙述有些颠倒杂乱，意思是“我们要离婚”。可是看上去要离婚的是她，而不是汤姆。

不论是谁提出离婚的要求，结果都一样，就是痛苦。巴芭拉心里很难过。我们看得出来，她仍然爱着汤姆。这爱就像一把刀，割扯着她的心。她的脸色苍白、忧郁。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罗斯·玛丽也是一样。然而，看见自己的女儿起码暂时不再游戏人生，不再跟我们耍手段，倒是一种解脱。虽然我不愿见到她受苦，但看见她的良心有受到责备的迹象，我倒是挺兴奋的。她忽然变得有人性、更真实，甚至承认她也有错。三年来，这是她第一次为某些事懊悔。

她还甚至征询罗斯·玛丽和我的意见，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在矛盾情绪的煎熬下，她问我们：“我究竟该怎么办？”

我问了她几个问题，然后指出要害：“巴芭拉，你是否想继续维持和汤姆的婚姻？”

她想了很久。我们耐心地等候。我知道巴芭拉习惯归罪于他人，所以我问她这个问题，是要把责任丢给她，要她自己决定。她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等待她做出决定，不给任何意

见。“芭芭拉，”我们解释道，“你应该知道我们对离婚的看法。问题是你到底还要不要这段婚姻。”

最后，她说她还是爱汤姆。

于是，我同意给汤姆写一封信，请他再考虑一下。我在信中说，芭芭拉再三考虑后，希望继续他们的婚姻。我同时也强调，请他从上帝的角度看婚姻。这是他们婚后我第一次这么说。可是，我并不期待他回信。我以为既然芭芭拉一直将她的问题归罪于罗斯·玛丽和我，汤姆想必对我们也有很深的成见。然而，使人和睦是一件好事，我总该试一试，说不定会有好结果。

我对汤姆的印象不错。他跟芭芭拉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大多不愿接受道德的约束，但他其实来自一个道德高尚的家庭，也愈来愈不喜欢芭芭拉费城的那些对性无所谓的朋友。芭芭拉恢复跟这些朋友来往，也是造成他们之间矛盾的一个原因。

就我们来看，过去的经验使我们怀疑芭芭拉是否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不错，汤姆对婚约不够认真尽力，是令她不满的主要原因。但是，汤姆会怎么说呢？芭芭拉喜欢结交的朋友大多是婚后看情况再定婚姻规则的人。看来，芭芭拉是在效法这些人。

没有多久汤姆就回信了。汤姆决定办理离婚手续，芭芭拉跟她费城的朋友又混到了一起。罗斯·玛丽绝望了，我的心则刺痛不已。我们觉得，芭芭拉向着危险直奔而去，我们却无力拦阻，只能摇头叹息。我们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就像做了个噩梦，梦中，你看见一个人预备跳伞，等他往前跳出飞机时，却忽然发现他没戴降落伞。你想大声警告他，却叫不出声来。你用尽力气也发不出一点儿声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人坠落。

再一次，我们需要面对基督徒生活中“死”的考验。除非我

们踏入坟墓，否则就不可能复活。我深深相信，天父对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每一次失败的经历都是这计划的一部分。他容许毁灭，为要在原地建立更美的建筑。我们的责任不是逃避痛苦，而是面对苦难，让基督安慰我们，化危机为转机，化苦难为祝福，学习、认识上帝的爱是多么深厚。

我们有一个艺术家朋友，他将这个真理解释给我们听。他家坐落在郊外，庭院设计美得出奇。他知道我们非常欣赏他的家，罗斯·玛丽和我都认为这是我们见过的最美丽的房子。这栋房子位于一座小山下的平原，旁边有一条小溪，小溪对岸是六十英尺高的石壁。房子和山之间是精心设计的一些小路，路边种着各式各样的树，其中最多的是松树。房子是模仿英国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加上一点东方的色彩。这个设计可说是自然和人工的最佳结合。

当罗斯·玛丽和我赞不绝口时，主人拿出一些相片。一开始，我们看不出这些相片是在哪儿拍的。相片展示的是被推土机搞得乱七八糟的一块地。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他笑着说。

“不知道。”我们回答说。

“你们就脚下的这块土地！”

我们大吃一惊。于是他解释说，有时一个艺术家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念，要完全清除他正在处理的东西。艺术家为了成就他的理想，不得不先制造混乱，设计一个美丽的庭院之前，往往要先摧毁旧有的结构。你需要看到最后的结果，才能真正体会艺术家的意思。有时候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家在效法造物主时达到的，而造物主不正是从混乱中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吗？

这正是上帝在芭芭拉身上的工作，但当时我并不清楚。我不

愿意眼看着她陷入自己制造的混乱中，我也不愿意参与这个拆毁的过程。我恨不得呼叫：“主啊！停下推土机，让我的庭院维持现状吧！我已经受够了。”

就在这时，罗斯·玛丽告诉我，我们的媳妇吉尔和女儿路得想跟我谈谈。当我跟吉尔见面时，我发现她真有智慧。

“我和路德知道你与母亲有多么关心芭芭拉，但我们认为，目前‘完全放手’是上策。现在她已经体会到，你们对她的爱是多么强烈。然而，如果她只看到你们的爱，她就不可能看见基督，因为你们成为了她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太大，完全挡住了她的视线。”吉尔说。

路得也谈到这点。她问我：“爸爸，你还有什么需要告诉芭芭拉，而没说过的？”

我仔细地想了想，回答说：“没有。我想该讲的我都讲过了。”

“那就好。我确信你和母亲若能退一步，放手，圣灵就能做工。只要芭芭拉感觉你们在情感上给她施加压力，圣灵就无法将基督显明给她。目前，她只感受到你和母亲的爱，而你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这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建议。如果要追溯源头，这种智慧只可能来自上帝。我确实对芭芭拉太紧张，让她只感觉到我的关心和爱，而没有给她机会让她自己因错误和挫折而认识和转向上帝。我在她生命中扮演了圣灵的角色，这么一来，她只感受到我的存在，而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在整个过程中，家人对我们的支持实在宝贵。我们的子女没有一个指责芭芭拉，也没有一个批评她。路得甚至帮助我看到此事幽默的一面。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我们也实在需要幽默感。

圣诞夜那一天，芭芭拉带着一个客人回家团聚。此人名叫约翰。为了这次见面，芭芭拉早就把他的一些摄影作品拿给我们看。这些相片都是一流的，无论是取景角度或影像的逼真程度，都彰显出他的创意。但这些作品表达的热情强烈得叫人有点儿不舒服。无论如何，我决心要保持我的幽默感。

芭芭拉和约翰开着他那辆深绿色的跑车来。约翰穿着黑色丝绒的上衣，戴着深色墨镜。他长得很帅，身材细长，举止得体，看上去挺机警，又不失稳重。芭芭拉介绍他的时候，他很有风度，只是稍稍显得有点儿拘谨。芭芭拉显然相当欣赏他。

芭芭拉介绍约翰时，像在编故事，漏洞百出，却富有创意。她说约翰靠赌博为生，并进一步解释说“他赌职业足球”。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赌博，可我怀疑他靠此为生。我没说什么，只站在一边享受放手的滋味。不管芭芭拉知道不知道，她陷得很深，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一个安全网去救她。

从那时开始，芭芭拉的装束有了显著地改变：衣着昂贵，戒指和手镯是纯金的。她似乎找到了她想要的，正在扮演着一个“快乐的皇后”。

那天晚上，她决心要证明给我们看，她是多么快乐。我也不甘示弱，把我们对芭芭拉的爱同样也给了约翰，而且不问任何问题。因此，不一会儿约翰就跟大家打成了一片。我们的孙辈们甚至还坐在了他的腿上。

罗斯·玛丽和我继续祷告，等候上帝的“介入”。我很满足，深信上帝掌权，值得信任，他会按照他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法抓住芭芭拉。我很高兴接受了吉尔和路得的忠告，治死了潜伏在每个父亲心里的那个霸道的校长，可以把芭芭拉当成一个非基督

徒来对待。这种自由对我来说非常宝贵。靠着上帝的帮助，我解脱了。在情感方面，我从与芭芭拉之间破坏性的争吵关系中解脱出来，开始向上帝学习建设性的属灵争战。我深信从混乱中会产生一个新的创造，一个能荣耀上帝的创造。

芭芭拉的回应

我把内心的混乱和爸妈的宗教信仰对我的深远影响娓娓道来，这种影响我至今仍然难以摆脱。

爸妈使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罪咎，对此我应该得到人的同情。

汤姆既然已成为我生命的中心，在我忍受不了当时的生活时，我便归咎于他。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既迷人又刺激的乐园，如果我能找到它，我想我一定会快乐的。当我认识约翰的时候，我以为我发现了这个地方。他成熟，有吸引力，又富有。昂贵的跑车，景色优美的房子和各种外国种的猎犬，无不显示出约翰的品位很高。他认为我适合他的生活方式，我当然巴不得如此。再说，他的财富事实上来自买卖毒品，这更增加了一份他在我眼中的魅力。

所以，我离开汤姆，开始与约翰一起生活。我的外在生活顿时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不需要早上六点起床上班，月底的时候我也不需要为账单操心。我们每天游手好闲，不是吃大餐，就是逛

高档商店、买昂贵的礼物送给自己或他人。我们经常一接到通知就立刻飞到佛罗里达州去交易。我的家人过去常开玩笑说，我这种人应该每天早上有人给我送早餐到床上。虽然我听了会一笑置之，但我私下真希望如此，我就应当享受这种生活。现在，我就正享受着这种生活。当约翰请了一位管家时，我简直乐歪了。从此，我不想做的事，我都不需要做了。

起初，唯一令我不安的是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反应。大家都很吃惊，我居然会离开汤姆，跟一个钱满箱、腰带枪的毒品商同居。我的好友萨莉带着男友来看我，她的男友被成堆的现金、枪以及好多租来的汽车吓坏了，半夜就吵着要回去。另一个朋友贝济，来看过我一次就不再与我联络了。多年后，她说约翰吓坏她了。在约翰身边，她总觉得有点儿不安全。

我的家人虽然没说什么，但很明显他们心里感到不安。约翰第一次和他们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为约翰的工作提出三项解释：他是个油漆匠、摄影家和职业赌徒。可是，我那个靠油漆房子为生的哥哥却想不通，为什么约翰比他赚的多得多。当他好奇地追问约翰，他有什么窍门的时候，嫂子却在桌子底下用脚踢哥哥。我有一个姐夫是业余摄影师，他静坐一旁看约翰展示他的作品。我看得出来他知道这些相片不是出自职业摄影师之手。相片的质量虽然不错，但是水平不够高，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说约翰是个职业赌徒。家人既然不再多问，我想家人不是信了我的话，而是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但是，我和汤姆的离异仍然像一大片黑云，压在我头上挥之不去。虽然我在家人面前把他描述得一文不值，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对婚姻的破裂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他对我们的婚姻忠

诚，而我却不忠。当我听说汤姆和另一个女人同居时，我还伤心得不得了。虽然我和约翰住在一起，但我还是想着跟汤姆和好。我跟他打电话长谈，期望说服他再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不用朋友帮忙，我也知道这是多么不通情理。于是在绝望中，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

我的心理医生安静地聆听我的倾诉。我把内心的混乱和爸妈的宗教信仰对我的深远影响娓娓道来，至今我仍然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她愈是安静，我就愈是说个没完。爸妈使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罪咎，对此我应该得到人的同情。我边说边想，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从心理医生那里得到我该得到的同情。结果，她只对我说，她对我的过去不感兴趣，她只想知道我怎么处理现况。多么扫兴啊！我对每周一次的见面感到愈来愈痛苦，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我期待的同情。

当约翰建议我们迁居到波科诺山时，我便一口答应。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在这章里说，他看到女儿的婚姻破裂，就好像看到一部推土机把一个美丽的庭院夷为平地一样。

- (1) 你这一生有没有碰过这种推土机？有没有在别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推土机？
- (2) 杰克最后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推土机？

2. 杰克的女儿和女婿都劝杰克放手，退一步，不要再建议芭芭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也劝杰克不要整个人都陷入到芭芭拉的问题里。

- (1) 他们是基于什么考量才这样劝杰克的？
- (2) 杰克和罗斯·玛丽既然已经知道，他们必须放手不管芭芭拉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重复好几次才学会这个功课？请说说您的看法。

3. 杰克说，他想在女儿的生命中扮演圣灵的角色。

- (1) 在你一生当中，是否也曾经想在谁的生命中扮演圣灵的角色？
- (2) 你认为你的这种念头，对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 (3) 如果要停止扮演这种圣灵的角色，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

6

不肯饶恕确实是个难题，难就难在它像一条隐藏的根，深入人心，而人却往往不知晓。

你求上帝赦免你的儿女，可是你的心里却积存着许多他们得罪你的记忆。

你总不会希望看到你生命中的地下室制造毒气，悄悄地渗透到你生命的客厅进行破坏吧！

饶恕的生活

有一天，巴芭拉的一个朋友莉萨打电话给我。她说她看到巴芭拉与我不和，心里很难过。她还说，巴芭拉有意要跟我和好，不知我的意思如何。我谢谢她的关心，表示愿意考虑。

虽然她没有表达得很清楚，但却清楚地传递出巴芭拉在生我的气。我满可以回答说：“不要忘了，我是受害者。要想和解，巴芭拉得主动。”然而，我知道《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我们若知道我们得罪了什么人，我们有责任主动去找那个人，尝试除去我们之间的隔阂（《马太福音》五章 21~26 节）。

再说，你跟孩子一起生活了 18 年，却以为没做过得罪孩子的事，未免太幼稚了。想想那些再明显不过的事，如缺乏爱心、态度冷漠、生活忙碌以致没时间聆听孩子的心声等，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你要知道，一个不懂得饶恕的年轻人，肯定是背负着一大袋子怨恨。

所以，我把我的恐惧放在一边，凭着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给巴芭拉打了一通电话，约她见面，然后一起来到公园散步。我们谈了一会儿后，就停在一座桥边，我说：“巴芭拉，我想你对我有些不满。或许我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她只犹疑了一会儿，就说：“不错。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你

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我眼中你是完美的。”她停了下来。

我立刻回想到巴芭拉小时候的情景。那时我们住在加州的里彭市。我在高中教书。放学后，我们常常全家出动，一起开车游玩。有时我们开到山上，有时我们下河游泳。在车上巴芭拉总是站在我的后边，双手放在我的肩上。巴芭拉不但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好朋友。全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唱诗歌，讲故事。领我们唱诗的是罗斯·玛丽，讲故事的是我。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巴芭拉吸收了我讲的每一个童话故事、圣经故事和《韦斯斯特小要理问答》。我知道我是巴芭拉心目中的英雄。

巴芭拉接着说：“等我长大了一些，我发现人不可能那么完美。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你也有一些缺点，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我的记忆中，每次面临问题，遇到危机，你总是挺身而出解决问题，在你周围也总是有一群崇拜你的人。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总是那么完美，那么稳妥。”

我感觉到这些话后面的愤怒。

于是，我说：“巴芭拉，我真的为此感到抱歉。我并不完美。对不起，我竟然给你这样的印象。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应该告诉你的，可是我没有。请你原谅我，好吗？”

她脸上的怒气消失了，她抱住我，哭着说：“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这一刻实在太美了。这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他的爱在我们心中工作，应允了众人的祷告，成全了他的美意。这也是有益的争执最好的例证。若是按照我的意思，我会修剪她的道德生活，叫她离开像约翰这种人，建议她放弃穿金戴银的生活。然而，此时，我们若不先重修旧好，我不但什么也做不到，反而会

让我们父女之间更加疏远。这时候，她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是我要以无条件的爱爱她。其实，这正是父母最有力的武器。对那些悖逆的孩子来说，这也是唯一能攻破他们的坚固营垒，触动他们心灵的武器。

芭芭拉马上把话题转到这个方向。她说：“爸爸，我需要知道你确实爱我，而且是没有条件的！”

“我确实是这样的。我还会继续这样爱你。”我回答说。

我们的谈话在继续。为了要让她得到更多地解脱，我问她：“还有没有别人惹你生气？”

芭芭拉想了几分钟，然后提出几个教会里的人。最让她恼火的是教会学校的两个老师。

她的表白立刻造成一个挑战。从她的口气你可以听得出来，对这两个老师，她仍然耿耿于怀。我请她原谅这两个老师，也原谅她提出的那些人。可是，她的问题是 she 弃绝了上帝和他的真理，而彻底饶恕却只能在信仰的前提下产生。这样原谅他人，对她来说就是一个痛苦的挑战。如果你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处在悖逆之中，你怎么能饶恕人呢？如果你否认上帝的律法、否认你已触犯了这些律法，你怎么能饶恕人呢？

“我不知道怎么饶恕他们。不过，我同意需要饶恕他们，需要除去我心中对他们一切的怨恨。”她回答说。

我并非不同情她。她面对的确实是一个难题，这也是每一个拒绝顺服上帝的人都要面对的。你除非先认定上帝的主权，承认他是统管整个世界的，否则你怎么能了解你周遭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芭芭拉不是个无神论者，也不是个不可知论者，她只不过是刻意压抑心中对上帝的一切意识。到目前为止她还算成功，

可是要想饶恕人，她必须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必须进入基督的国度。她不仅要承认上帝的存在，还要按照他的指示行事为人，才能饶恕人。换言之，饶恕那两个老师，就等于表明她愿意服在上帝的权柄下。

“或许，你不需要把事情都想通，就直接向前一步，原谅他们。”

“我不知道怎么办，说不定我根本不愿意原谅他们。爸爸，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努力的。”

然后，我像领小孩一样领着她，把她提出的人名重复一遍。每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先说“我原谅你”，然后我让女儿跟着我说一遍。过了一会儿，她似乎轻松多了。我看得出来，她心中的积怨慢慢消失了。这证实了我的信念：人生在最没办法的时候，上帝的原则仍然是通行无阻的。

我们的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又是好朋友了，过去凝结在心中的对芭芭拉的错觉已经消除了。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真理上的，真是太好了。

同时，这种新的父女之情给了我一种新的自由，让我有勇气跟芭芭拉说心里的话。在我们分手前，我认为是在上帝的驱使下，我对她说：“芭芭拉，有一件事我们不必讨论，不过我想让你知道，就是我也原谅你。我原谅你对我一切的怨恨和不满。”

我的口气温和，并且是用爱心说的。她看来非常在意，也许还有点意外。我并没有料到我这次的行动，居然会在芭芭拉心里引发一连串的思想，继而带来一些积极有效的改变。

虽然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对我们这次见面过程有疑问，然而我却认为我在芭芭拉生命中的严冬，看见了春天即将来临的绿意。对有些信徒来说，这么做似乎不合乎《圣经》。他们或许会说：

“得罪你的人若不悔改，你就不可能饶恕他。”有的人甚至认为，除非等到那人悔改了一段时间，并且确实在生活上有所改变，否则你就不应该饶恕他。这些人忽略了饶恕也有阶段。第一步，即使得罪你的人仍然我行我素，没有改变，你还是先饶恕他。但你饶恕他，是希望有一天他会悔改。第二步，当这人表态，愿意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后，你对他的饶恕自然进深了一层。在这个阶段，你会伸开双手，欢迎这个悔改的人。

从《圣经》来看，饶恕是新约的核心。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我们的罪就得蒙赦免。这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礼物。接受这礼物的人从此要过一种独特的生活，这种生活涵盖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各个层面。信徒因为得蒙神的赦免，所以才能赦免得罪他的人（《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28 节）。事实上，信徒应当从心里随时赦免人（《马太福音》十八章 21~35 节；六章 12、14 节；《马可福音》十一章 25 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即使他的仇敌仍然在一旁幸灾乐祸，没有任何悔意，他仍然赦免了他们（《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34 节）。同样，当司提反殉道前还在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使徒行传》七章 60 节）。虽然逼迫他的人是那么狠毒，一点悔意都没有，司提反还是祈求上帝赦免他们。

关于饶恕，还有一点隐藏的真理，即“操练全面的饶恕，能帮助我们胜过自以为义的心态，也能帮助我们胜过那种有点‘享受’被人伤害的感觉”。我很清楚，我若想解决我跟巴芭拉之间的纷争，就必须把这些感觉从我生命中连根拔出。我们之间确实有冲突，对此绝不能视若无睹。我们都是在战场上打仗的士兵，可我们却不属于同一阵线。因此，我必须自律，只使用元帅指定

的武器。经常操练饶恕，自以为义的心态自然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其实，指责别人和淤积于心的怨恨不是上帝要用的炮弹，而是黑暗之子使用的卑鄙手段。

再说，不肯饶恕确实是个难题，主要是难在它像一条隐藏的根，深入人心，而这人却往往不知晓。当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祷告失去了作用，因为他不肯饶恕，以致使圣灵担忧（《以弗所书》四章30节~五章1节）。

让我们再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当你祈求他插手，拯救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你其实是在说：“上帝，求你在我的儿子心中工作，好让他能上天堂。千万别惩罚他，求你赦免他，拯救他。”上帝体会我们的心意，但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正好跟你的祷告相反。你求上帝赦免你的儿女，可是你的心里却积存着许多他们得罪你的记忆。你可怜自己为这些走上歪路的儿女受了许多苦，其实，你根本没有原谅你的“芭芭拉”或“约翰”。你说：“我得先看到他回头，我才能原谅他，否则我做不到。”你想想看，你若是存这样的心态，上帝能听你的祷告吗？

几年前，有一个基督徒的母亲请我为她的女儿祷告。她把女儿悖逆的故事仔细说给我听，我一边听，就一边怀疑这并不是整个故事的真相。

我尽量委婉地说：“如果你的女儿今天回来向你道歉，你会欢迎她回家吗？”

她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奇怪。她说：“当然不可能。她太伤我们的心了，我们不能原谅她，我们根本不可能欢迎她回家。”

我又问她，她的家人是不是需要时间适应这个悔改的女儿。不料她头摇得跟拨浪鼓似地，表示她根本没有把握她的家人会原

谅女儿，忘记过去。她倒是挺坦白的。显然，让这家人耿耿于怀的是：原本是家中一名忠实的成员，竟然背叛了这个家。这种被人出卖的感觉凌驾在上帝的爱之上，这家人似乎爱上了他们自己的伤痛。

我告诉这个母亲，她们一家人比她的女儿更需要悔改。我向她们保证我对他们的爱，就当场请她和我一起为她偏行己路的家人、偏行己路的女儿祷告。我知道上帝的恩典够用，希望有一天他们全家都能体会上帝的赦罪之恩。

上帝掌管万有，看顾万物，所以当父母面对儿女长期的悖逆时，不要忘记，这正是学习认识上帝处理饶恕这个课题的大好机会。要学习他的方式，就要查考本章列出的《圣经》章节，然后对自己进行健康的反省。你总不希望看到你生命中的地下室制造毒气，而且悄悄地渗透到你生命中的客厅进行破坏吧！

你不妨求上帝差遣圣灵鉴察你的心，光照你，使你看清你生命中的地下室有些什么。总之，地下室只要是干净的，你就没有顾虑。否则，你得大扫除，除去生命中所有的垃圾，好让饶恕的新鲜空气进来。

巴芭拉的回应

虽然我住的地方离爸妈更远，可我的心却离他们近多了。这是我平生头一次感到爸妈接纳了我的本相，而不是他们期待中的我。我的父亲向我认错后，我觉得他更有人性。

我跟约翰搬到波科诺山之前，我到费城去了一趟，看望一些朋友。我住在朋友的一所古老的石头房子里。一天，当我正在楼上卧室休息时，我的朋友莉萨上楼来，对我说：“你的父亲来看你了。”

我下楼去迎接父亲的时候，心情很复杂。不过有一点倒挺让我受感动，就是父亲居然肯主动来找我，尤其是到这里来，毕竟这里的一切跟他的信仰和生活截然相反。同时，我也猜想他此行的意图是什么。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小时候一样，好像听到父亲站在楼梯底下叫我：“巴芭拉·凯瑟琳，你给我马上下来！”每次他连名带姓地叫我，就表示我有麻烦了。父亲这时是不是正暗暗地叫着“巴芭拉·凯瑟琳”，我不知道，所以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们寒暄了一阵后，他邀我出去散步。我们边谈边走。当我们走到一座桥边时，停了下来。我紧张地把一根树枝丢到河里。父亲忽然问我：“你是不是有些事需要原谅我？”确实我对父亲

有很多不满，不过我当时惊讶得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我几乎记不起父亲承认他做错过什么事。在我们家，通常是他对我们软硬兼施，直到我们承认错误才肯罢休。这正是我对他不满意的地方。我知道他有弱点，我到底跟他生活了18年之久，但我从没料到他会跟家人认错。爸妈起争执的时候，妈妈的处理方法是生病。她一生气，身体就会过敏。在我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里，我认为父亲应该为母亲的病痛负责。当我把心中的这些话说给父亲听的时候，令我更加惊讶的是，他居然请我原谅他。当我说我原谅他的时候，我们拥抱在一起，都哭了。

跟父亲谈话总是有利有弊，这次谈话也不例外。我原谅他后，他说他也原谅我。他提到那次他和母亲送我到迪金森大学，我下车时头也不回就跑进宿舍，很伤他的心，不过他愿意原谅我。对我而言，这倒是一件新鲜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伤了他们的心。起先我感到纳闷，他居然肯原谅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犯过的错。然而，当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的良心开始责备我。

我想，可能吗？爸妈也是人，他们也有情感，他们也像我一样会受伤？这可是我头一次这么想。

这次跟父亲见面后不久，我们就搬到波科诺山去住。虽然我住的地方离爸妈更远，可是我的心却离他们近多了。这是我平生头一次感到爸妈接纳了我的本相，而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我。我的父亲向我认错后，我觉得他更有人性。我再次感到跟家人在一起很自在。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在这章里提到他去找巴芭拉，问巴芭拉是否对他有什么地方不满。

- (1) 为什么这对杰克很不容易？请举出一些原因。
- (2) 你认为这样为什么能打动巴芭拉的心？

2. 杰克说父母有一件最有力的武器，能触动儿女的良心。

- (1) 请问这是什么？
- (2) 巴芭拉在前面提过，这是她最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与别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会觉得很难无条件地去爱对方？请举出一些原因。

3. 杰克说，我们必须操练过一种饶恕的生活。请读下列有关饶恕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28 节；十八章 21~35 节；六章 12、14 节；《马可福音》十一章 25 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24 节；《使徒行传》七章 60 节。

- (1) 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应该怎样饶恕别人？在什么条件下饶恕别人？
- (2) 有没有哪种人，或是哪些过犯，是我们不必饶恕的？
- (3) 如果我们一直操练过一种饶恕的生活，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犯什么罪？为什么？

回来吧，芭芭拉
Come Back, Barbara

- (4) 如果我们坚持不肯饶恕，会怎样拦阻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
- (5) 在你一生当中，有谁是你必须要饶恕的？请你现在就在心里饶恕他。

7

祷告是基督徒生活的重心。当他们定意以儿女的身份依靠天父，凭着信心，带着权柄祷告，事情就有了改变。

天父儿女的祷告

一辆黄色的旅游大客车在日内瓦机场接我们。我们一行有将近三十个美国人。短短几个小时，我们经过洛桑，翻山越岭来到加答，再转一个弯，第奥堡就在眼前了。

这个小镇坐落在一个山谷中，四周环山，一点山边缀着一座座瑞士风格的农庄小屋。小镇的中心是一所建在小山上的教堂和一些附属的建筑物。教堂附近有一家旅馆，其建筑风格就像一间大型的瑞士农舍。我们乘坐的巴士停在旅馆的门前，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对于这次旅行，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当时我的工作担子很重，除了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全职任教外，我还要牧养发展迅速的新生命教会，加上配合长老会布道团的布道事工，当然还有我对巴芭拉关心。那我为什么会接受邀请到瑞士来，在一个特会当讲员呢？我完全没有料到上帝会用这个特会动员新的属灵资源，为基督赢回巴芭拉而争战。萝斯·玛丽和我需要的帮助是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

我和巴芭拉和好之后，就一直期待巴芭拉的生命会立刻改变。不久，事实证明我的希望破灭了。巴芭拉开始跟约翰和他那帮朋友到处旅行。她先去了佛罗里达，紧接着是波多黎各，然后又去了巴哈马。1976年3月，约翰送给巴芭拉一件漂亮的皮大

衣。这件皮大衣跟那些贵重的金饰倒是挺搭配的。

这些事令罗斯·玛丽和我很不舒服。我们尽量容忍巴芭拉和她的朋友，但我们有时却不知底限到底在哪里。“失控”是件令人相当下不来台的事。许多父母不愿被迫处于明显失控的状态，他们认为这样对他们不利。我则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根源就在于我们总想在儿女面前表现得非常有智慧、有见识。

所以，尽管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还是决定，即便是错，我们还是要在坦诚和友好的前提下走近巴芭拉。于是，我们甚至到波科诺山跟巴芭拉和约翰一起滑雪。忠心耿耿的儿子保罗和儿媳吉尔与我们同行。我们大家玩得很开心。当然，约翰的富裕无法减轻我们心头的担忧。他有一所豪华的房子，四辆昂贵的汽车以及几只罗德西亚猎犬。这种猎犬体型大，力气也大，跑得很快。其中一只对我居然非常友善。

巴芭拉跟我们说她很快乐。其实，我听了很伤心，因为我们知道她并非如此。她似乎感觉不到罪恶在她生命中逐渐蔓延，我每次想到她和约翰就想哭。

我们一家人向来很注意不要说闲话，却一直在猜约翰的职业。他赌博吗？有可能。我生长在一个好赌的地区，可是我却没有看见一个人真的因赌发财（当然赌场的老板除外）。约翰没提到他对哪种赌博有兴趣。难道他开妓院？他好像不是那种人，不过也很难讲。此外，会不会是走私或贩卖毒品？我看最后一项的可能性最高。

我们愈想到约翰的神秘，我们就愈觉得巴芭拉的处境危险。然而，我们又不能坚持要她离开约翰，因为她一定会反抗，而且会陷得更深。

所以，我们只好尽量放松，闭口不言，耐心等待。但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思等待，不烦躁，一心祷告，仰望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等候上帝的介入就像一种死亡，这对急躁好动的美国人可真是难以忍受。我们总是喜欢做点什么，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好快速解决问题。可是慢慢地，我感到上帝是要我们的心归向他，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去挽回芭芭拉。

我们知道不是约翰把芭芭拉拉进这个陷阱，真正牵着芭芭拉鼻子的是她自己的价值观。她像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深深相信，人生最要紧的是追寻满足，最不幸的是不快乐，而最不快乐的事则是平淡带来的烦躁。他们就像一些年轻人一样，几乎是以宗教的热情接受这种观念。芭芭拉讨厌平淡带来的烦躁。她离开汤姆，正是因为他们的婚姻变得平淡而形式化。她跟约翰交往，是因为他的生活刺激。年轻的她根本想象不到，跟约翰在一起会有什么不好。跟约翰在一起生活可能有些危险，但这岂不正给她所谓的快乐增加了一份刺激吗？

在此关键时刻，罗斯·玛丽毅然投入战场，努力结束芭芭拉与我们之间的拉锯战。她是在瑞士的这次特会中开始积极主动出击的。此前，我很少提到罗斯·玛丽在挽回芭芭拉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有原因的。罗斯·玛丽在瑞士被上帝点醒开窍之前，她一直处在她所谓的“麻木”状态。芭芭拉的离开对她的打击很大。此外，罗斯·玛丽也有她自己的麻烦，再加上她在1972年初动过大手术，术后身体一直很虚弱。所以，她头三年让我承担大部分关心芭芭拉的工作。

要想了解罗斯·玛丽生命的改变，首先得对这次特会有所了解。这次特会是由长老会布道团的负责人哈罗德·摩理斯先生主

持的。大会的主题是“儿子的名分和在基督里的自由”。我根据《出埃及记》和《加拉太书》有一系列的讲道，詹姆士·史密斯先生则从同样的经文提出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圣经》的教训。他在长老会布道团工作，又是家庭辅导员，他把如何“穿上”基督讲得特别透彻，他还谈到以饶恕和祝福为主的生活方式如何改变家人之间的关系。

大会主席摩理斯先生忽然得了感冒，病得不能下床。于是，我便成了大会的代理主席。后来，又有几位大会成员也得了感冒，我还得当他们的医生。每天早晚我都在那间漂亮的会议室讲“儿子”这个题目。我的左边有一个很高的窗户，大约有屋子那么高，从窗户望出去是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自然的景色见证上帝的伟大，不但增加了我的信心，也鼓励我凭信心能把这一系列的主题讲清楚，让听的人明白我们是上帝正式领养的儿女，我们不必再受捆绑，可以与天父交流，因而得到满足的喜乐。

心直口快的罗斯·玛丽对我说：“你讲的道，我一点儿也听不懂。我体会不到被饶恕的心情，我也不觉得我是‘上帝的女儿’。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给我一些可行的做法。”史密斯先生和我给了她几个建议，可是好像都不管用。我们很失望，就不再努力了。

然而，就在星期四那天她有了一个突破，也就是近来我常经历的“死亡”，而且是一种与我们有益的“死亡”，能治死你内心深处某个部分，以致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复活。那天下午，罗斯·玛丽去滑雪，我则在村子里散步、默想和祷告。我到山坡上的教堂走了一趟，心里琢磨罗斯·玛丽现在会在哪里。那天黄昏，大约六点钟，我看见她艰难地从大雪覆盖的路上走来。我立刻迎

了上去。

“滑雪滑得开心吗？”我问道。她的身体看来僵硬，行动很不自然。

她的表情挺有趣的，回答说：“糟糕透顶。我简直不能相信。”

“你上哪儿去了？”

“那边。”她边说边指给我看。我顺着往那边看，“不是那边，还要再过去。”

我讶异地张大了嘴巴。“你是说你上山去滑雪了？”对我来说，她似乎登了天。“天啊！我连坐缆车都不敢上那么高的地方，别说去滑雪了。”我语带呻吟地说。

回到旅馆，我马上打开水龙头，给她放热水洗澡。她一边呻吟，一边叙述事情的经过。她先是坐缆车到最高的地方，然后换车再往更高的地方去。她站在山顶往下看，眼前是非常陡的坡道，坡上的雪像冰冻的玻璃。她没有悬崖勒马，而是决定往下滑。不一会儿，她就摔了一跤，还丢了一只滑雪板。于是，她只好脱下另一只滑雪板，往下走，去找那只丢失的滑雪板。一路上，她不断地听到脚下的冰块被踩碎的声音。她跌倒，站起来，又跌倒，过了好久，总算走到缆车站，搭车下山。她这次滑雪可是吃尽了苦头。

那个主日我讲的是“儿女应有的喜乐”。我们在一起领圣餐、擘饼。我们用的是一条法国面包。这种面包的表面有一层硬皮，掰面包的时候会有响声。不知为何，上帝竟借着掰饼的响声对萝斯·玛丽说话。

后来，她这样形容那天的情形：“在那之前，我从不认为自己真是个罪人。我的祖先都是路德会的牧师，家庭传统的道德观

让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可是，当那条面包被掰开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基督的身体为我舍了，我也发现我最大的罪就是自以为是。那次下山的狼狈正是我的本相——充满自义、自高自大、没有信心。我骄傲到一个地步，甚至责怪上帝让我在山上受苦，现在我明白那根本就是我的错。我若按原路搭车下山，不就可以免去这次痛苦吗？我现在看得很清楚，我的罪就是自以为是，不顺服上帝。

“那个主日，我丈夫讲道的题目是《奇异恩典》，当时我看见基督为我破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我有罪，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了上帝。我的固执己见是很大的罪。在那次圣餐聚会前，我认为我基本上是个好人，没什么缺点。我虽然经常有罪恶感，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失败，而非因为得罪上帝。现在我可是一点儿傲气都没有了，因为基督为我舍身，赦免了我一切的罪。他爱我，爱我这个不可爱的人。现在的我从心灵深处渴望更多地认识他。”

回到费城后，罗斯·玛丽的生命开始彰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喜乐。此前有人拿马丁·路德所写的《加拉太书注释》引言给她看。从理智的角度来说，她非常清楚宗教改革对这些教义的看法，就是唯有借着信心，基督的义才能白白披戴在罪人身上，人才能因此罪得赦免，被上帝接纳。但是，这些知识只限于她的头脑，而没有进到她的心灵。

她又说：“到瑞士之前，我不了解马丁·路德所谓的‘被动的义’，因为我心里充满了自己‘主动的义’。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儿，一个自以为义的孤儿，而不是天父的儿女。但是，当我定意只倚靠基督的义，你不知道我对上帝的看法有了多么大地改变。接着我对祷告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地转变。现在我有信心，确

信天父垂听我的祷告。总之，我现在对上帝坚定不移，我的祷告也简单得像孩子跟父亲说话，但是却带着儿女的权柄。”

有朋友问罗斯·玛丽：“你是不是在瑞士重生得救的？在那之前你是基督徒吗？”

她是这么回答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能向过去死，不再死守形式主义，实在太好不过了。我想我过去一直是个基督徒，不过是个对上帝的恩典一无所知的基督徒。也许我的内在生命几乎完全跟非基督徒一样吧。”

罗斯·玛丽灵命的复兴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好处是，我们俩在祷告上都经历了一种新的权柄。1976年一整年，巴芭拉都在悬崖边徘徊。若不是祷告拉住她，她早就掉下去了。我们不但没有灰心，反而呼朋引伴，请更多的人为她祷告。由于我跟长老会布道团的关系，团里也有不少人为巴芭拉代祷。知道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为巴芭拉祷告，我受到很大地鼓励，信心更加坚强了。这时，我认识了唐纳·麦奈尔先生，他是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位领袖。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书时，曾请他来讲过一堂课，我们就这么认识，成了朋友。我们约定为对方的儿女祷告。晓得他也在为我们祷告，我就更得安慰了。

在费城，罗斯·玛丽领头为巴芭拉祷告。她大有信心，抓住《何西阿书》的一段话不放，认为那是上帝给她的应许：“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她的道，筑墙挡住她，使她找不着路。她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她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何西阿书》二章6-7节）

1976年这一年，巴芭拉不断生病。最后，她不得不过来请我们为她祷告，求上帝医治。我不知道该怎么强调，这是多么大地转变！巴芭拉居然肯低声下气地来找我们，向父母求助。那时，她

跟约翰的关系有了裂痕。约翰变得有些不讲理，很容易嫉妒。到了年底的时候，巴巴拉承认他们的关系已经很恶劣了。

祷告是基督徒生活的重心。当他们定意以儿女的身份依靠天父，凭着信心，带着权柄祷告，事情就有了改变。现在，我们的祷告得蒙慈爱天父垂听了。由于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巴巴拉也在生活上，在对上帝的认识上都有所学习。她开始体会汤普森在《天之猎犬》中说的：“基督说：凡背弃我的都背弃你。”

巴巴拉的回应

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竟是一场噩梦。

我无法想象回去当个秘书，每花一块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日子。

事实上令我裹足不前的是我的老问题：恐惧和缺乏安全感。

我心里想离开约翰，可是心中充满惧怕，常被吓得瘫痪，动弹不得。

我的心跟家人愈近，就跟约翰愈远。我们的生活不像我期待地那么美好。我原本以为买卖毒品的世界充满刺激，没想到是那么无聊。约翰的“职业”有它的隐秘性，为了保密，我们的朋友寥寥无几。仅有的几个朋友也都是买卖毒品的。这些人的精神都有问题，有妄想症，想跟他们有正常的谈话都不可能。身为牧师

的女儿，我晓得怎么跟人交谈，知道怎么问问题，可是约翰的朋友受不了，他们以为我在套他们的话，认为我或许是抓买卖毒品的特工。交朋友真难啊！

对这些人了解愈多，我就愈体会到我是不会选择跟他们交朋友的。因为他们精神不正常。他们身边只容得下狗、枪和忠心的跟班。在毒品和酒的影响下，他们的话题全都围绕着他们自己和毒品的价钱转，说他们言语乏味已经算是恭维了。我对这些没兴趣，所以经常在他们吸食毒品和闲聊的时候，不是看侦探小说，就是看爱情小说打发时间。

我跟约翰的关系也不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么有趣。表面上他既有魅力又时髦，但其实他缺乏安全感。比方说，他开始觉得我太重视他能给我的东西，相形之下不够重视他本人。我们为此大吵特吵，加上吸食毒品，有时我们能吵上整整一夜。此外，他还担心我会离开他，担心到一个地步，我每次出门他都会疑神疑鬼，胡思乱想，有两回甚至跟踪我，看我是否跟别的男人约会。为了避免纷争，我干脆待在家里不出门。他一出门通常就是几天，我就一个人待在家里照顾几只狗。这个冬天雪特别多，我经常几天都不出大门一步，连院子都不去。除非为了找狗。这几只狗经常是我唯一的伴侣，而电话则是我跟外界联络的唯一生命线。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竟是一场噩梦。

我想过离开，可是我本身也缺乏安全感，这使我跟约翰紧紧地绑在一起。表面上我担心的是物质上的享受，无法想象回去当个秘书，每花一块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日子，事实上令我裹足不前的是我的老问题：恐惧和缺乏安全感。只不过现在跟约翰同居了一阵子之后，这个问题又逐渐显露出来了。我们的生活孤独、不

正常，使得我愈来愈怀疑自己的能力。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独自生活，怕见生人，怕到不熟悉的环境去，我甚至怕去没去过的饭馆吃饭。最后，我什么事都怕，什么人都怕，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我想离开约翰，可是心中充满惧怕，常被吓得瘫痪，动弹不得。

这段期间，唯一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家人。虽然约翰在他们面前总有些不自在，我却自在得很。他们来看我，经常打电话给我，陪伴我，给我解闷。于是我开始跟他们谈我心里的问题。他们向来都是用心地聆听，但很少提供意见。他们的生活似乎有条不紊，也挺快乐，跟我完全不一样。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在本章里说，他和芭芭拉和好之后，他期待芭芭拉的生命立刻改变。

- (1) 可是芭芭拉的生命并没有立刻改变，请问此时杰克遇到了什么试探？
- (2) 为什么杰克和罗斯·玛丽不把芭芭拉的问题归咎于约翰？
- (3) 在你一生当中，有哪件事也可以适用这些原则？请说明。

2. 杰克说，罗斯·玛丽在此之前并没有很积极投入到这场与芭芭拉的攻防战中。

- (1) 读了罗斯·玛丽在瑞士的经历，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她

过去一直都很“麻木”？请列出一些原因。

- (2) 你觉得为什么罗斯·玛丽明白她是一个罪人会有助于她处理自己和巴芭拉的关系？
- (3) 你是否有过和罗斯·玛丽类似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改变你对一个不可爱的人的看法？

3. 罗斯·玛丽也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态度为巴芭拉祷告。

- (1) 为什么她再次明白她是一个蒙主恩的罪人，会影响她的祷告生活？请说说你的看法。

8

祷告要有效果，必须全心全意。若不根据《圣经》所赐的智慧寻找问题的关键，祷告多半流于胆怯、模糊、敷衍了事。这种残缺的祷告即使一遍又一遍，可能一点儿效果都没有……

学习用权柄祷告

去 瑞士之前，萝斯·玛丽和我的祷告大致是这样的：“主啊，求你拯救芭芭拉！父啊，求你使她归回你的怀抱！上帝啊，求你保护她脱离罪恶，带她回家！”虽然祷告比不祷告强，但是疲于奔命的父母往往忘记，祷告要有效果，我们必须全心全意。若不根据《圣经》所赐的智慧寻找问题的关键，我们的祷告多半是胆怯、模糊、敷衍了事。这种残缺的祷告即使一再地重复，可能一点儿效果都没有，或许祷告的人心里根本就不期待有任何效果。

可是，当萝斯·玛丽在瑞士经历上帝后，她体验了天父上帝的丰富，这一经历提升了我们的信心。萝斯·玛丽为芭芭拉献上祷告开始显得格外有信心、有权柄，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也知道天父所赐的圣灵居住在她心里。加上默想、查考《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使得她信心十足，满有上帝儿女的样式。她谦卑，但却像先知一样挑战上帝，求他应验他的话语；又像一个孩子同父亲理论，求他守约，成全拯救信徒全家的应许（《创世记》十七章7节；《诗篇》七十八篇1~8节；《使徒行传》二章38~39节；十六章31节）。

就在这时，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当我们带着新的权柄为芭芭拉代祷时，发现这样的代祷有些弱点，就是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应

许为芭巴拉祷告时，我们发现她在我们脑中的形象是那么地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若不刻意去想，根本就不会留意到。

你想，受尽折磨的父母在祷告的时候，脑中想的是什么？他们常有的是挫败感，这种感觉就像一片乌云笼罩在头顶上久久不散。即使做父母的已经原谅儿女，也确实爱他们，仍然免不了有这种感觉。问题在于父母通常对孩子有一个固定的负面印象，就是认为这个孩子是不会改变的，而这个坏印象更被孩子多次失败的纪录一再地加深，如他们叛逆的行为、叛逆的言词和叛逆的表情等等。

魔鬼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印象削弱祷告的效果，他让这些不小心的父母认为孩子那冷酷、抗拒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个孩子始终都会保持这种形象。“这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是改不了的”，黑暗的魔鬼在你耳边鼓噪。父母若不觉醒而听信谗言，自然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的倔强上。人的思想若被这种强硬的抗拒心理所笼罩，他的祷告怎么可能有效呢？

想战胜这种状况，只有一招，就是把思想意念转向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在这方面是够用的。做父母的要借着默想《圣经》，集中思想，使信心的眼睛牢牢锁定在上帝身上。《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一段上好的经文，在此你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你也会发现天父恩典的作为：失去的找到了，死亡的复活了；牧羊人找到了迷失的羊，妇人找到遗失的银钱，慈爱的父亲张开双臂欢迎误入迷途的浪子回家。思考这些经文，不难发现，上帝连你这个像浪子一样误入迷途的父母都用爱寻回了，难道他不会像爱你一样地爱你的孩子吗？

《路加福音》十五章 11~32 节是一扇通往天上的窗户，记载

着浪子回头的比喻。它提到一个原本悖逆的儿子，被父亲那无法抗拒的爱所吸引，终于愿意回家了。当我伸长脖子往窗外看，我看见的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父亲，关心他误入迷途的儿子，这份关心驱使他快步冲出大门。虽然这是个比喻，但却表明上帝为了改变一个刚硬的人，使他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惜向这人伸出他慈爱和大能的手。

基督徒父母要好好查考这段经文，相信这个比喻描述的正是他们迷途儿女未来的光景。做父母的必须认清，《圣经》里的上帝愿意把死了、迷失了、疯狂的叛徒，改变成为有生命、意志清醒的人。这段经文象征上帝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掌控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了解上帝的伟大，他的心装满了难以抗拒的爱，吸引了无数的奥古斯丁、约翰·班扬、约翰·牛顿和巴芭拉。他们的人生后来变得多么美好啊！当上帝把他们拉回他的怀抱后，他们光芒四射，多么灿烂啊！

千万要记住，上帝有能力使他们改变，与永生的上帝之子的形象有分。这种思想一旦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即使是为最倔强的叛徒祷告，也不会看不见效果。

学会了带着权柄的祷告之后，我们开始特别为巴芭拉祷告。罗斯·玛丽和我同心祈祷，求上帝将巴芭拉生命中的荆棘向她显明，并且用这些尖锐的荆棘刺痛她，领她离开波科诺山罪恶的网罗。最后，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求上帝让她因受不了跟约翰一起生活而离开他。我在前面提过，1977年初，上帝应允了我们的祷告。一连好几个月，巴芭拉心里一直不安，经常生病，跟约翰也不断争吵，最后她不得不下定决心放弃一切。

后来，她回想这事时说：“我突然决定离开约翰。跟他在一

起生活实在太苦了。他经常将各种毒品混合食用，这使他患了妄想症。他确实有心使我跟家人疏远。我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跟他拖了这么久，我一定是脑袋有问题了。”

同样重要的是，巴芭拉事实上对她认为多彩多姿的这种生活已经厌倦了。起码她意识到快乐不在于穿昂贵的衣裳，开绿色的跑车。我们美国人很难摆脱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幼稚想法，巴芭拉就是这样直到被榨干最后一滴水。她经受的痛苦肯定相当剧烈，可后果却是说不出的轻松。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为女儿的祷告更加有效了。正在这时，我们看到一份宣传单，是归回圣经广播公司出版的，题目是《如何为失丧者祈祷》。这份传单很短，指出学习带着权柄为失丧的家人祈祷是何等的重要！此外，它还强调，要为不信者的思想生活祈祷，又指出魔鬼会让人的心智盲目，仿佛瞎眼不能看见一般。其中一段主要的信息是这么写的：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就是祈求并宣告：凡借着基督宝血已经救赎回来的，都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对每位我们代祷的对象，我们都应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他所流的血，提名宣告：他是神已经买赎回来的。

我们还应该宣告：撒旦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例如错误的教义、不信、仇恨等，都要被拆毁；这些都是仇敌在他们心中散布的毒素。我们必须祈求神，让他们的心意被夺回，顺服基督。

罗斯·玛丽和我都觉得这份单张激发了我们的信心，但我们不知从何着手。我们先是在德州休斯顿的一个特会中读到这份单

张的。后来，我们在大会的空档散步时彼此对问：“巴芭拉最关键的盲点到底是什么？绑得她最紧，使她动弹不得的又是什么？”

我们想出四个方面：一是欺骗和说谎；二是不诚实的生活方式；三是享乐主义；四是喜欢找借口。巴芭拉受这些罪恶的辖制，已经麻木到了没有知觉的地步。

我一边在休斯顿的街上走，一边领着妻子做了四个简单的祷告，很平静。头一个祷告是：“圣洁的父，我们奉耶稣的名，靠他的权柄，祈求您斥责那些使巴芭拉眼瞎、受骗，以至被谎言辖制的权势。我们求您开她的心眼，让她看出欺骗和谎言是罪。我们恳求您感动她，使她愿意承认所犯的罪，愿意悔改，好借着信靠基督的宝血得蒙洁净。现在我们就感谢您垂听了我们的祷告。阿们。”

我们求上帝唤醒巴芭拉的良心，让她看出一些罪恶的本性，继而恨恶罪恶，愿意回转，归向基督，使她的罪得赦免，并脱离罪的权势。

我们照样为其他的三方面祷告。四项祷告加起来不过15分钟。我们没向任何人提这件事，巴芭拉当然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赶紧回家问巴芭拉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改变。事实上，当我们真正带着权柄这样祷告后，我们就忘了这件事。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祷告是属灵的花招，或是某些与上帝有特殊关系的敬虔之人特有的法术。如果我们存那样的心祷告就大错了。关键是，我们的祷告要在积极的爱心下进行。这种爱不在于我们自己能力和智慧的大小，乃在于依赖上帝应许的信心大小。这种具有权柄的祷告是上帝训练课程的高峰，是一门长期的训练课程，学了这门功课之后，就谦卑下来，从许多捆绑和惧怕

中得到释放。上帝也将“因信白白称义，并且享有上帝儿子的权利”这一宗教改革所强调的教义向我们显明。

在1977年的春天，芭芭拉离开约翰，搬回家来住。在此期间，她和我们之间的友谊增进了。后来，她又回到大学念书。这回她念的是天普大学。她有时跟我探讨教授的看法，谈她要写的文章，我也跟她分享我的观点。虽然政治学我并不在行，不过我的涉猎还算广，还能跟她谈得来。此外，我们还可以借此增进友谊。

在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萝斯·玛丽看见芭芭拉独自坐在后院的一张桌子旁，她就走过去坐在芭芭拉的旁边，很自然地跟芭芭拉分享她在瑞士的经历。她告诉芭芭拉，到瑞士之前，她的心态是孤儿，行事为人也像个孤儿，完全不像上帝的儿女。她还把她到瑞士之前和之后的改变解释得很清楚。她说，当一个人认识到上帝是他的父亲，并以无条件的爱爱他时，他的生命肯定会有奇妙的改变。

萝斯·玛丽后来对我说：“芭芭拉完全听不进去，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对我所说的经验和看法，她表现得很冷淡，似乎有所保留。”

当时，跟芭芭拉在一起，就像吃一条刺多的鱼。你喜欢鱼的鲜美，可是怕吃到刺。不久，我就发现了两根大刺。

首先，那年夏末，我发现芭芭拉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们在饭桌上看到她写的一张短信，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爸妈：

我到朋友家去住几天。我心里不对劲，请为我祷

告。对我来说，请求你们是挺困难的，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困扰过。

爱你们的芭芭拉

罗斯·玛丽和我看到信之后，我们烦恼了大约两个钟头。对我们来说，到朋友家去，表示她同男人上床。不过，我们稍后冷静下来。我们觉得应该表明立场，不同意芭芭拉的这种行为。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过分关注这件事并不是智慧的表现。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爱她，其他的就交托给上帝了。那时，我们正在学习将上帝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分清楚，不可随意搅和。再说，我们改变不了芭芭拉，能改变她的唯有上帝。

当我们质问芭芭拉时，她没有狡辩，她承认她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们的谈话相当激烈。罗斯·玛丽和我认为，我们必须让她做个选择：若不按着我们的家规行事，就得搬出去住。下这种决心，对我们来说很困难，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们要求的不是完美无瑕，我们也能理解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她似乎还有其他的意思，似乎坚持她有权过那种生活，但这却是我们不能容忍的。这跟基督徒的标准不相符。再说，如果我们知道其他住在我们家里的人这样做的话，我们也会不容许的。

芭芭拉决定搬出去住。她在附近找到一间公寓。这一次，我们的友谊倒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我们一家人出钱出力帮她打扫、洗刷、油漆、布置。我们的孩子实在表现得太好了，他们之间也表达着无条件的爱。还有，更重要的是，基督不断积极地向芭芭拉表明他的爱。

随后，我又发现喉中的第二根刺。有一天，我刚好站在房子外面，这时巴芭拉的车停了下来。陪伴她的是一个年轻人。她对我说：“爸爸，这是我的朋友安吉洛·朱利安尼。”

我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情感，当时我肯定满脸都是疑惑。安吉洛后来对我说：“你一见我，脸就板了下来。我们看得出你是多么地担心。”

巴芭拉的嫂子吉尔跟我一样，也很担心。她告诉巴芭拉：“如果要我把安吉洛和你认识的其他男人比较，他肯定只有三分。”吉尔对衡量人相当有一套，如果把安吉洛跟约翰那些人一起放在天平上，安吉洛只有三分，这表示跟他做朋友对巴芭拉极为不利。

我们才开始为她担心，事情就发生了。十一月初的一天，萝斯·玛丽告诉我：“杰克，听着。巴芭拉的公寓里挂着一件男人的衣服。”

还好有上帝的恩典支撑着，我没倒下。我不得不再次将巴芭拉交托给上帝。我关心，却不忧虑。我们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基督怎么办了。我不希望巴芭拉再次陷入深渊，如果她真的又陷了下去，那也只有基督能救她了，而且我深深相信基督能拯救巴芭拉。

芭芭拉的回应



我的双亲看在眼里，以为我改变了，不久就会成为基督徒。

其实，我只不过将追求快乐的方法从“自我放纵”改成一种新的理论，就是“既然享乐主义无法使我快乐，那么服侍他人必定能使我过一种满足的人生”。

“约翰，我要离开你了。”我边说边整理东西，把衣服和财物装进两个大箱子。刚开始他并不在意，后来，他听见我打电话请爸妈来接我时才感到事态严重。

“我们再商量商量。”他急切地说。可是，我继续打包，根本不理会。

这里的环境还是那么美好。冬去春来，大地更新，绿意盎然。屋子外面有我们的汽车和猎犬，屋子里面有盆景，气派的家具，还有属于我的一整间的漂亮衣饰。可是，我还是要离开。约翰一头雾水，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怎么会有勇气放弃这一切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我很高兴我终于有足够的勇气，离开我在山上的这个家，回到真实的世界里去。

我的双亲到了，我跟随他们一起离去，心中不免有些感伤和胆怯，可是倒挺轻松的，重担好像都挪走了。我问他们我能不能搬回我原来的房间，他们一口答应。于是，我又住回三楼角落的

那个房间，唯一不同的是房门上挂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主啊，还要多久？”我不理睬，只管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好。

我马上开始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回到大学上课，选的是政治学，预备毕业后上法学院。为了自力更生，晚间和周末我来到餐馆打工，做服务生。我的双亲看在眼里，以为我改变了，不久就会成为基督徒。其实，我只不过将追求快乐的方法从“自我放纵”改成另一种新的理论，就是“既然享乐主义无法使我快乐，那么服侍他人必定能使我过一个满足的人生”。我知道爸妈生活得很快乐，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总是帮助人。虽然我不接受他们的信仰，我却有意接纳我们家的传统，这个传统强调服侍人，认为成功之道在于人的努力。

如果爸妈知道我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么当他们听说我一连跟几个新交的男友过夜时，就不会那么惊讶了。起先我只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这么做，结果他们还是发现了。到后来，我干脆在他们在家的时候也照做不误。父亲为此质问我，我们闹得很不开心。他告诉我，他认为我这么做是不对的（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奇怪）。可是，他另外又说了两件事让我很恼火。首先，他说他认为我再这样乱来，迟早会发疯，就像我们的一个亲戚一样。那个亲戚被医生诊断有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接着，他又说因为我的行为不当，他正在考虑是否要离开牧会的工作。

我认为他说这些话，是有意想操纵我，让我过他要我过的生活。听见父亲亲口说我可能会发疯，实在很伤我的心。我想，即便如此，这番话是不是本身就有力量，能使它成真？这事之后，好一阵子我一直害怕我会发疯，常常做噩梦，吓得要命。

还有，他提到因为我的缘故，他考虑要离开牧会的工作。我

认为这是一种要挟和欺诈的手段。我想，为什么他现在才说这个？当我跟汤姆或约翰在一起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呢？我告诉父亲，既然我们的意见不同，我愿意搬出去住，不过，如果只为了他认为我行为不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我也告诉他，对我个人的私生活，既然我没有向他请教，他大可不必表示意见。“我必须从自己的错误学功课。”我争辩说。我再次向爸妈表示，我对他们的意见没有兴趣。

我搬了出去，企图让自己，也让他们认为，我要跟他们坚持的陈腐道德观从此一刀两断。

与此同时，我发觉，不断换男朋友成为我的困扰。我发现我和这些男人之间，彼此并不开心，于是我开始跟他们保持距离。随后，我遇见一个我真正喜欢的人，他就是安吉洛·朱利安尼。表面上看来，他不比我约会过的任何男人强。我们在同一个餐馆工作，他在酒吧上班。他像其他的工作人员一样，有时会从收款机里偷些钱，有时也会做点买卖毒品的小生意，好有些额外的收入。他穿着时髦，还把他那黑色的卷发梳得像黑人的大蓬球一样。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第一次见到安吉洛的表情，讶异又惊慌。他什么也没说，可是他的表情胜过千言万语。我的朋友们可不像父亲那么安静，他们都向我明确表示，这回我可是看错人了。

然而，跟安吉洛在一起我很开心。他和我完全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可他却是认识的男人们当中，唯一不受新经验威胁的。安吉洛的自信心特别强，即使在父亲面前他也毫无畏惧，自在得很！他跟父亲谈笑自如，甚至说笑话，就像在酒吧跟喝酒的客人一样。我们什么事都一起做，并且很开心。因此，他很自然就搬

来跟我住。看来我这次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快乐。这时我拥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在大学里每门课都拿甲等，还跟一个我爱的人同住，我满足极了。

我的双亲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离我好远。我发现好多工作勤奋的非基督徒，也挺快乐和成功的。我尊敬爸妈，他们确实是好人，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却不愿跟他们过一样的生活。

当母亲将她在瑞士的经历告诉我时，我觉得不自在、无聊。安吉洛跟我上过一次教堂，可是我们俩都没认真听道。一散会，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我自以为走在一条新路上，但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它会领我到耶稣的脚前。

问题与讨论

1. 照杰克的说法，当父母为儿女祷告的时候，脑子里在想的是什么？

(1) 撒旦怎样用这种想法使我们灰心，不想祷告？

(2) 我们必须怎样做，才能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出问题的儿女？

(3) 请花一点时间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并且默想这段经文。上帝拥有什么，所以能使浪子回家？我们又缺乏什么，所以不能使浪子回家？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对我们的祷告生活应该有什么影响？

2. 杰克和萝斯·玛丽看到了一份宣传单——

- (1) 这份宣传单对他们为芭芭拉的祷告有什么影响？
- (2) 在你一生当中，有谁使你必须这样为其祷告？请列出他（她）生活中的盲点，然后花一点时间为这些盲点祷告。

3. 杰克和萝斯·玛丽为芭芭拉这样祷告之后，芭芭拉有没有马上改变？

- (1) 为什么芭芭拉又和另一个男人同居，杰克这次却不担心？
- (2) 在你一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爱他而他和另一个人的关系，又使你心里充满恐惧？谁能救他？谁又能救你脱离这种恐惧？

9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你们那个时代感到有罪恶感的事，并不会让我们良心不安。可是有一件事我们接受不了，就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

西流溪

诗人弗洛斯特在《西流溪》这首诗中描述了新英格兰的一条小溪。这条溪水不像其他的河流一样向东流入大西洋，而是往西流。虽然水流的方向不同，但东转西弯之后，最终还是出其不意地往东流入大西洋。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先任凭我们偏行己向，而当我们漂泊四海后，结果还是回到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

有一天，漂泊四海的巴芭拉对我说：“爸爸，我很适合在餐馆当服务生。我喜欢我工作的地方。在那儿服侍人，我挺喜欢的。”

她坐在我的右边，围着我们家餐厅的圆形橡木餐桌。听她的口气，她确实挺满足的。我们刚吃完晚饭，我对面的罗斯·玛丽正在跟凯伦交谈。她是一个16岁的女孩，跟她北欧裔的母亲一样，满头金发。厨房传来刀叉和碗盘的声音，是罗斯·玛丽的妹妹巴芭拉阿姨正在把它们放到洗碗机里。

现在的巴芭拉说话和几个月前不一样了。巴芭拉从小就自认为有抱负，根本不想服侍他人，所以，此刻，我们大家都伸长了耳朵。

“你能不能再说一次，我真没想到你会对当服务生有兴趣。”我说。

“我正在学习。服侍人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服务生没有时间

顾及自己的感觉。不管你的客人是好是坏，你都得尽力服侍他们。就是客人抱怨，或是弄翻了饭菜，你也得勉强自己面带笑容。这对我是件新鲜事，带给我某种自由，甚至还帮助我专心上学。”

如果这番话出自路得或保罗的口，我们肯定会点头赞赏，说：“没错，正是如此。”可是，说这话的是芭芭拉，我们真的觉得有些震撼！

这是1978年春天，大约在罗斯·玛丽瑞士之行两年后。这样的改变确实不寻常。两年前，1976年3月，芭芭拉患了“单核白血球增多症”，这种病很麻烦。那年她一直病得很厉害，以致她不得不请我们为她祷告，求上帝医治。现在她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满脸笑容，连她的幽默感也恢复了。她的衣着品位挺高，却不像是花一个月的薪水买的。她离开约翰，有自己的公寓，在餐馆打工，自食其力，还在天普大学主修政治学。

虽然我们心里对安吉洛有些保留，我们对芭芭拉还是挺满意的。不过两年的时间，她已经完全胜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学习过正常的生活。当然，她还不是个基督徒，但她到底离开了约翰。她的理由是约翰过分嫉妒，让她受不了。还有就是，她看出约翰的生活有问题。最要紧的是我们跟她建立了友谊，芭芭拉不再把我们看做敌人，我认为这是她成为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步骤。要不是她再次爱上她的家人，重享父母爱、手足情，她根本就不可能接受基督的福音。

芭芭拉对道德的敏感度增强，也是她认识上帝的主要环节。人若看不出自己有错，又怎么能体会到他需要基督呢？芭芭拉一直被蒙蔽到一个地步，她将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他人。直到1977年初，她的良心还是一片昏昧。她能板着脸说谎，而自己却不知

道。如果不幸被抓到了，她还会自以为是地为自己辩护，要不然就再说个谎，去圆前一个谎。

那么，上帝到底是怎么扭转局面，戏剧性地改变了巴芭拉呢？

我们的天父用的是一条颇不寻常的妙计，他用的是一门“自我提高”的课程。当时，这门课在巴芭拉的朋友中很盛行，所以，巴芭拉跟安吉洛也决定花几个周末的时间去上课。

巴芭拉最大的问题是喜欢耍手段。借着我们的祷告，她对此有一些觉醒，但推卸责任仍然是她的习惯手段。然而，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借着世上流行的一些自我提升的技巧向她挑战，使她不得不面对自己。

我可不敢像这些课程的讲员那样对巴芭拉说，个人要对自己的问题负责任，没有权利责怪他人。

在一个周末的课堂上，巴芭拉示范一种能治头痛的放松体操。可惜，这种技巧对她没效，她的头还是痛。但是，她知道众人的期待，所以她谎称自己的头痛好了。当天晚上，她醒悟到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谎。第二天，她在课堂上向众人道歉，说她前一天说了谎。讲员虽然只点了点头，可是巴芭拉却觉得肩头的重担卸了下来。我们求上帝救她脱离欺骗的祷告，开始蒙应允了。

虽然我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但我发现安吉洛的生命也有了改变。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来龙去脉更好。突然，安吉洛的良心显现出一线曙光。他开始谈人的责任感，后来甚至还到天普大学选课，预备当教师。

1978年初，巴芭拉和安吉洛对彼此的委身已经强烈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我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会请我为他们证婚吗？他们若真的请我，我该怎么回答呢？还好，后来他们把这件

事搁下，暂时不提。

接下来的那一年，对做父母的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巴芭拉和安吉洛似乎稳定下来，他们俩在大学的的成绩都很突出，我们跟安吉洛也开始建立友谊。他们一起来参加我们家的各种聚会和活动，并且挺高兴的。事实上，安吉洛往往是活动的灵魂人物。

请容许我稍加解释。我们家的孩子都爱讲故事、谈趣闻。所以，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经常会有说故事比赛，看谁讲的故事最精彩、最幽默。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精力充沛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说话，安静的人根本就捞不到说话的机会。可是，安吉洛这方面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他有他的幽默感，也有他自己的趣事。他跟我们愈来愈像一家人，这是汤姆和约翰没能做到的。

看来，我们从前在休斯顿的祷告，现在不断在巴芭拉身上产生功效。就在这时，我得了感冒，病倒在床。巴芭拉来看我。她走进我的房间，坐在床边。

“我的心理医生建议我告诉你一些好消息。”她说。

“请讲。我喜欢听好消息！”我说。

“你知道我喜欢说谎，老是骗人。这种习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她又说。

我想到了牙刷事件，就点了点头：“继续说！”

“不知怎么搞的，我发现我不能再说谎了。我现在开始厌恶欺骗人。我看出来了，这是我跟男人的关系处不好的原因。最近我到国税局去了一趟，缴清了去年的税单。我感到很轻松。总之，我得为我的行为负责。”她接着说。

我告诉她，这实在令我欢欣。然后，温柔地问她：“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些奇妙地改变？”

她讪讪地说：“想必是有人为我祷告吧！”

“可能！”我说。

借着祷告我们有了生命上的联系，因此我大胆地请芭芭拉和安吉洛帮我一个忙。1973年，在许多基督徒的协助下，我写了一份名叫“新生命”的福音单张。现在已经过了5年，我认为这份福音单张需要修订。请非基督徒帮我做这件事似乎比较合理，因为我想让文字风格和生活应用都比较适合今天这个时代。

所以，我开口请芭芭拉和安吉洛帮忙。我请他们吃中饭，让他们看这份单张，并指出该修订的部分。我需要知道非基督徒是怎么想的。

“今天最困扰人的是什么？单张是这么写的，你们认为如何？”我问他们。

几分钟后，他们给我的答案居然一样。他们的看法基本上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你们那个时代会感到有罪恶感的事，并不会让我们良心不安。可是有一件事我们受不了，就是自私，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的回答对我很有用。他们还答应要进一步研究这份单张，然后再给我意见，使修订过的单张更合用。安吉洛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我没期待他仔细研究《圣经》每个章节的内容，没想到他居然查考每句经文。这是他生平头一次开始有些了解，福音和《圣经》对罪和恩典的看法是什么。

看着他们对这件事愈来愈热心，我心里想，这些小溪无论怎么绕，总有一天会流进大海的。

巴芭拉的回应

我一生好说谎，好归罪于他人。

我的心头忽然一亮，第一次发现我一直充当家庭中害群之马的真实意图。

我突然惊醒过来，我的生活不快乐，问题不在爸妈，也不在他们严格的管教，而是在我自己。

跟安吉洛住在一起，对我们俩都是一种教育。我对道德有了新的看法后，我禁止他买卖毒品，也不许他偷窃。我怕他被抓到。安吉洛则不跟我耍人际关系的手段（我要他照顾可怜的我），他鼓励我自立，不要老是期待别人的怜悯。这段时间我们开始跟心理医生约谈。既然我们俩有心长久生活在一起，我们就需要跟心理医生合作，努力学习如何真正地照顾对方。医生建议我们参加当地一门“自我提升”的课程。她认为这门课能帮助我们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我一生好说谎，好归罪于他人（我的亲兄妹都很中肯地指出过这一点）。上这门课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些缺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站在300人面前撒了个谎，说我的头痛好了。在课堂上我自愿做实验，亲身体会人的意志力可以控制身体上的感觉。我相信使用某种技巧，应当可以驱除我的头痛。于是我就坐在一屋子的人面前。当时大家都很累（我们在这

间屋子已经待了一整天，而当时是晚上十一点)，我定睛看眼前的红色地毯，想象自己不再头痛，可是没想到我愈用心，我的头就愈痛。最后，我放弃了，只好谎称头痛好了。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拍手叫好。这门课的讲员说：“你们看，她的脸色不同了吧！”

在众人认可的眼光下，我坐了下来，头仍然还是痛。我尽量想把这件事撇在一边，可是我的头却愈来愈痛。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头好像要爆炸。人在极端痛苦时，有些事往往看得更清楚。我发现我一生应付压力的对策就是说谎。虽然承认说谎对我来说几乎是做不到的事，但我知道我必须要在课堂上承认我说了谎。第二天，我去上课时，心里还没有着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上课前，我先去了一趟洗手间。有一个女孩子走过来问我：“昨天晚上你的头痛真的好了吗？”

我抬起头来，说：“没有好。”

她一脸震惊，我则赶紧跑回课堂，一等到有机会，立刻站起来告诉大家，我昨晚说了谎。这是我生平头一次承认说谎。

其后不久，我的头居然不痛了。

至于面对诤过他人的习惯，当时的情况没有那么戏剧化。我心里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把罪过归在这些人头。不过，讲员在课堂上说，人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是他内心真实的意愿使然。学员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跟他辩论，说很多坏事是其他人刻意造成的。这时，我的心头忽然一亮，首次发现我一直充当着家庭中害群之马的真实意图。爸妈一连生了四个孩子，一年一个，我是老四。我花了好多心思，总算

让全家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这时我突然惊醒过来，我的生活不快乐，问题不在爸妈，也不在他们严格地管教，而是在我自己。

这门课的学习使我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同时也开始建立个人的诚信、尊严。但我还是不理会上帝。我决定拨出一些时间，在这门课的办公室做义工。我原本远远旁观，很羡慕在这里工作的人。但当我发现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每天发生的真人真事时，让我大吃一惊。每当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们彼此咒骂或贬抑，而事情不顺利又几乎是家常便饭，所以我就看他们天天吵架。很快，我就知道这不是我要待的地方。再回头看看爸妈，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给他们添麻烦的人：他们总是尽量饶恕他们，为他们代祷。于是，我不再去当义工，也尽量避免跟那些人接触。

我跟爸妈谈这些经历，他们听了很高兴，因为我不再把他们当做坏人。我的家人听了我的承认说谎的故事都很兴奋。他们大致知道我的本相，我的说谎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牙刷事件”，他们都很高兴我终于醒悟，愿意悔改了。

在我这方面，我过得快乐多了，我说谎和怪罪他人的次数逐渐减少。我把这一切当做是快乐人生的必然条件。看来，人不仅要服侍人，努力工作，还要在个人关系上活出“人”的尊严。我终于觉得，我找到了“通往永恒快乐和平安”的路。

问题与讨论

1. 请回顾一下，杰克和罗斯·玛丽在第八章怎样为芭芭拉祈祷？

- (1) 上帝在第九章怎样回应这些祈祷？
- (2) 上帝是否用杰克和罗斯·玛丽期待的方式回应他们？
- (3) 上帝是否曾经用你料想不到的方式回应你？

2. 芭芭拉虽然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杰克和罗斯·玛丽很有把握她像一条溪流，东转西弯之后，最后还是会奔向恩典的海洋里。

- (1) 请按照时间标出芭芭拉在灵命成长中发生的大事。截至目前为止，在芭芭拉的灵命成长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大事？
- (2) 按照时间标出你自己灵命成长中发生的大事。你这一生发生过哪些事，使你明白上帝爱你？
- (3) 如果你这一生遇到过一个人和芭芭拉一样，东转西弯之后，最后还是奔向神恩典的海洋里，请你也按照时间标出他（她）灵命成长中发生的大事。这些大事可能是什么？你能不能看出他（她）经历的事正引导他（她）来到耶稣面前？
- (4) 请花一点时间为你自己祈祷，让你可以用信心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一生，或是你所爱之人的一生。

10

我因此不得不学习依赖圣灵，帮助我分辨，什么是我个人的偏见，什么才是真正的原则性问题。长期以来，我发现许多我一向以为合乎《圣经》的看法，原来不过是文化上的副产品；那些我没经过查验就当是上帝旨意的习惯，原来是人的传统。

友谊日深

到1978年秋，芭芭拉跟安吉洛已经是我们的好朋友了。芭芭拉在一家一流的餐厅当服务生，表现突出。她在天普大学的教授相当欣赏她在政治学方面表现出的才华，甚至鼓励她读研究生。这段时间，我们对芭芭拉愈来愈欣赏，我们也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看法。

安吉洛在天普大学的成绩也不错。我们留意到他越来越成熟，他跟他父母的关系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说父母的好话，在人前尊敬他们。芭芭拉也同样爱他们，尊敬他们。芭芭拉和安吉洛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去探望他们。他们父子俩每周打一次高尔夫球。安吉洛跟父亲显然很亲，这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一点，也因此称赞他。

有些基督徒的父母可能会说：“一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女孩，和一个没举办婚礼的男子同居，难道他们不会误以为你们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吗？”

这种假设未免把非信徒看得太笨了，以为他们搞不清楚“欣赏一个人的某些方面”和“完全赞同这个人的行为”是两回事。我认为耶稣当年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表明他有条件地认同他们这个人，但并不表示他赞同他们犯罪的生活。反之，税吏和罪人也没有误解耶稣的意思，他们并不会因此就以为耶稣同意他们

的行事为人。

同样，芭芭拉和安吉洛也不笨。他们很清楚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为人处事。其实，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摆明我们对他们同居的看法，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在耐心等待。我们的耐心终于得到回报，有一天他们来跟我们谈结婚的计划。我们用心聆听，并且私下为他们祷告。

他们俩在生活上的改变实在令人兴奋。他们对彼此愈来愈诚实，对金钱的处理也愈来愈现实，他们的良心也愈来愈敏锐。最令人兴奋的是看到他们帮助对方成长。比方说，芭芭拉向安吉洛挑战，强烈指责他买卖毒品的行为，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停止这种邪恶的勾当，最终放弃这门生意。安吉洛也帮助芭芭拉，不让芭芭拉的“手段”得逞。在他们上“自我提高”的课程之前，他就已经在帮助芭芭拉，使她看清楚自己经常将问题怪罪到他人头上的毛病。安吉洛看得很清楚，芭芭拉很会为自己找借口，把责任转嫁到父母或跟她同居的男人头上。

后来，芭芭拉回想安吉洛如何帮助她改掉好怪罪人的习惯时，忍不住笑着说：“爸爸，我爱安吉洛，他就是不让我的‘手段’得逞。我要是将我的问题怪罪于他，他就一笑置之。但他从来都不会拒我于千里之外，他总是接纳我。”她说。

“芭芭拉，他能那么对待你，看来他挺成熟的。”我说。

在其他方面，安吉洛也逐渐成熟。有一次，芭芭拉问我：“你认为安吉洛大学毕业后应该做什么？”

当芭芭拉描述安吉洛的优点和聪明时，一幅有趣的图画呈现在眼前。安吉洛是个好辅导员，好老师，能在大庭广众下演讲而不怯场，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性情中人。

“看来，他是个当牧师的好材料。”我说。我们俩都捧腹大笑。根据我对安吉洛的了解，这话似乎有些不切实际，然而……

现在，且让我们暂停一下，谈谈我们对待芭芭拉的一些策略。要让一个浪子回头，或是要让任何一个失丧的人回转归向上帝，首先要先触动他的良心。欲达到这个目的，要跟他在真理和爱心的根基上建立友情。

但是要按照上帝的方法去行，基督徒父母必须不断地努力，改变他们心中对这些迷途儿女的偏见和消极的态度。当然你无法否认，过去你曾经受到伤害，而且是多次受到伤害。然而，你必须学习接受过去，千万不要把坏印象统统堆积在你生命的地下室，关上门，然后否认这些思想的存在。

那些自己还站不稳的父母，就是还没把地下室打扫干净的人，肯定会搅和、拦阻耶稣在孩子心中工作。这些孩子虽然偏行己路，但耶稣爱他们，愿意挽回这些迷途的孩子，愿意接待、接纳他们。但父母下意识的拒绝，很大程度上会阻碍圣灵让浪子悔改的工作。还有，如果父母终日被负面记忆所困扰，自然无法体会“儿女无论做什么，总是需要爱”的事实。因此，做父母的必须先与天父培养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只能从天父那里学习饶恕、祝福和真正的爱。所以，让我们先跟我们圣洁的天父联上线吧。记住，千万要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能学会如何接触迷途的儿女，而且能触摸到他们的心灵。

追根究底，要想成功地表明你的爱，唯一的途径就是先让上帝爱你。这种爱是柔和、坚忍、有耐心的，是主动寻找、肯饶恕的，也是“行动的”。这种爱，最后一定会得胜。或许有人会说：“这一切我们都尝试过了，根本没有用。所以，我们放弃了。”但

是，还有一种爱，先前已经提到过，就是恒久忍耐的爱。即使你的爱被忽略，甚至被拒绝，你还是要继续表现你对孩子的爱。你当然不可能整天追着他、跟着他在生命的陋巷奔跑，可是你能等待，一有机会，你要立刻趁机表明你的爱。相信我，你的爱迟早会触动他的心。

为什么呢？因为恒久忍耐的爱是上帝对付罪、制伏罪的武器。同样地，恒久忍耐的爱也是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我们死。因为硬邦邦的律法无法使我们脱罪，唯有借着这种恒久忍耐的爱才能使我们脱罪。他为我们付上触犯律法该付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新约《圣经》常用两个字描述基督代赎的大功，就是“坚忍”（《希伯来书》十二章2~3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5节）。他一直坚持到底，救我们脱离罪恶、撒旦和死亡的束缚。在我们仍然悖逆、反抗至高者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缘故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十二章2节）。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你的悖逆，并且以恒久忍耐的爱爱我们，使我们能爱自己的孩子，也让上帝战胜孩子心中的罪。

就这样，上帝饶恕的爱触动了我的良心。当我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已经爱我，差遣他的儿子为我而死（《罗马书》五章6~10节）。这爱抓住了我的心，也只有这爱能刺透我那刚硬的心。同样，基督徒父母也能借着持续不断地在儿女面前活出基督那种坚忍不移的爱，触动这些“与上帝为敌的年轻人”的良心。这种爱是拒绝、藐视，甚至恨恶都无法抵挡的。

那么，你要如何操练这种爱呢？什么时候要柔和？什么时候要坚持？什么时候又只把他们当朋友，无拘无束，亲热又坦白呢？

此时，罗斯·玛丽和我已经是老手了。两年前，芭芭拉生病的时候，我们对她温柔极了。有一天，她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病得连站都站不稳。罗斯·玛丽拥抱她，领她去看医生，医生诊断她患了“单核白血球增多症”。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病。她问我们可不可以住下来，我们便留她住下，照顾她，为她祷告。

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每次芭芭拉因犯罪生病，她就会回家，请我们祷告。这种状况一连发生过好几次。后来，有一天芭芭拉又来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我拥抱她，安慰她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悲伤。她再一次请我们为她祷告求医治。

我想了一会儿，说：“芭芭拉，我很愿意为你求上帝医治。可是我又觉得有些不妥。我们为你祷告，你好了以后就走，之后还是做坏事，然后又生病，再回家来，反反复复，这不行。这次我不仅要求上帝医治你的病，还要求他使你圣洁，以致你不再愿意犯罪。你同意我祈求上帝洁净你，使你成为圣洁吗？”

她点头表示同意，所以，我就恳求天父医治她整个人，医治她的病，使她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对我们父女俩都是一次严肃的经历，对芭芭拉的生命更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她的身体复原了，她也开始离开她的一些老毛病。

容许我再次强调，我们向芭芭拉表明我们爱她，主要是借着我们欢迎她和她的朋友来表达。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张开双手，欢迎她回家。不论她带谁来，我们都欢迎。尤其是感恩节和圣诞节等节日，或是全家一起出游，我们更是格外用心，让他们觉得宾至如归。从美国世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许多人觉得我们一家看起来像是外星人。芭芭拉的一些朋友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欢迎他们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做饭招待他们，我们一

起欢乐，也抓住机会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既然《圣经》说人起初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尊重巴巴拉和她带回家的朋友。我们更是尽力倾听他们的意见，问他们问题，听他们的回答，有时我们也会表达不同的意见。我们还会把我们信仰生活的真谛告诉他们，并且作见证，叙述我们信耶稣的历程。

这时我们在学什么功课？学习认识爱是多姿多彩，满有怜悯，热情洋溢吗？当然是！其实，爱的本质很简单，就是尊敬对方，以礼相待，而不在于这人配不配得到。这是我们尽力要给我们每个儿女的礼物。我们现在发现，这种爱使得巴巴拉和安吉洛向我们打开了他们的心门。

其实，这件事还有它幽默的一面。魔鬼用尽办法要毁灭巴巴拉，让巴巴拉接触各式各样的非基督徒，她却把这些都带回家来，结果这些人自动上门来听我们传福音，其中有她的大学同学，有她那些“异类”的朋友，还有她的男朋友。我们都为主在他们身上下了功夫。因为巴巴拉的缘故，各式各样的人听到了福音，接受了基督的爱。

对我而言，这是极好的训练，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牧师，也预备我将来在乌干达从事艰难的宣道工作。

这里也容许我多做点自我介绍。我不但是牧师，还曾是大学的英语老师。我对书籍、传统、文化、哲学都有兴趣。我是一个喜欢夏天到西班牙去参观艺术馆的人。做牧师之前，我除了在威斯敏斯神学院长期任教之外，也曾在加州教过高中，又兼任过大学教授。我在美国西部俄勒冈州沿海的山区长大，生长背景并不平顺。那时，我们家养了许多牛，有个小牧场，我父亲担任政府捕猎手。

像我这种成长背景的人，通常比较保守。可是，巴巴拉跟她

我的朋友总是向我挑战，不断地帮我脱去那层外壳。整体而言，这对我是有益的。我因此不得不学习依赖圣灵，帮助我分辨，什么是我的个人的偏见，什么才是真正的原则性问题。长期下来，我发现许多我一向以为合乎《圣经》的看法，原来不过是文化上的副产品；那些我没经过查验就当成是上帝旨意的习惯，原来是人的传统。

不过，我认为有一件事罗斯·玛丽和我必须禁止，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用我们家从事违法乱纪或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把这个原则清楚地告诉巴芭拉后，因此，我们之间也就不再有纠纷。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心灵得到某种自由，可以跟巴芭拉和安吉洛在其他方面同乐，就像滑雪，或是享受一顿丰富的家常菜。

对基督徒父母而言，我还关心一件事：我们太容易上魔鬼的当，魔鬼极乐意给我们安上一个负面的头衔。他定意让现代的年轻人认为他们信主的母亲是个不会打扮的女性，没有喜乐，一天到晚参加教会那些无聊的聚会，而他们的父亲则是个严酷的极权主义者，终日唠叨不停。

因此，我们不要给年轻人这种印象，以为我们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基督徒，被一大堆死板规条绑得紧紧的。我们感谢上帝，有时在人人都说“是”的情况下，我们有勇气说“不”。我们基本的态度是不暧昧，有原则，态度鲜明。心中有爱的人是开放的，愿意主动，并且欢喜快乐地接触税吏和罪人。我们的目标是要表现出：一个有圣洁生命的人是何等不同，并且绝不与罪妥协。我们最有力的见证是我们的喜乐。总之，属世的巴芭拉只能假装她是快乐的，而基督徒拥有的喜乐却是无法言喻的。为什么我们要独自享受这种喜乐呢？

不久后，我有机会跟安吉洛的一个朋友分享我的喜乐，这人因持有毒品被捕，关在附近的一间拘留所。安吉洛和芭巴拉请我去看他。我就去了。

我们见面的头五分钟，这人不断地强调他对宗教的热诚。后来，我温柔但坚定地对他说：“韦恩，对不起，请不必再说了。每个人都可以耍自己的手段。但我不会跟你耍手段，请你也别跟我要手段。如果你真的有心改好，我可以告诉你如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建立在真理和爱心上的。你愿意听吗？”

韦恩开始有些生气，我以为他会跟我争执。没想到过了一会，他开始有了笑容，对我说：“好吧！”

于是，我就说：“耶稣不要手段。他的生活里充满了真理和爱。这就是他为了帮助我们而做的……”

芭巴拉的回应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爸妈居然会成长、改变。这比他们持久地爱我、关心我和我做朋友更令我讶异。根据我与非基督徒相处一段时间的经验，多数人年纪愈大，心中的苦毒就愈多，做事的方法也愈僵硬。

1979年的春天，我居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接受了父亲给我的一些建议。

安吉洛想结婚，我却下不了决心。一想到上次婚姻的失败，

我就害怕，犹豫不决。在我一再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去探望爸妈。我们一起坐在后院的阳台上，我跟他们谈我有意在政治学领域发展，希望取得一个博士学位。父亲对我说：“四年后你就28岁了。你什么时候才会考虑生儿育女？”

我一本正经地说：“难道你不认为我该先结婚吗？”父亲完全同意。然后，他问我到底拦阻我跟安吉洛结婚的原因是什么。我跟安吉洛已经同居了两年，这是父亲第一次跟我谈我和安吉洛的关系。两年才一次不能算干扰，所以，我决定向他坦白。我告诉他我怕再次在婚姻上失败，我说：“人人可以离一次婚，可是两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吉洛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业，他似乎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当父亲说安吉洛适合当牧师时，我一笑置之。可是当父亲说，他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像结了婚一样，何不公开我们对彼此的委身时，我听进去了。这是我头一次听父亲谈我跟安吉洛的关系，口气相当友善。看来父亲还挺尊重安吉洛的。我一方面感到有些惊讶，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谈话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要严肃地考虑婚姻的事情。

就在这时，好几个大学收我当研究生。我最后决定到加州帕罗奥图市的斯坦福大学去进一步深造。于是，安吉洛和我开始计划搬家。同时，我们决定延后我们的婚事，等到搬家再说。在离开之前要处理的事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安吉洛对乔迁之事相当兴奋，我却恐惧极了。我舍不得放下所有让我有安全感的一切。虽然我明知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本科程度，可是我怕自己无法胜任斯坦福的学业压力。假如我跟不上怎么办？我尽量不想这些，继续收拾行李，把恐惧藏在心里。

我心里害怕，对前途一片茫然，但有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与我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母亲开始有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改变。前些日子她告诉我她在瑞士的经历，我把它当耳边风。现在让我惊讶的是，她的过敏症居然不再犯了。这病困扰她很久，使她几乎无法正常生活。多年来，每当她心里不高兴，压力太大，或是累了，就会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现在，她居然可以到处走动，而口袋里也不再有成堆用过的纸巾。看上去她比以前快乐、健康多了。当我问她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说在瑞士悔改后不久这些病症就消失了。虽然我听了并不以为然，但却让我觉得有些纳闷。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爸妈居然会成长，会改变，这比他们持久地爱我、关心我和我做朋友，更令我讶异。我跟非基督徒相处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根据我的经验，多数人年纪愈大，心中的苦毒就愈多，做事的方法也愈僵硬。可是，爸妈竟然跟他们相反。

我头一次感觉爸妈愿意改变，是在父亲跟我道歉的时候，后来我发现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改变。父亲过去对人容易失去耐心，容易烦躁，现在不再这样了。我的母亲现在则每天早起读《圣经》，而且旁边不再有一盒纸巾。我不晓得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不过这些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很深。

我知道，若是痛下决心，我也可以大大改变我的生活。但是，我想爸妈是否能触摸到我心灵的深处，改变我的整个人呢？他们整个人都变了，我跟安吉洛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改变吗？我认为感情生活美满，再加上一份称心又成功的事业，是生活快乐的必要条件，对此我毫不怀疑。我收拾行李，预备到加州去，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成绩是否跟得上。

我想，只要我能拿到博士学位，就心满意足了。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在本章里说，他们愈来愈欣赏芭芭拉，也让她知道他们对她的看法。

- (1) 他们为什么不怕芭芭拉误以为他们认同她的生活方式？
- (2) 他们这样做是效法谁？

2. 杰克说：要让一个浪子回头……关键在于触动他的良心。

- (1) 杰克说要怎样做能触动浪子的良心？
- (2) 当我们想要触动浪子的良心时，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 (3) 如果父母自己还站不稳，他们面对儿女的抗拒，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
- (4) 我们必须先怎样，才能够按照上帝爱我们的样式来爱别人？

3. 请读《希伯来书》十二章2~3节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5节。

- (1) 基督爱我们的标志是什么？
- (2) 这种爱怎样扎我们的心？怎样扎浪子的心？
- (3) 杰克说当我们表达爱的时候，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对安吉洛和芭芭拉很重要？有谁在你一生当中，是你必须无条件尊重的？

(4) 杰克说父母与儿女相处的时候，应该避免什么事？

4. 请再读一次巴芭拉在本章的回应。

(1) 这时她父母哪件事最使她印象深刻？

(2) 你觉得为什么“她父母生命改变”和“她父母爱她和安吉洛”同样使她印象深刻？

(3) 如果你正很辛苦地面对一位浪子，你觉得他（她）会看你生命中的什么东西？这和杰克说的“认识天父的爱”有什么关系？

11

我若真心爱她，就应该面对她，把这关乎生死的大事向她说明。但这是一件不讨好的苦差事。她或许会生气，发脾气。我深信上帝正在寻找巴芭拉，我相信虽然面对巴芭拉是件痛苦的事，但基督会借此显明他的爱，撕下她骄傲的面具，使她看出她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最后一仗

安吉洛站了起来，擦擦眼睛，看来好像有话要说。可是，他却走出前门，独自在前院的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暂时离开这场为他和巴芭拉举办的早餐欢送会。我们大家都以巴芭拉为荣，她能拿到奖学金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确不简单。我们的客厅挤满了朋友、亲戚和新生命教会的核心同工。

安吉洛为什么忽然离席？这跟他们刚收到的一份礼物有关。

在欢送会前，我们发现巴芭拉这次横跨美国大陆之行的费用还少 500 美元，她没有这笔钱，安吉洛也没有。他们有些焦虑，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教会的一位执事帕特·豪斯先生提出一个建议。他说：“我们何不为此募款呢？”为了抛砖引玉，他先捐了一笔款。接着教会的几个长老也捐了款，后来连安吉洛的父母也出手相助。结果，募到的款项远远超过 500 美元。

我把装着这笔钱的信封交给巴芭拉时，她犹豫了一阵子才把它打开。她好像知道里面装的是什麼。打开信封时，她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安吉洛被这份充满了爱的礼物感动得不知所措。这件事对他的震撼太大，他必须到阳台上去安静一下，才能使他的情绪平静下来。

对巴芭拉来说，这是个特别值得高兴的时刻。我们借着这次

聚会和礼物表明我们对她的尊重，她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上高中的时候，别人就看出她的潜能很大，不过她一点不用功，得过且过。上迪金森大学时，她的成绩并不理想，但现在她的成绩却很优异。她一方面要全时间工作，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她还要全时间在天普大学念书，最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又有好几所一流大学接受她当研究生。

看到大家的热情，巴芭拉高兴地说：“我简直是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

事后，安吉洛对她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个教会有那么大的爱心。我太感动了，根本无法在屋子里待下去。”

那天晚上，我心里对上帝充满了感恩。我知道是他在我们教会的信徒心中动工，让他们这样爱护巴芭拉。我感觉到我们“爱的攻势”已经到了尾声，因为爱他们的不仅是我们的了。比方说，考夫曼先生，他当时是新生命教会的长老，现在在加州牧会。他和妻子莉斯格外关心巴芭拉，常探望巴芭拉，也认识安吉洛，尽量跟他们做朋友。在这次募款的事上，考夫曼做了不少工作。那天早上来参加欢送会的长老夫妇都真心爱护巴芭拉和安吉洛。这种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我也深受感动。我体会得到，巴芭拉和安吉洛也都感觉到基督的爱借着我们临到他们身上。因此，他们对基督徒和教会的偏见都一一改正过来，并且拦阻也都一一撤去。

两年前，我们在桥上见面的时候，巴芭拉对我说，她要我以无条件的爱爱她，今天，她已经在体验这种爱，而且不单是我，还有好多人都是这样爱她。巴芭拉和安吉洛也体会到我们光靠自己，不可能有这种能力。是耶稣这位万王之王，让我们先经历到他对我们的那种无条件的爱，然后再教导我们照样去爱人。那天

早上我们表达的爱不过是天父之爱的一个象征而已。我心里深得安慰，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寻找巴芭拉和安吉洛，正像他曾经寻找我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其实，他一直在呼唤，只不过现在他的工作更明显了。用汤普森在《天之猎犬》这首诗里的说法是：“你现在可以听见寻找者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了。”

虽然如此，我的心还是不踏实。我很满意我们全家和教会都对巴芭拉和安吉洛表达了我们的爱，可是好像还少些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前面还有最后一仗没打？到底还有什么没做呢？

早餐欢送会后，我知道还有一件痛苦的事，基督要我去做。由于许多人为巴芭拉和我们祷告，因此我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不让我随意而行。而当这个意念刚出现在我的脑海，我就知道下一步上帝要我做什么了。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念头——巴芭拉还是漂流在外的浪子。三年前，她和我们都清楚她在道德和灵性上都是失丧的。她就像驾驶着那辆绿色的跑车，在高速路上飞驰，而跑车却没有刹车设备。现在她变了，生活的各方面都井然有序，也有规律，而且，不久就要跟安吉洛结婚了。这个浪子，看来似乎已经回头了。

然而，“道德更新”、“有责任感”，跟“回到天父怀抱”显然不是一回事。巴芭拉仍然失望，没有基督在她心里，她还是要到地狱永远受苦的。这个信念像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临到我。我晓得身为父亲，或许能帮她认清，从“不被社会接纳”到“被社会接纳”，并不代表她能免去永远的灭亡。可是，我该怎么表明我的关心呢？我怎么做才能触摸到她的心呢？

其实我们这样关心巴芭拉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的。在早餐欢送会前，我一直在为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祷告。他一个没信主

的兄弟忽然昏迷不醒。他说，他的兄弟没有认识基督就去世了。为此，我跟这个朋友一起难过。这意味着什么呢？人在昏迷状态下是否能成为基督徒呢？或是引用这个朋友的话：“难道我只能把我的兄弟当做一个美好的记忆带到天堂吗？”

我们想到这里，心都碎了。我们希望基督能用他独特的方法触动他兄弟的心。但是，当我一想到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朋友的话就困扰我。尽管巴芭拉有进步，但她最后的结局不也如此吗？那将是多么悲惨啊！想到这，我颤抖不已。

我若真心爱她，就应该面对她，把这关乎生死的大事向她说明。但这是一件不讨好的苦差事。她或许会生气，发脾气。我再三考虑后认为，既然基督已经开始在她心中工作，她起初的负面情绪不会维持多久。我深信上帝正在寻找巴芭拉，眼看《天之猎犬》就要“咬”我们俩了。我相信虽然面对巴芭拉是件痛苦的事，但基督会借此显明他的爱，撕下她骄傲的面具，使她看出她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所以，在1979年8月底的一天，我预备好打最后一仗。我决心要简单明了地告诉她，要是她不能跟我一起上天堂，我会多么伤心。我放下自我的骄傲，请她来见一次面。

我们在客厅会面，她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我刚坐在她对面。我开始说话的时候心情很乱。一方面我要依靠上帝，我怕说错话。另一方面，上帝的爱驱使我，使我必须要把生命的真理和事实讲到巴芭拉的心里去。

“巴芭拉，你晓得你的母亲和我多么以你为荣，你在工作 and 学业两方面都表现突出。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到斯坦福去，也很高兴你跟安吉洛计划美好的未来。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重担，必须

跟你分享。很简单，就是无论如何，人的生命短促。我最近常想我的一生。我上天堂的时候，若是只能把你当做一个美好的记忆带去，我希望你知道我会多么悲伤！”我说。

我还想多说一些，可是巴芭拉没听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就变了脸。那时罗斯·玛丽刚好进来，立刻就又流泪离去。后来她对我说：“我才听到一些你们的谈话，就知道我承受不了，所以我就哭着到厨房去了。”

巴芭拉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强烈抵抗，大约持续了好几分钟，她说我总是跟她作对，让她感到罪咎，让她不好过。

她发脾气的时候，我聆听，不讲话，心中祷告。我信心满满，祈求上帝借着圣灵触摸她的心，让她知罪，让她体会到，人若相信这个世界是永存的，又根据这种信念规划个人的生活，是极其愚昧的。

最后，她终于停了下来。我再一次鼓起勇气，对她说：“难道跟你说我的心里话错了吗？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不想上天堂的时候，只能把你当做一个美好的记忆带去。”

我的话还没说完，巴芭拉又大发雷霆。于是我又只能祷告和等候。等她停下来，我再一次开口说：“你错了。你跟我并不是一辈子都在打仗，你完全错了。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我只记得我们有过两三次争执，而且每次都是你赢。其实，我们应该多争执几次，好解决一些问题。我刚才跟你说的一番话，对我来说一点儿没错。我告诉你我要你跟我一起上天堂，难道错了吗？”

这时的气氛很紧张，好像火药一触即发。然而，忽然间烟消云散了。巴芭拉的脸色变了，她忽然失声痛哭，跑过来，扑倒在我的脚下，一边流泪，一边抬头看我说：“爸爸，我们要多来这

么几次。”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抱住她，说：“芭芭拉，我知道，我们应该常常这么做。”

我们就这样坐了几分钟。后来，我打破寂静，开口说：“芭芭拉，我只求你一件事。你可不可以请耶稣将他自己启示给你？就这么一个请求。你可不可以请他将他显示给你？”

“我会的。我也想这么做。我会请求他将他自己显示给我。”她说。

“我就求你这一件事。你能做到就够了。他会垂听你的祷告，我知道他会。我爱你！愿上帝与你同在。”

对我而言，跟芭芭拉的最后的一仗已经打过了。我被上帝主动的爱所感动，直到最后阶段。现在，芭芭拉的良心受到的挑战也进深了一步。我毫不怀疑，这是上帝的工作，不久他就会完成的。

芭芭拉的回应

我将整件事交托给上帝。他若真的存在，必定能改变我。我自己没办法，我的家人无论多仁慈、多有爱心，也无能为力。

跟安吉洛到加州去之前，我请父亲帮我合签一张信用卡。因为我们的钱不够搬家和布置新家，我们希望靠信用卡贷款。父亲一口答应，还说看看他还能帮什么忙。我们当时没有在意，只是按着计划进行。

一个礼拜后，爸妈请我们回家团聚，说有些朋友和亲戚要跟我们话别。安吉洛跟我看见有一迭卡片等着我们打开。于是，我们坐下来，一封封打开来看。我们发现里面装了八百多美元。这些我们经常忽略、轻视的人居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好受感动。安吉洛受到的震撼更大。他知道我们完全是不劳而获。我们对这些人多数并不友善，而且这些人并不富有，但他们给我们的却是如此大礼。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只有感激领受。

我前面已经提过，我的父亲有个习惯，就是先报好消息，接着坏消息随后就到。果真不出所料，他真的在给我丰厚的礼物后，马上告诉我一个坏消息。由于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争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他坐在客厅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正好在我的对面。那一天我去探望妹妹卡伦，她生病躺在沙发上休息。因此，我跟父亲争执的整个过程她都在场。我们的声音愈来愈大（其实是我的声音愈来愈大，我们家除我以外没人会大声吼叫），妹妹只好把头藏在被子里。她曾经一度抬起头，简短地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还是为同样的事争吵。”她说的一点没错。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挺好的，可当父亲告诉我，他要我跟他一起上天堂时，我发怒了。因为他的话意味着我现在是要下地狱的。我大声吼叫，声称我们的关系多么恶劣。他若不改，继续用地狱吓唬我，我们的关系怎么可能改善。他不再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我。我想，直到今天他还不晓得，这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无话可说，我当时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是否太离谱了？”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才会让父亲哑口无言。当我看着对面这个弱小、安静的人，我突然发现

我爱他，我不想给他带来更多地伤害。

最后，他说：“我知道你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你没办法成为的人。你为何不祈求上帝将他自己显示给你呢？”

听了这番话，悖逆和斗争的意念顿时离我而去。他了解我。我不是个基督徒，我不可能改变我的感觉和本质。我告诉他我会请求上帝向我显现，我也确实这么做了。后来，当卡伦坐起来要止痛药的时候，我带着解脱的心情去找。于是，我将整件事交托给上帝。他若真的存在，必定能改变我。我自己没办法，我的家人无论多仁慈、多有爱心，也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安吉洛和我把我们所有的家当装进一辆老旧的汽车，往加州开去。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说巴芭拉虽然道德有更新，也有责任感，但杰克不会因此而满意。

- (1) 为什么巴芭拉这种 180 度的转变，并没有让她的父母彻底放心？
- (2) 为什么他们原本大可对巴芭拉的新表现感到满意？
- (3) 面对你所爱的人，你会不会有时候因他（她）表面的改变就满意了？

2. 杰克和芭芭拉在本章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冲突。虽然他们后来又住在一起许多年，但是从来没有再结过冲突）。

- (1) 为什么这次冲突让杰克很痛苦？
- (2) 是什么使他有勇气走过这段路程？
- (3) 杰克与芭芭拉相处的时候，是否常常提起他很关心芭芭拉在永恒里的结局。
- (4) 如果杰克平常就多提起他很关心芭芭拉在永恒里的结局，这会不会让这次谈话带来的冲击力小一点，或是让冲击力反而更大？

3. 杰克和芭芭拉对这次冲突的描述不大一样。

- (1) 杰克做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使芭芭拉的印象最深刻？
- (2) 杰克说什么事情对芭芭拉来说如释重负？
- (3) 你能否从本章看出来，如果要让一场冲突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应该要把握哪些原则？
- (4) 你能否把这些原则运用在你一生的任何环境中？

12

芭芭拉的心已经相当敏锐，学习做事要真诚，做人要有志气。她说她不能忍受继续伪装下去。

……几个星期后，吉尔打来电话：“妈！爸！芭芭拉成为基督徒了！”

好消息接踵而至，两个星期后，安吉洛也信了主。

终于回家了

下面这封信的日期是1979年9月10日。发信地点是堪萨斯州的拉塞尔城。信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穿越了堪萨斯州，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桃乐茜在电影《绿野仙踪》里觉得人需要幻想。这里的公路笔直，穿过整个州，中间偶尔遇见小山，路面稍许不平。安吉洛开车，我则大声朗读。昨天我们读完《时间皱纹》，今天我们开始读《门风》这本书。从来没人朗读给安吉洛听过，他喜欢，我也喜欢。我再次有机会欣赏恩格尔斯的作品。

芭芭拉的心情很好。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找到住的地方。芭芭拉到学校注册、选课，安吉洛也找到一份在餐馆当服务生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加入社会主义女性运动，不过当时没让我们知道。

11月底的时候，罗斯·玛丽和我开始慎重考虑到乌干达去几个月。当地有人邀请我们去建立一间与新生命教会类似的长老教会。这可是一件大事。最近，就是八月间，有一个宣教团去过那里，发现坎帕拉到处都有战火，他们的住处被一连串的子弹击中，他们认为回到奈洛比是上策。

我头脑中思考着很多问题。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乌干达吗？这时候去明智吗？乌干达的首都每晚都有人被杀，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呢？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上帝的旨意吗？

对新生命教会而言，我觉得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与我同工的鲁兹牧师和朱利安牧师都已经很成熟，事实也证明他们相当有恩赐，是可靠的教会同工。教会的工作进展顺利。考夫曼先生最近帮助教会的长老们稳固了教会的组织构架。维斯先生刚从奈洛比回来，他曾在奈洛比做过乌干达难民的工作，现在回教会带领布道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减少教会和负责同工对我的依赖是好的。然而，最要紧的是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参与乌干达的福音工作。

跟长老、家人以及教会的会友商量后，我们决定，如果当地的治安有改善，我们就去。森潘吉博士来电话告知我们，坎帕拉的治安有改善，该国在前任独裁者阿敏的宣传下，反美情绪迅速消失。森潘吉牧师曾经是乌干达难民，在我们教会当过几年的长老。

于是，罗斯·玛丽和我在11月底飞往乌干达。跟着教会又派来一支宣教队，成员有波利森、黑珀、葛罗斯和肯德尔几位先生。在启程前，罗斯·玛丽和我心里都有些挣扎，我尤其厉害。这段时间我先是自我反省，后是降服于上帝的旨意，最后是从恐惧中得到解脱。

撒旦不想让我们去，因为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他知道我们的决定会影响其他的人。安吉洛在加州观望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一天，他对芭巴拉说：“我也想跟你的父母到乌干达去。”

芭巴拉很惊讶。她简直不能相信。她说：“你得先成为一个基督徒啊！”

“我知道。我也正在考虑这事……”他说。

后来，安吉洛告诉我们，他会相信“基督活在人心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仰舍命。其实，这是任何人信耶稣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后来，上帝也使用我们这次海外宣教，让安吉洛和芭芭拉重新考虑他们跟社会主义女性运动的关系。

离家去乌干达之前，我又一次机会向芭芭拉挑战，让她重新检讨一些她虚妄的想法。多年来我一直学习聆听，知道她内心有许多根深蒂固的想法其实不是事实。首先，她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特别是她的父母和任何跟她亲近的人的替罪羊。其次，她认为一个人能在人群中找到快乐，而无需考虑永恒的事。我清楚这些都是谎言，我也清楚这些谎言必须要拆穿。在他们去加州之前，我跟芭芭拉在客厅处理的也是这个问题。

现在我的重点是第三点。这跟相信“教育能重新塑造一个人”，尤其是“在优秀的大学受教育效果更好”这个想法有关。我真希望我是芭芭拉的好朋友，能问她几个让她思考的问题。

在去乌干达的前几天，我跟芭芭拉通过电话长谈了几次，我大多只有听的份。基本上，芭芭拉还在摸索，即使看见了，心里还是抗拒。现在，她的心已经相当敏锐，如学习做事要真诚，做人要有志气。她对我说她不能忍受继续伪装下去。过去她常说“做个非基督徒会让我快乐”，现在则已不提了。如今，去研究所深造是她最后的希望。

“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培养诚实的品格。在天普读大学的时候，把别人的看法凑在一起，写出表面看来有创见的文章并不难。说实在的，我是个杰出的抄袭老手，那算不上真功夫。在研究所可不能这么做。我不想失败，我宁愿不及格也不愿写一篇全

是二手资料的文章。而我的难处是我一无所有，根本没有自己的创见，也没有组织的能力。”她在电话上对我说。

跟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我说：“巴芭拉，这事怎么解决呢？我尊重你的尊严，我也同意休学比伪装要强得多。我可以为你祷告，不过，你似乎也当将这事交给上帝。你好好想想，研究所能给你这样的尊严吗？除了上帝，谁能帮得了你？”

跟着又是一段长时间的静默。

“你是否期待以教育替代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你曾经考虑过，上帝才是一切知识和智慧的源泉吗？”我问道。

在乌干达的这段时间，我对上帝的信任加深了，他真是掌握生命的主宰，他更是掌管我们家的主宰。我深信他所做的不仅能荣耀他的名，也能拯救巴芭拉和安吉洛。我期待的目标更大了，我头一次把安吉洛的得救也包括在内，我相信上帝要做大事。

我热爱乌干达的人民，我也喜欢那里的侍奉。索齐、卡萨伊贾、穆苏瓦和卡亚几位牧师领我们到坎帕拉的一个地方，在欧威诺市场和基塞尼的贫民区之间。我们在这里公开传福音。这是全市最危险的地区，但上帝重用这几位牧师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罗斯·玛丽跟我们同去，与非洲基建孤儿院的妇女们同工。晚间，我们则在国际旅馆跟当地的亚洲人和政府的官员作见证。

罗斯·玛丽在市场作见证勇气十足，她在教会的侍奉也很不错。她向在旅馆聚集的亚洲人传福音更是有效果。然而，她还是觉得在坎帕拉生活有些困难。在那段动乱的时期，人性中的残忍凶暴表现得淋漓尽致，令她震撼不已。特别是在夜晚，那是报复和动乱的天下，白人夜间不出门倒还算安全，可怜的乌干达人在这无法无天的城市会无缘无故地失踪。天亮之后，市府官员经常

要收拾二三十具晚间被杀的尸体。怨恨、苦毒、派系之间的纠纷以及贪财引起的谋杀，都是阿敏时代遗留下的苦果。

第二年二月中，我们启程回家，飞到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回到家，能跟家人和新生命教会的朋友团圆，真是高兴极了。

上帝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家中显能力，他的方式是最好的。芭芭拉跟安吉洛已经成婚，芭芭拉也放弃了她大部分的幻想。桃乐茜似乎该回到堪萨斯的真实世界了。芭芭拉若希望她的婚姻美满，她需要帮助。现在，她已经到了愿意承认她的罪需要赦免的地步。

罗斯·玛丽打电话给芭芭拉告诉她在乌干达的经历：“人很难想象这个小小的国家是多么混乱。晚上你会听见枪声，早上你会看见官方收拾街上的尸体。人表达残酷的方式很多，他们完全不把穷人和孤儿放在眼里。我们住的旅馆有一个亚洲人，他在当地的一家银行工作，这人的心脏有毛病，很严重，正在疗养中。有一天，他们全家大小被赶出旅馆，因为他的老板迟付了旅馆的住宿费。

“旅馆里经常缺水，你得从救火用的消防水管里弄出一些黄色的水冲厕所。等水真的来了，就闹水灾。因为许多人没关水龙头，以致洗脸盆和浴盆都满了，流到屋子里和走廊，结果把天花板也弄湿了。有时天花板支撑不住，掉了下来。对这些事，我处理得还不错。最困难的是亲眼目睹人性的凶残。许多人受到阿敏的迫害，结果，这些人又以同样的方式苦害他人。

“这段时间也让我的一些旧伤显露出来。当我们终于离开乌干达，经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乌干达失败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文化震撼，我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应对。于是我生气、退缩。到瑞士的时候，我心灵的堤坝崩溃了。我失声痛哭，

然后问你父亲：‘为什么我不能多给人一些爱呢？我到底错在哪里？’他的回答是：‘你有时完全像一个孤儿，好像圣灵不存在，不能帮助你似的。难道你不晓得你是跟天父同工，他爱你，愿意帮助你吗？’”

罗斯·玛丽讲完后，接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巴芭拉安静地、嗓子哑哑地说：“妈妈，我也是这样。”

母亲向女儿承认自己的弱点，终于赢得了巴芭拉的心。

这次谈话后不久，安吉洛跟巴芭拉说：“社会主义女性运动是行不通的。每个参与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一个人愿意牺牲。这种机构要想成功，必须有人愿意为它舍命，就像你的父母愿意去乌干达一样。”

几个星期后，我们的媳妇吉尔打来电话，令我们非常兴奋。她说：“妈！爸！巴芭拉成为基督徒了！她想跟你们联络，可是一直联络不上。赶快给她打电话！”

好消息接踵而至，两个星期后，又有电话来告诉我们，安吉洛也信主了。

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除了感谢上帝，相信主权在他手中，他用自己的宝血买赎了他的儿女，也智慧地把他们带回他的怀抱之中，此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芭芭拉的回应

我常坐在厨房一边读《圣经》，一边流泪。我终于看清我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即使行善，也是自私的。我无法把上帝的同在撇在一边，无论到哪里都感觉到他在我周围。在穿越斯坦福那个像俱乐部一样的校园时，我突然醒悟到上帝的同在，这是我从前没有经历过的。

安吉洛在斯坦福的适应比我要快得多。我们刚到不久，他就找到了打网球的搭档，也发现了打排球的最佳场地。他觉得加州的生活好极了，可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很不自在。我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比我聪明，我也知道他们读的书比我多得多。我们研究所一年级的同学都在为结构主义争论不休了，我却还不确定结构主义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政治理论的课堂上轮到我做口头报告，没想到我怯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此外，我们还要写报告，影印发给同学，然后一起讨论。轮到我的时候，大家把我的报告批评得一无是处。我苦恼极了，我想这门课我肯定过不了关。

因此，我不得不加倍努力，整天泡在图书馆，晚上也很晚才睡。此外，我尽力跟同学和教授建立友谊。每周三安吉洛和我都请同学和教授带菜来我们家一同吃饭。我们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并且参加“新美国运动”这个社会主义女性运动团体。我们每周聚一次，讨论如何改造这个世界。

虽然，我慢慢觉得自在多了，可我还是认为自己不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料。我跟爸妈谈我心中的恐惧，也谈我期望在学习上真诚。我体会到不能继续在研究所把别人的意见凑在一起，随便写篇报告交差了事。再说，我也不太可能继续这样做，因为我借的书全是我的教授们写的。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真着急了。于是，我使出最后一招——我祷告上帝让我成绩甲等。

收到成绩单时，我吓了一跳，祷告果真有用，每一门课我都得了甲等。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可以松口气了。但也设法尽量忘记，是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

我还是不想做个基督徒，原因好像很多。头一个问题是安吉洛。那时我们还没结婚，我无法想象我能放弃我们的关系。我也不想成为基督徒后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我怎么能星期天一个人上教会，留他在家里看报纸呢？再说，我在斯坦福新交的朋友会有什么看法？我若奉行迂腐的基督教伦理，如何能让我的朋友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决定把上帝放在一边。我想，过去我总是低估自己和自己的能耐，所以我现在认为，我的成绩好，不是因为上帝听了我的祷告，而是我自己聪明和努力的结果。

我尽力不理睬上帝，忙着过圣诞节。然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有压力就头痛，而且每次听见有人提到耶稣的名字，我就想哭。在商店听见《弥赛亚》神曲我也会流泪。有一天，我们看一个电视歌剧节目《阿玛和夜访者》，我也大哭一场。安吉洛看着我，直摇头。

第二学期开始，压力又来了。这学期的课比上学期更重。母亲告诉我说她好像一个孤儿，我心里清楚，其实我也一样。于是，我打开《圣经》，开始读福音书。当我读到耶稣的言行，他对人

的爱心感动了我。我常坐在厨房一边读《圣经》，一边流泪。当我用耶稣的眼光看自己，我就不再在乎为了信仰所要做出的牺牲，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上帝是否会接纳我这个人。我终于看清我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即使行善，也是自私的。斯坦福的人都称赞我大方，每周在家有聚餐，其实，我是为了结交朋友，跟大家打成一片。我很清楚我的动机都是为了个人的好处。

可是，我就是无法把上帝的同在撇在一边，无论到哪儿都感觉到他在我周围。在穿越斯坦福那个像俱乐部一样的校园时，我突然醒悟到上帝的同在，这是我从前没有经历过的。有一天去上课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我曾错怪过他。回想事情的经过，我感到羞愧，无地自容。忽然我领悟过来，耶稣就是为这件事舍命的。我没有必要继续责备自己，我可以告诉上帝我错了，祈求他的赦免，因为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平生头一次体会到罪恶的重担从我的肩头脱落。我也开始明白，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是信耶稣的，而且我必须要跟从他。我知道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不能再假装自己不清楚这些。而且，奇怪的是，这样一来，我甚至变得再也不想假装了。

回家后，我决定下一步就宣布我是个基督徒。首先，我给安吉洛写了一封信（我们在两周前结了婚），然后，我打电话给爸妈。可惜，没人接电话。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嫂子吉尔，后来吉尔通知了爸妈。他们一听到消息就回电话给我，父亲立刻要我跟他在电话里祷告。我心里想，他是不是在考验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不过，我倒是挺高兴跟他一起祷告的。我们大家都兴奋极了。安吉洛回家后，看了信，倒挺支持我的。不过他有两个要求，他说：“我决不上教会，也决不会出声祷告。太愚昧

了！”我说：“行！”不过，既然读《圣经》不在他列出的愚昧事清单上，我便请他考虑跟我一起读《圣经》。从此，每天早上我们一起读《圣经》。我通常要赶着上课得先走，留下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继续读《圣经》。

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安吉洛的兄弟拉里坚持我们大家一起上教会。当时，拉里来探望我们，他跟安吉洛一样没有信仰，可是，他却认为复活节家人应该一起上教堂。所以，我们就到我通常聚会的一家长老会去庆祝。哪知，正当拉里闲来无事，计算彩色窗户上有多少块玻璃时，安吉洛却领悟到上帝对他的爱。我们离开教会后，安吉洛告诉我他相信耶稣了。经过几个星期激烈的挣扎，安吉洛终于放下个人的骄傲，开口祷告，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

问题与讨论

1. 我们在第十章看到，杰克和萝斯·玛丽的改变使巴芭拉印象非常深刻。

(1) 杰克和萝斯·玛丽一家人的改变又怎样使安吉洛印象深刻？安吉洛注意到他们一家人愿意为信仰舍命，也观察到另有一件事和这舍命的心志形成强烈的对比，请问那是什么事？

(2) 我们看到杰克和萝斯·玛丽一家人的爱触动了安吉洛和巴芭拉的心。杰克和萝斯·玛丽的生活方式也对他们产

生了很大的冲击。请读《加拉太书》五章6节。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挑战？

2. 杰克在本章中举出芭芭拉有三个根深蒂固的虚妄想法。

(1) 这三个虚妄的想法是什么？

(2) 在你一生当中，是否也遇到一些浪子？这些浪子是否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虚妄想法？你一生当中，是否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虚妄想法？

3. 萝莉·玛丽和芭芭拉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但她们发觉在一些基本点上，他们其实很像。

(1) 请问这基本点是什么？

(2) 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儿在挣扎？请花一些时间默想《约翰福音》十四章15~21节。

4. 芭芭拉求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她，上帝怎样回应这个祈祷？

(1) 上帝在把自己启示给她之前，先把什么启示给她？

(2) 为什么这第一步那么重要？

13

我们能改变，是因为耶稣锲而不舍地与我们同在，他接纳我们的人性、软弱、错误和罪恶。针对这一切，他散发出动人的爱，编织出伟大的荣耀之网，如今他仍然在照耀并改变许多人的生命。

荣耀之网

主日学的课堂一片安静。一群高中生正等着要听芭芭拉说话。她说得很慢，挺痛苦的样子。“我非常爱你们，……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起上天堂。”新生命教会有一些年轻人对属灵的事漠不关心，芭芭拉关心他们属灵的光景，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让我告诉你们耶稣和他奇妙的爱。你们可以跟他学习……”她继续说。

此时的状况跟五年前我向芭芭拉传福音时一样。正当芭芭拉分享时，一些满不在乎的年轻人受感动了，他们开始痛苦地扭转人生方向，归向了基督。那个星期，有一个年轻人来找她，并且将自己的一生交托给基督。不久，其他人也跟着相信了上帝。

当初我跟芭芭拉说我不愿意在天堂看不见她，这句话唤醒了她的良心，让她考虑永恒的归宿。而那次的经历，到今天仍然起作用。我着手写这本书，已经是六年之后了，现在安吉洛和芭芭拉在我们教会负责青少年的工作。虽然芭芭拉曾经一度漠视耶稣基督的爱，但如今她和那些年轻人都体会到基督的爱大有能力。这真是极其重要的改变。

能稍微爱别人一点儿，就已经是奇迹了，如果能爱得更多一点，就是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世上的记号了。它意味着上帝的更新

已经开始，基督已经向那个在人心中横行的“自我中心”发起猛烈的反攻。

耶稣——上帝的儿子，是唯一能改变巴芭拉的人。荣耀应该归于他。是他把爱放在巴芭拉的心里，而不是别人！我跟罗斯·玛丽的角色主要是学习让上帝做主做王，当我们甘愿奉献自己的生命归他使用时，事情发展的结果往往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基督赢得巴芭拉的过程有两个重点，一是她固执，不肯降服于上帝；二是我们无力改变她。事实上，上帝不止一次让我们看出，我们跟巴芭拉一样需要拯救，或许比巴芭拉更需要拯救。因为，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经历上帝的爱。多少时候，就是这种自以为是，左右了父母对悖逆儿女的态度。

对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能改变，是因为耶稣锲而不舍地与我们同在，他接纳我们的人性、软弱、错误和罪恶。针对这一切，他散发出动人的爱，编织出伟大的荣耀之网，如今他仍然在照耀并改变许多人的生命。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张网的脉络。1980年春，安吉洛和巴芭拉信主后，巴芭拉在斯坦福完成了硕士学位。她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回到费城。她在斯普鲁山基督教学校找到一份教职。我们的儿子保罗是该校的校长。安吉洛到改革宗圣公会神学院念神学。事情的发展似乎有些讽刺，巴芭拉十几岁的时候下了两个决心：一是绝不在教会学校教书。二是绝不嫁给神学生。没料到在她信主后的六个月内，她两样都做了。

安吉洛和巴芭拉一回到费城，就要面对许多问题。“被寻找的”现在成了“寻找人的”。像我跟罗斯·玛丽一样，他们很快就要学习“人必须要先死才能复活”的功课。他们遇见的头一个抵

制是来自我们的女儿卡伦，她比巴芭拉小五岁。1980年4月底，有一天我走进厨房，看见卡伦正在做饭。我问她对巴芭拉和安吉洛信主的事有何感想。她想了一会儿，摇摇头，然后，她那对蓝色的眼睛一闪，淡淡地说：“巴芭拉？我想我能相信她是个基督徒。可是，安吉洛？爸爸，你对他到底了解多少？我可不相信他是基督徒。”

我一笑置之。可是，我心里想，君王已经出动，许多人看见他的作为都要惊讶。还有，亲爱的卡伦，他也在寻找你啊！

在上帝智慧的安排下，巴芭拉和安吉洛在6月回到家。那时我们正在乌干达。比奈萨摇摇欲坠的政府，已经被政变的军方取代。于是，我们在5月又回到坎帕拉，帮助牧养刚成立的长老教会。我们非常关心森潘吉的安全，因为他在前比奈萨政府里面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们没在家欢迎巴芭拉和安吉洛，把这份荣幸给了卡伦。事实上，她躲他们都来不及，因为他们俩要暂时搬回家跟我们同住。

他们很快就发现传播幻觉比传播真理容易得多。多年来，巴芭拉给人的印象是“我很快乐，基督徒可不是”，安吉洛给卡伦的印象则是“他什么都行”——他是个杰出的运动员，舞跳得好，能说会道，在酒吧工作表现杰出，还是一流的餐厅服务生。卡伦从他们俩学到的是：“世上荣华实在美好，不尝怎知个中滋味。”相反，信主的女人不注重衣着，也不打扮，整天就是忙着照顾小孩，洗尿布，花时间、精力参加义卖餐会帮助穷人，并且义卖手工艺品赈济穷人。

如今，巴芭拉和安吉洛在卡伦身上看见的是他们俩过去的影子。于是，他们开始想法子将上帝的爱传给妹妹。

他们知道，首先要让卡伦知道“如果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一些比较敏锐的非基督徒往往被一种极其强烈的恐惧所辖制，卡伦也能稍微体会一点儿这种心情。我们不能期待卡伦理解，许多非基督徒追求享乐，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从失败的婚姻或人生的痛苦中得以解脱的唯一方法。享乐是他们唯一的止痛药，使他们忘记自我轻视和孤单的感觉。

经过一阵煎熬后，卡伦也开始对基督的爱有回应。巴芭拉对她紧追不放，卡伦不得不重新思考她的价值观。她发现许多非基督徒的爱那么没有深度，令她很失望。同时，她发现基督徒的爱，像是巴芭拉的爱，却是那么有深度，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就在这时，曾经跟我们在乌干达同工的黑珀开始与卡伦交往。他在卡伦的信主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年还没过完，卡伦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主。后来，黑珀好人做到底，干脆娶卡伦为妻！

不仅巴芭拉归向上帝，后来还有许多人也回到了上帝的怀抱。一些跟她想法类似的初中同学，也因她的见证信了主。两年后，巴芭拉在迪金森大学的好朋友萨莉开始常来看我们，而且经常在我们家过夜。萨莉是个可爱的青年，她皮肤白，巴芭拉皮肤黑。渐渐地，她向巴芭拉、安吉洛和我提出了许多有关属灵的问题。最后，在一个星期天午饭的时候，我对萨莉说：“最近，你问了不少的问题。你找到答案了吗？”

当我知道她已经清楚福音的真义，便温柔地问她：“那么，是什么拦阻你成为基督徒呢？”

听了这话，巴芭拉和萨莉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想我肯定是一脸纳闷的表情。“我们笑，是因为今天早上巴芭拉刚问过我这个

问题。”萨莉说。

那个星期，萨莉也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基督。这个荣耀之网一直在吸引人。我还可以告诉你许多类似的故事，看到上帝如何使用芭芭拉和安吉洛领人归主。不过，我想我不说，你大概也能想象得到。

当时的情况再好不过了。卡伦跟黑珀结婚后，他们到乌干达去了一阵子。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再过几个星期，我和罗斯·玛丽要跟卡伦和黑珀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会合，一起在当地建立教会。萨莉和一个曾经到过乌干达宣教的桑斯德结了婚。安吉洛培训青年领袖就像当年我培训刚信主的他一样，这些年轻人也有不少领人归主的经历。

还有小安吉洛，快三岁了。像他的父母安吉洛和芭芭拉一样，他具有运动天分，同时还充满了活力！他非常讨人喜欢，还懂得照顾不到一岁的弟弟加百列。

这个星期，新生命教会推选安吉洛为教会全时间的青年工作负责人。目前，他和芭芭拉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住在我们旧的大房子里。与我们同住的还有罗斯·玛丽 96 岁高龄的母亲，以及罗斯·玛丽的妹妹芭芭拉阿姨。安吉洛和芭芭拉也负责一些我们曾经带领的布道工作。他们俩真是一对难得的好搭档，他们明白圣经对恩典的教导，也了解人性。

罗斯·玛丽和我一再跟他们学习，如何做爱人的好榜样。他们活出基督的爱，他们爱年轻人，无论大伙儿在冬天围着火炉，或在夏天围着后院的野餐桌，他们俩都愿意为这些年轻人付出他们的生命。当然，安吉洛和芭芭拉也有他们的挣扎。我很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当他们眼见年轻人逃避上帝，拒绝基督的呼唤，

他们会为那些倔强的年轻人失望、伤心。这都是我熟悉的经历。多少时候，你发现自己的爱是那么肤浅，以致你不能不停下来想，你爱人的方式是否恰当。最糟糕的是，当你上帝饶恕你的记忆逐渐模糊时，你就会开始觉得，你离那些你所寻找的人那么遥远——你觉得你比他们强得多。你很可能成为一个冷酷的职业猎人，而不是一个心中有爱、寻找迷羊的牧者。

然而，基督总是不断地、忠心地编织荣耀之网。即使我们有软弱，基督还是不停止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经常让我们体验“小死”，好叫我们体验更多的复活，这就是跟安吉洛和巴芭拉同工的喜乐。我们曾经一同迷失，现在又一同被寻回。我们对上帝和他的爱一度漠不关心，如今却被这爱唤醒。我们大家都深深体会到上帝赦免的大恩。耶稣曾经说：“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路加福音》七章 47 节）相反，那赦免多的，他的爱也多。

巴芭拉的回应



这些年来，上帝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可是，每一次我还是惊讶得不得了。活了这么久，我看到人年纪愈大，心里的苦毒就愈多。每当我看见上帝改变人，使他们心中充满了爱，而不是恨，我就不能不低头敬拜他。

我的父亲常谈到上帝在安吉洛和我四周编织一个荣耀之网，触动许多人的心灵。可是，在我刚成为基督徒时，认识我的人都

会奇怪，我怎么会向别人传福音。告诉我在斯坦福的朋友我成为基督徒是件难事，就是在安吉洛信主之前，他们若是听安吉洛说我们一起读《圣经》，都会退一步打量我们，觉得怪怪的。有一次，我们请朋友来家吃饭，他们好奇地问：“这回又有什么新鲜的？”没料到安吉洛说：“读《圣经》。”结果他们连坐都坐不住。

我知道我的一个大问题是我过分关心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每天祷告求上帝给我勇气说真心话，最后我终于能跟许多人分享我的信仰了。虽然我通常说得不很流畅，但我还是要继续作见证。

同时我也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现在拥有的平安喜乐也是我不曾享有的。即使我的学业还是困难重重，但我不再觉得是个重担。我可以花时间享受周围的世界，如美丽的花朵、加州的蔚蓝天空和夜间的星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觉得我属于这个世界。我终于发现世界的中心是上帝，而不是我。这个新发现使我自由地享受人生。当我把在斯坦福得到的知识和上帝提供的智慧相对照，就忍不住发笑。“唯独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雅各书》三章 17 节）当我了解上帝的智慧还有好多需要学习时，我就认定不应该继续留在研究所，所以完成硕士学位后，安吉洛和我就启程回老家费城。

接下来的一年很难过。上帝用斯普鲁山基督教中学的学生熬练我，显出我身上的各种罪恶，所以我得不断重复学习我在加州所学的功课——耶稣为我的罪已经舍命，因此我不再被定罪了。

借着跟教会和学校里的年轻人相处，我和安吉洛终于领会到无条件的爱是痛苦的。这爱就是在我反叛的时候，上帝教导爸妈的爱。真是不可思议，上帝的作为总是那么幽默。我，巴芭拉·

朱利安尼，一个根本不睬基督徒的女孩，如今居然肯寻找那些跟自己同样悖逆的年轻人。对总是想讨人喜欢的我而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但却一点儿不枯燥。我得到的回报远超过我在逃避上帝时所拥有的一切。最大的赏赐是我的两个儿子。我一直以为我不会有孩子，因为我自己都乱成一团，哪里晓得如何养育儿女。基本上，我拒绝考虑生儿养女。信了主之后，我领悟到我不再受捆绑，我可以做母亲了。虽然我素来不愿意做家庭主妇、做母亲，如今我却甘心留在家里，照顾家人，而且过得挺满足的。

另一个赏赐是能亲眼见到我丈夫的成长和改变。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经常把律法加在他身上，如“不行！安吉洛，我们不能欺骗政府逃税”。他倒挺乐意接纳我的建议。这些年来，他对上帝的认识更深刻，现在反过来教导我了。安吉洛是个好人，不过我从来没有料到他会成为一个属灵领袖。因为，我曾发誓绝不嫁给牧师。几天前，安吉洛带着教会给他新印的名片回家，得意洋洋地指给我看他的头衔：青年事工部牧师。

还有，在耶稣的带领下，安吉洛和我跟我们家人的关系更亲密了。跟爸妈同住实在于我们有益。他们对我们一家的支持也不在话下，他们对青年工作的帮助更是说不完。爸妈跟我从来没见过得这么好过，我们享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祷告的快乐。

安吉洛的父母也跟我们打成一片。安吉洛来自一个充满了关爱温暖的意大利家庭。他的父母像我的父母一样，总是照顾、关心我们。即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依旧爱护我们。信主后不久，安吉洛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母，感谢他们为他所做的一切，

特别是他们的爱和他们家持守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新关系的开始。当我听到朋友埋怨公婆时，我不得不为我的公婆献上感恩。

最后，看见我们周围的人被上帝的爱吸引，给我们极大的喜乐。特别令我惊讶的是，上帝居然也拯救那些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信主的人。我的朋友萨莉就是其中之一。她美貌、富有又聪明，在她面前我显得逊色许多。有一天中午，我们花很长的时间用餐，我向她透露我信了主。刚开始我好紧张，我一直等到吃甜点的时候才开口。当时她什么也没说，不过从此她常从哈里斯堡打长途电话跟我聊天。两年后，她总算肯跟我一同上教会。当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觉得上帝在呼唤她的时候，我还是挺惊讶的。更令我振奋的是那天深夜，她跟我一起祷告。虽然这些年来，上帝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可是，每一次我还是惊讶得不得了。活了这么久，我看到人年纪愈大，心里的苦毒就愈多。每当我看见上帝改变人，使他们心中充满了爱，而不是恨，我就不能不低头敬拜他。

八年前，若有人问我，有哪些事我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会列出一大串，但如今这些事都应验在我身上了。我们所爱的上帝确实是行大事的神，他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要我自己选择，我不会选择这种生活。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说，耶稣让他和罗斯·玛丽看见，他们和巴芭拉一样需要被拯救。

- (1) 为什么会这样？
- (2) 杰克说，什么心态会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经历上帝的爱？
- (3) 你这一生是否也曾有过这种心态，使你无法经历上帝的爱？

2. 杰克还说，我们能改变，因为耶稣锲而不舍地与我们同在。他不但担当我们的罪和失败，甚至用我们的罪恶与失败编织出一个荣耀之网。

- (1) 你在前面已经按照时间标出了自己灵命成长中发生的大事。请读《希伯来书》十一章。想想在你信仰的历程中，谁像这些见证人一样，如同云彩围绕你？谁是你的属灵长辈？
- (2) 谁会在你的“荣耀之网”里？请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
- (3) 你这样做，会怎样激励自己为你一生遇到的浪子祈祷？

14

上帝的大能表现在你的耐心上，即使你的爱被忽视，甚至被拒绝，你仍然能爱下去。这种能力使你在被误解、受委屈的情形下，仍然能施展爱的攻势。这种能力也能让你带着眼泪，谦卑地面对罪，并且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在回家的路上……

**父母们，
化危机为转机吧**

“杰克，你看芭芭拉！”罗斯·玛丽大叫一声，随即跳入水势汹涌的史密斯河。

我看到之后大吃一惊。我们3岁的女儿芭芭拉正在河里自由自在地狗刨式游泳，她的头一半浸在水里。水势很猛，一下就把她冲到下游的水深之处。

我跟着也跳了下去，过了一阵子，罗斯·玛丽和我总算把芭芭拉救上岸。我们坐在小沙滩上喘气，她则安稳地躺在我们的怀里。我们尝试着告诉她，这条北加州的河流相当危险，可是她听不进去。她满脑子想的只是游泳多么好玩，干嘛这么啰唆？

这件发生在芭芭拉小时候的事，与我们后来寻找芭芭拉这件事很类似。这件事清楚显出我们的想法——我们希望上帝像我们一样迅速地拯救芭芭拉。我们巴不得立即跳进河里，把芭芭拉救出来，快得几乎滴水不沾。

你已经知道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我们不能老是当芭芭拉的救生员，只有天父才有这样的能耐，而他的做法却是奇妙无比。当然了，我们也有我们的角色要扮演，但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涉入河水高过膝盖的地方。

在拯救芭芭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也需要拯救。想操纵人的不只是芭芭拉。做父母的很容易看透儿女的诡计，就是他们

想操纵父母的野心。可是父母为了要控制孩子，也会耍手段。要父母面对自己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做父母的喜欢跟子女耍手段，这种手段就是争取控制权。但父母们需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唯有恩典才能使那些耍手段的人脱离捆绑。喜欢控制儿女的父母，是把儿女当做属于他们的东西，好像是他们个人性格的延伸。管教是做父母应有的义务。一个政府知道如何管理它的国民，照样，做父母的也同样有责任管理儿女的生活。可是做父母的往往不知不觉忽略了儿女个人的尊严，只想掌权，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孩子。做父母的常常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不惜压制儿女的自由意志。他们认为孩子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

其实，一味要孩子执行父母的命令，是一种反叛上帝的行为。因为追本溯源，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拥有你的孩子，有能力掌管你的孩子。然而，这种反叛的心是父母很难觉悟到的。多数情况下，父母的介入本身是好的、正确的，就像当年我们若不立即采取行动，芭芭拉很可能被淹死在北加州的河里。任何一个孩子若经过父母严格的教养和爱的滋润，肯定在青春期成为可怕的怪兽。要想有效地教养儿女确实需要一套方法，特别是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然而，控制儿女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父母在控制儿女时，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许多做父母的只要儿女听话就行，而不在乎他们的动机和隐藏的欲望，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心里的意念”。通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父母，下意识地努力教导孩子有规矩，在公众场合表现得体的，不犯规羞辱门风。可是，问题不在孩子是否守规矩，而在你所塑造的孩子是否

有灵敏的良心。一个孩子如果只知道表演，就不可能学会从心里爱上帝。

打开任何一本福音书，你都可以看到强调按规矩行事的结果，就是又塑造出一个法利赛人。耶稣称他们假冒为善，换言之，就是“演戏的”。

当“掌控”在基督徒家庭占上风的时候，肯定会产生一群假冒为善的人。表面上，这些演员可能看起来忠心耿耿地侍奉教会，他们的家庭也很美满，他们保持信仰的传统，而且最后也享美名，被称为是认识上帝的人，可他们心里却如浪子回头那个比喻中的大儿子。这个孩子虽然留在家里，他的心却离他的父亲好远好远，根本无法体会父亲的心意。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个大儿子比小儿子还迷失。最可悲的是，他自己却看不清这一点。

一般来说，控制儿女往往会激起儿女的反抗。或许你口里对孩子说的是一套，可你的行为和态度却与之不符。你传递的信息可能是：“孩子，我希望你跟我一样行事为人，跟我一样守规矩，就像是我的一个复制品。”在这种情况下邀请年轻人归向基督，就等于要他放弃自我。这种呼召听起来不像来自基督，而是来自父母。对一个被信主的父母压制的孩子来说，如果得救之后是这种光景，那么哪个年轻人会愿意得救呢？

根据《圣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耶利米书》十七章9节），况且人还会自欺。我知道在潜意识里，我控制孩子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或是为他们属灵的好处，而是要让我心里比较舒服，或是让我有好名声。做父母的若坚持这样错下去，其结果就是与成长中的儿女不断产生不必要的争执。你们将会不断地为权力而斗争，因为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你又喜欢控制，彼此势必

会摩擦不断。在痛苦失望时，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这场较量中“无辜的受害者”。你认为孩子拒绝你的控制，是因为你立场鲜明地反对孩子的悖逆和自我中心的文化潮流，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圣洁的殉道者，在儿女的手下受苦。

有一件事现在应该已经水落石出了，那就是，浪子悖逆固然不好，但大儿子那种拒绝上帝的微妙心理也同样危险。可惜我们做父母的却往往看不清这一点。虽然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但父母的罪却会伤害到儿女。所以，跟儿女争执时，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无辜的。不要自欺欺人，你也有错。孩子们耍手段，父母也要，双方耍手段都是想控制对方，也都假装自己是受害者。不承认自己在耍手段，不断强调自己无辜的人，就是心理学家所谓有精神病的人。阿瑟米勒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国家最无辜的地方，就是精神病院。“那里的人飘荡一生，完全无辜，完全没有自我。无辜的最高境界就是疯狂。”

身为基督徒，我们习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或许不全是无法无天的逆子，但整体来说，我们都被罪恶玷污了。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内心都抗拒上帝，不愿让他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总是想夺回自主权，掌握自己的前途，做自己的主人。事实上，罪不光是做坏事，诸如不孝敬父母、撒谎、欺骗、偷窃或犯奸淫等，罪也是对上帝说：“不行，你不能控制我。我要自己做主，管理我和我的家。我不要靠你，我要靠自己的能耐教养儿女。当我有难的时候，你可以帮帮忙，可是我不容许你一手包办。”

发现自己的罪其实是一个大好的机会。通常我们发现自己有罪时，本能的反应是受到了威胁，要赶快保护自己。可这样一来，反而失去一个更深认识上帝的大好机会。人若因为认识了自

己的罪，而积极采取行动，这不仅会整个改变你的生活，也会影响你的家人。

你思考一下，你对现在的生活是否十分不满？你渴望做个更好的人、更好的父母，绝不放弃往这个方向努力。你甚至承认，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你经常受焦虑、伤痛和失败的煎熬。挫败驱使你不断读书，不断换心理医生，希望找到窍门，可以让你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或母亲。

但是，问题不在心理医生、励志书籍或教养儿女的书籍，乃在于你。那么症结何在呢？你对上帝的恩典或许理解得不够，或许根本就一无所知。

这也正是你的大好机会。对一个认清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又知道充满信心的人，上帝的恩典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其实这种内心深处的需要人人都有，可是当生活一顺百顺的时候，人就不会意识到这种需要的存在。我和萝斯·玛丽在与芭芭拉的长期、缓慢、艰难的拉锯战中遇见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再地体会，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本领。认识自己无能为力，会让我们真正经历什么是恩典。

渐渐地，我们看清自己在两方面需要恩典：

1. 认识上帝以无条件的爱爱我，因为我相信他为我的罪舍命，使我被上帝领养，进入他的家，成为他的儿子（《加拉太书》四章 4-5 节）。

2. 能不断地降服上帝，愿意让圣灵来管理自己的生命，不再视自己为被撇弃的孤儿，而是信心满满地依赖天父（《加拉太书》四章 6 节）。

萝斯·玛丽能这样交托，是因为她在瑞士那个圣餐聚会里遇

见了赦免人的天父。她相信基督替她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也向她保证，她的罪已得赦免，从今直到永远她都是上帝所接纳、真心疼爱的女儿。上帝同时也帮助她，使她愿意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

在罗斯·玛丽亲身体验上帝的恩典之前，她一直都只是个观望者。她只能满怀爱心地看着我寻找巴芭拉，但她却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觉得无助、失败，认为自己像孤儿一样”。然而，在上帝奇妙地与她相会后，她深深地体验到上帝的赦免，并投入到下列行动中：

1. 相信上帝会掌控巴芭拉，不再靠自己的努力和毅力。

2. 不承认自己是无助的受害者、受欺负的孤儿，也不承认自己被上帝遗忘，不被上帝所疼爱。

3. 建立坚强的信心，相信上帝不会忽视我们这个家和巴芭拉带给父母的伤痛，会继续不断地展开爱的攻势。

4. 带着权柄为巴芭拉祷告，特别要宣告上帝的应许和恩典，期待着巴芭拉改变。

5. 忍受身为父母的心中的伤痛，不计成败，继续不断地展开爱的攻势。

6. 以开放的心态，用无条件的爱，加深和巴芭拉的友谊。

7. 透过聆听、询问，确切使用《圣经》章节，使自己跟巴芭拉或其他人交谈时，能触摸到他们的心。

8. 在祷告上支持我，使巴芭拉和我顺利地打完最后一仗，并带领巴芭拉越过最后的障碍。

所以，我们的故事进入高潮时，做父母的我们觉得，一场似乎是失败的悲剧，竟成为前所未有的机遇，使我们的生命长进、成熟。我们也从而认识到上帝何等高超，他的作为何等奇妙。

你若有一个悖逆的孩子，不妨祈求上帝向你显明，他如何看待人际关系中“权力”扮演的角色。你将会从上帝那里学习到，他的大能不在于有本领控制人，或是借着耍手段争取主导权，上帝施展大能的第一步就是散发爱。一旦你原谅迷途的儿女，你就能解开心结，活出你对他的爱。上帝的大能表现在你的耐心上，即使你的爱被忽视，甚至被拒绝，你仍然能爱下去。这种能力使你在被误解、受委屈的情形下，仍然能施展爱的攻势。这种能力也能让你带着眼泪谦卑地面对罪，并且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在回家的路上。这种能力也使你迎上前去，无条件地欢迎浪子回家，而且同天使一起欢乐，庆祝浪子回头。

显然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能力。按着人的本性，人无法使自己有坚忍的信心和爱心，但上帝却乐意将这些恩典赐给那些愿意放弃个人无辜感、控制欲和自怜心的人。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降卑自己，顺服上帝，祈求他赐你恩惠，这才是上策。你可以请求他向你显明，并且从他那里支取信心，确定他的儿子已经洗清你所有的罪，你不再是孤儿，乃是儿子了。

然后，再读一次这本书，看看你能从书中学到哪些功课，让你可以重新展开爱的攻势。天父既然拯救了芭芭拉、安吉洛和他们的许多同伴，一同进入父家里，毫无疑问，他也会照样恩待你的浪子。

巴芭拉的回应

我的一生好像我家的大客厅。屋子实在太大，我只好边走边开灯。走到客厅的尽头，整个屋子才会通明。我的生命也一样，上帝也为我一盏一盏地开灯，然后又一步步领我前行。他怕我惊慌失措受不了，不会同时打开所有的灯。他照着我能承担的方式，将真理一点点向我显明。那么，上帝到底为我点着了哪些灯，领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

第一次向爸妈宣布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时，我猜他们心里会期待上帝让我受苦、醒悟，然后快跑回家。有时，我感觉爸爸妈妈和基督徒朋友都在为我祷告，求上帝用大灾难来唤醒我。一想到此，我就不自在。在此期间我的确受了不少苦，但圣灵却温柔地领我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回首过去，我的一生好像我们家的大客厅。晚上我一进门，立刻就要开灯，否则就得摸黑。屋子实在太大，我只好边走边开灯。等我走到客厅的尽头，整个屋子才会通明。同样，在我的生命中，上帝为我一盏一盏地开灯，然后又一步一步领我前行。他若同时打开所有的灯，我想我会受不了的。他需要逐步照明我心中的混乱，免得我一时惊慌失措。他照着我能承担的方式，将真理一点一点显示给我。在这最后一章，我要谈谈上帝点着了哪些

灯，最后领我看见世界的光。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极度的不安和忧虑。首先，我认为都是父母“硬把基督教的信仰塞进了我的喉咙”，才使我忧郁沮丧。我认为我的生活缺乏乐趣、刺激和物质上的享受。然而当我结婚、离婚、与人同居，换了许多住处，有了漂亮的衣饰和好几辆豪华的汽车及十六只猎犬之后，第一盏灯亮了。我体会到享乐主义不能使我快乐。我尝尽了世上一切的丰富，结果我还是不快乐。

上帝为我点着的第二盏灯与我个人的责任感有关。直到我参加“自我提升”的课程前，我一直深信我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全是别人的错，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也是别人的错（我向来把好处都归给自己）。当我醒悟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父母、朋友或爱人控制着我的感觉和行为时，我整个生命的中心改变了。我还是会忧虑沮丧，但我不再怪罪别人。

等我到了斯坦福后，对人生的许多方面我比以前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可我还是认为只要我能改变外在环境，就仍然可以活得快乐平安。虽然我已经放弃了青少年时期对物质享乐的幻想，但取而代之的是成年人的幻想，那就是成功、影响世界。当我生命中的下一盏灯点亮时，把我吓了一跳。原来，这些美梦、幻想即使全部成真，也不会带给我快乐。记得我曾经给妹妹卡伦写过一封信，谈到我即使穿着苏格兰厚呢子大衣，对着一群聚精会神的学生讲演，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但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仍然是老芭芭拉，对任何事都恐惧忧虑的芭芭拉。我终于明白，外在的改变无法取代内在的改变。

最后一盏灯将整个客厅照得灯火通明，使我认清了真正的自

己。那时我才明白，恐惧的根源有二：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二是与上帝的关系破裂。奥古斯丁说人心中有一处空白，只有上帝才能填满。我一直想用许多事物和活动填满心中的空虚，这些事物和活动有好也有坏。我也一直在揣摩，为什么我拥有这么多地东西，做了这么多地事，还是不满足呢？最后，我终于明白，唯有上帝能满足我的一切需要。如今，虽然我偶尔会失去起初的爱，但上帝仍然会不断地提醒我，我最大的需要是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写这本书，回应父亲的叙述对我受益匪浅。最重要的是回顾整个过程时，再次重温了耶稣为我和我家所行的大事。还有一件事更重要，就是我能借此机会用下面这句话结束这本书：

妈妈、爸爸，谢谢你们！

耶稣，谢谢你！

问题与讨论



1. 杰克在本章一开始说，他和罗斯·玛丽想要做芭芭拉的救生员。

- (1) 为什么他们很想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也很想这么做？
- (2) 这个比喻忽略了亲子关系中的哪些部分？

2. 杰克说，父母最喜欢和儿女耍的手段……就是争取控制权。

- (1) 对米勒一家来说，这种手段表现在什么事上？对你家来说，这种手段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 (2) 当父母耍这种手段的时候，儿女会有哪些反应？
- (3) 如果父母掌控儿女“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想让自己“心里比较舒服”、“有好名声”，儿女会认为“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对米勒一家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在两方面需要恩典，请问是哪两方面？
